



记者外传



张恨水全集

记者外传

张恨水

博 库

中国 · 美国 · 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回

四海为家轮凝今日雨 三星在户鼓乐满城秋

那铁制的车轮，打着钢轨，一下比一下慢，那是火车经告诉你，到了车站了。这个车站，就是北京东车站。何叫东车站呢？那时北京有三个总站，在前门东方的叫东车站，通到上海，或者沈阳。在西方的叫西车站，通到汉口还有一个，在西直门外叫西直门车站，通到包头。刚才要东车站的火车，是由浦口北来，走了约有三十多个钟点，达的时候，已经很晚，十一点多钟了。

这节三等车里，有一位杨止波，他还只有二十四岁。那个时候，穿了一件灰布夹袍，外罩一件青布夹马褂，人是瘦，不过脸是圆的，五官倒也端正。他从没有到过北京，以都很陌生。在车上遇到一位苍白胡须的老先生，就向老请教一切。老先生道：“现在已经半夜了，当然不能去会友。我也是如此，打算在前门外找一家旅馆歇一晚，明早去找朋友。你就同我一路去找家旅馆，好吗？”杨止波道“有老先生指点，自然愿意跟随。”老先生听说，就点在窗户玻璃上，画了一个圈圈，又画一个圈圈；又

在玻璃上呵了一口气，趁着玻璃板上有了块白色，就写“靳阁不易维持，学潮扩大，”这样写了又写。杨止波想着：这人是同行吧？这也可见，一人出门，多么无聊呢！

当！当！听见钟响，火车停了。这就看到，火车上人纷纷乱动。老先生向他摇着手道：“不用忙，火车已经到了，慢慢下去不妨。”杨止波答应是。火车的玻璃窗，全都打开了。这时，旅馆还有接客的店友，打着灯笼，灯笼上用黑的或红的写着各旅馆的招牌。老先生就招着手，叫了一位接客的前来。那灯笼上写着“千祥旅馆”。于是把行李，从窗户里递过去，叫运夫把行李扛着，两人下车，跟着一盏灯笼慢慢的走出站。

杨止波这时没有了累赘，随了大伙儿走，对站里站外，仔细一看。站里是很长的月台，月台靠里，是一堵城墙。再往上瞧，没有灯火，却看不清楚。缓缓走出车站，猛然看去，就不免一惊。因为站外，由东往西，是很大的广场。广场上浩浩荡荡的一片。在广场两头，是一截街道，街道旁边，却突立着四丈余高的城墙，将栏杆石坡曲折的围住。再上去，又立了五层高的箭楼，那箭楼非常的壮丽伟大。箭楼西边，那就是西站，同东边一样有

广场，有车站。这在从前，也听到人说过，前门箭楼很伟大，今天站在箭楼下一望，真是几十万户人家，拱卫伟大的国门，使这里生色不少。

广场上，有很多的车子。当年汽车很少，有也就是几辆。却是马车，人力车，搬东西的排子车，几乎填满空场。老先生雇了两辆人力车，把行李往上一搬，人也坐上。旅馆里那位接客的，打着灯笼在前引路，两辆人力车在后跟随。杨止波这时要看一看北京的街市。那天正是前门街上夜市。两边街上，摆了无数的地摊，这些地摊，就连环的摆着。前门大街，本来是很宽很长的。站在箭楼下一望，只见无数的灯火，不尽的人影活动，发展到看着模糊的地方，方才停止。那时虽已有电灯，可是来电以后，像鬼火一样，而且根本不供给夜市。因之在夜市里作买卖的人，点的是一种“电石灯”，或者叫“水月电灯”，各搁在摊子上。这个名字，倒很有点诗意。

人力车一拐，进了小胡同。那两旁人家，和江南一比，就矮得多。走了一会，到了千祥旅馆。老先生一切都打着经济算盘。他以为住一晚上，何必浪费，就在三等旅馆住一晚罢。所以这旅馆是三层四合房子，他与杨止波

就挑了一间屋子住下。房间里就只有两副铺板，一张方桌，点上一盏带罩子的煤油灯，此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但是，这有一样东西却引起杨止波的注意。他坐车子刚到旅馆的时候，后面跟有一种车子，北方叫做骡车。这骡车是半节椭圆形的车棚，架子是木头的，上面蒙着蓝布。人要坐上这车子，就得将脚缩住，来一个盘腿式坐进这车身里面。车杠前，绑了一匹骡子，杠子上坐了一位赶车子的车夫，还悬了一盏尿泡式的灯笼。那车子让骡子拉着慢慢的走。同时那车轮响起“得儿隆冬，得儿隆冬”的声音，非常的有节奏。杨止波下了车看着，简直忘了进去了。

老先生喊着：“房间开了，进去吧！”杨止波这才进去，心想，北京这地方，确有风趣，所以在房里虽与老先生谈话，两只耳朵却常常对胡同里去听着。过了一会，有卖馄饨经过。这还听得出来。卖馄饨过去，有很尖利的声音，吆唤着过来。这有十二点钟了，是什么东西，这样叫卖。老先生坐在铺上，看到他静听的样子，笑道：“你猜，这是卖什么东西的？”杨止波道：“我正听不出来。”

老先生道：“若论卖这样东西，时间尚早，要两个月后才卖，自然也有得着稍微早一点的就拿出去卖。这种东西，是南方没有的，是卖一种受了风伤的花生，吆唤着‘半空，多给。’一个铜子，他能给你一大堆，他是推独轮大车卖的，也有背着一个口袋卖的。”杨止波这才明白，多谢老先生指点。

次日早上，告别了老先生，便叫了一部车子，往顺治门外大街皖中会馆来。自己在车上，周围四顾，觉得会馆真多。自从科举停了，虽然没有应考的举子，但是那些当差事的人，以及大学生，也照样住在里边，大概住会馆的人，以穷人为多。杨止波要找的人，叫王豪仁，在段祺瑞管的训练处里当一名小差事。杨止波到了皖中会馆，便把找王先生的意思，告诉看会馆的长班。不一会，王豪仁接到门外。杨止波向他看去，见他穿一件灰布夹袍子，可是油腻了许多块，脸黄瘦着，虽然不是长脸，也瘦小得有一点尖了。王豪仁先道：“你来了，很好。那位邢先生问我，你什么时候来，已经好几次了。你不用找地方住，就在这里住下。”杨止波道：“我现在四海为家，到哪里住都可以。”于是叫长班去搬取行李。

原来这皖中会馆，进门有三进院落。穿过一个大厅，又进一个大院子，王豪仁就住在正房里一间屋子。这屋子倒很大，只是东西太少，一副铺板，一张破了缝的桌子，另外两张木椅。这椅子只有靠背的地方，有一个木头圈儿。桌上将报纸垫了桌面，堆了二三十本书。便道：“这很可以我只要一间聊避风雨的屋子就行了。”王豪仁道：“我平常总是在机关里住的，你一来，我这屋子全让给你了。”当时行李已经搬进了屋子，杨止波布置妥当。王豪仁道：“我这会馆长班，办得有伙食，九元钱一个月，我看你也在这儿搭伙食吧？”杨止波连说可以可以。

王豪仁和杨止波坐谈了一会，便道：“我和老弟，去见一见邢先生吧，他是很望你来的，今天见了他，我想明天也许可以上工了吧。”杨止波道：“这样正好，要不，我在北京没事做，也不行。”王豪仁便带着杨止波步行向邢家去。因为邢家就在米市胡同里，与这里相距不远，只经过一条直街那就到了。杨止波跟在后面，向前看看，这里叫顺治门大街，街道很宽，约有六七丈。在街上，石子突出，奔走起来只是不平。在南头，便是菜市口，这是一条丁字街，是早年专门行刑杀人的地方。转一个

弯，叫骡马市大街，这是科举时代最出名的一个地方。

米市胡同就在这儿，在胡同里走了几步路，就到了邢家。那邢家是个四合院，最典型的北京的屋子。靠南隔了一个屏风门，靠北三间屋子，两间打通，这是邢家的客厅，也是新闻编辑所。中间摆了一张大餐桌，周围摆了几张藤椅。此外有两张两屉桌，一张摆茶壶，一张翻译电报。翻译电报，就在进门的窗子边。靠里一间，有圆桌，另外两张藤椅。外表上看来，这不过是个中等人家。屋里正坐着一个人，圆脸，睛眼漆黑，嘴上蓄了一撮短胡子。身穿哗叽夹袍，在那里看报。

王豪仁抢着走了几步，进了屋子，那个人站起，他首先介绍着道：“这是邢笔峰先生，这是杨止波老弟。”杨止波随着他走进来，邢笔峰连忙伸手握着。笑道：“杨先生来了，我是欢迎的。听说你在芜湖，担任一家报馆的总编辑。可是我这里只有两三个朋友，凑合凑合，勉强担任北京上海报馆的稿子，那要比起内地报馆来，可是差得太远了呵！”王豪仁道：“我这位止波老弟，他跑上北京来，就是要观光观光，老兄这地位，正好合适。”邢笔峰然后请二位坐了，笑道：“那就更好了。”

邢笔峰就把他的工作，略微介绍了一下。他是上午看报，然后把上海的电报发去第一批。午饭以后，编好警世报与北方日报的稿子，再发一批电报，这就完了。杨止波来了，这就把北方日报的稿子，让出来给杨止波编。至于发稿的来源，有电话报告，也有各方来稿。但这些稿子，电报发不到十分之二三，编的稿子更少。这些稿件作什么用，那是邢先生的秘密了。

至于所出的报酬，就只有十元钱。若是出了皖中会馆的伙食费，只剩一块钱了。这自然是不够。但是王豪仁早就知道他送钱不会多，对杨止波说过：“邢先生送钱多少，你根本不必过问。好在他给钱，几元伙食费那总会有吧。至于零用钱，我补贴一点，那也没什么大问题了。”所以报酬一层，杨止波也没有计较，就完全答应帮忙了。本来还打算坐一会，看到他快要发电报，不便惊吵，约了明天上工，就告辞了。

这时，公务人员上各个机关里去办公，叫做上衙门。王豪仁该上衙门了，就把杨止波送到会馆里，问有钱缴伙食费没有？杨止波道：“这还有的。”王豪仁道：“有钱零用没有？”杨止波道：“缴了伙食费，还够几天零用。”

王豪仁听了这番话，这才去办公。杨止波一人在屋子里，看看外边，时间约莫是十点钟。他心想，今天无事，要怎么消遣一下，可以计划计划，一到明日，就要写稿了。北京有两三个熟人；要去看朋友这恐怕上学的上学，办公的办公去了。要说去玩耍，一来路途不熟，二来也没有许多钱。不如出去散步散步，看累了就回来，这倒是很好。这样想了，自己锁上了房门，便起身出门漫步。

他是向北走的，不多路是顺治门。顺治门实在是宣武门。顺治门是顺治年间重修的，人就这样叫喊着。他进城走了一段很宽的街道。但是他没有照着宽街往前走，顺了城脚往东行。因为他听了朋友说，北京报纸，就只有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销路好，而且只有它装有卷筒机。因此，去看看那报馆，也不无好处。

这城墙边上也是很宽的，但是街道卫生，官家一概不管。堆的秽土堆，有的比人还高。车子一过，秽土滚成车辙，就有两尺多深，所以人走起路来，地上灰尘随人脚跟卷起，扑个满身。杨止波这样走着，约一里多路，这就是北新华街，顺天时报就开设在这儿。以前军阀时代，老百姓是被欺负得可怜的。可是日本人，就什么全

不在乎。所以这家顺天时报，在当时比别家阔。进了和平门，望着靠东边第一家，这就是顺天时报馆。这里青砖到顶，有很大一片院子。院宇前面，盖了一座楼房，算是他们的营业部。从前北京，很少人盖楼房，日本人可不管官家许可不许可，就盖了这一所楼。于今看起来，盖一所楼不算什么，可是当年，而且是一家报馆，那就了不起了。

杨止波正在看顺天时报馆，心想：看外表，就是有所楼而已，最好是到里面去看看。不知道邢笔峰家有这条路子没有。这个念头，还不曾想完，忽然乌云盖起，大风突来，面前有几棵槐树，被风一吹，那树枝整个的翻转过来。哎哟，这怕要下雨吧？北京今天才到，碰到大雨，怎样回去呢？这没有别的什么法子，只有赶快的跑，或者可以跑到家。因此，就走原路，提脚快走。可是天变起来更快，四围乌云密布，一点青天没有。那风势更大，真是飞沙走石。面前来了一阵旋风，那灰土被风一卷，一大团黑雾卷入半空。北京树木很多，人家院子里各种各样树，借着旋风一卷，就吱咯吱咯发起很大的声音来。

杨止波看到这个样子，便急忙忙想找个避雨的地方。不多远，有个八字门楼，看来可以避雨。三脚两步，就奔到那门楼底下。果然，还未停脚，那有蚕豆点子那么粗细的雨就来了。一片雨雾，连对面城墙也不看见。

八字门楼，两边将墙支出，中间有一个很宽的大门。上面有瓦，可供四五个人避雨。雨下得非常猛烈，一下工夫，地下就成了河。杨止波想着，地下的水，一刻儿是不能干的，这非赤足回家不可。正这样想着，胡同内来了一辆骡车。车夫坐在车杠上，拿了一根竹鞭子，打得骡子乱跑。但车轮子在水里跑，时常遇到车辙。糊里糊涂车子向上一碰，轮子在辙里一别，好久不能出来。好不容易，拔出车辙来了，但是不多路，照样又来了一回。走到门口。那车夫不愿跑了，就把骡车一拉，靠近了大门。自己也跳下车来，将身上乱抖。看他身上，一件薄棉袄，已经湿透了。

那个车夫见杨止波看着他，便笑道：“我这样浑身透湿，真是少见吧？我在大雨中淋着，想快些到家呀。不想雨越来越大，回家简直不行啦，这就只好避雨一下罢。”杨止波只见他老望着天，因道：“我不是无缘无故望着你的。

我想，你这一身湿，现在你又急又累，你还不觉得。等一会，你心事一定，那会感到周身都是凉的。还有你这骡子，同你一样，这会子感着不冷，回头它会冷得厉害的。”那车夫两手一拍，叫道：“你这话很对，我马上就走。先生，你住在哪儿，要是我这车子顺路的话，可以带你回去。”杨止波道：“我没关系，雨止了，我脱了鞋袜，打赤足回去。我住在顺治门大街，路也不多。”车夫道：“那正好顺路，我家在广安大街。快些上车，现在雨小些了。”

杨止波一想，这路上的水恐怕一时不会干，而且雨还在下，就答应了一个好字，随身爬上车去。他这个车身子，上面是一个蓝布罩子，下面没有垫子，一副光板。杨止波两脚盘起，在那光板子上坐着。这个车夫马上坐上车去，打着骡子，在泥水里滚着走。但是车辙，非常的多。车子走着，往东一摇，又往西一摆，坐着的人和车子一样，也往东一个颠簸，往西一个颠簸。这时，车子又遇到了深辙，辙里又藏着两块大石头。这就一个车轮向下一袭，那个不遇到车辙的车轮，又向上一挺。这坐车子的人，就在一袭一挺之间，向旁边一闪，碰在车

身架子上，而且接连来了四五次，杨止波右额头，就碰了一个大疙瘩。

杨止波在车子里叫道：“车夫老大哥，我这车子不能坐了。已到了顺治门大街口上，我下车罢。”车夫笑道：“我这车子，真也不好坐。但是雨还下着，你下车可又要一身淋湿呀。”杨止波道：“那不要紧，我还没吃饭，前面有个馒头铺子，歇下来，我吃几个馒头。”车夫道：“吃馒头，你是南方人，管饱吗？”杨止波道：“我是出门人，我和朋友说过，四海为家，管饱管饱。”可是杨止波说了这话，自己觉得不对。自己说了四海为家，怎么骡车不能坐呢？还好，那车夫对他这个说法并没连想到他坐车上面去。便将车子赶了两步，赶到馒头铺边，把车子停住。杨止波下车说了一声谢谢，那车夫赶着那骡车走了。

这时，雨还在下，杨止波慢慢的走进店来。看到这里馒头炸糕麻花尚有几个，堆在案子上，笑道：“这怎么吃不饱呢？掌柜的，这多少钱一个呢？”旁边有一个穿青布夹袍的人，正在案子边望雨，便道：“炸糕，一个铜子儿两个，还是雨刚要来的时候炸的，真新鲜。”杨止波见掌柜的已经同自己说话，于是掏了四枚铜子，将炸糕

馒头挑了一大堆。掌柜的将他买的东西，放在一张小桌子上，搬了一个小板凳让他坐下。杨止波就安心的吃起来。

杨止波的衣服，虽有点儿湿，本来可以随它的。但掌柜的说：“这里有现成的炉子，把夹袍子脱下来烘一烘吗！”掌柜倒也很照顾行人，杨止波就依了他的话，把湿夹袍子脱下，烘了一烘。看看雨已经停止了，不过地下的雨水变成了一条大沟，正哗啦流着。杨止波就把鞋袜一齐脱了，将夹袍鞋袜，卷成了一卷，全夹在腋下。和掌柜的说了一声劳驾，就成了一个短衣服的人，走得泥水四溅，一会儿他就回到了会馆。

次日，一阵暴风雨过去，是一个晴天。到了十点钟，就到邢笔峰家上工了。这里有一点儿材料，四五条稿子，不要两点钟就编完了。邢家订有很多报纸。初到北京，当然要把报纸细心看一下。这时北京的报纸，非常的简单。凡是像样的人家都不看小型报的。大型报有的是两张，有的是一张。但一张的不过是两张的减型报，一张是什么格式，那就两张也是什么格式。大概一张报，广告没有格式，就是长的两栏或三栏，短的一栏，这没有

什么可说的。再看新闻方面，一张报分成五长栏，分短栏，把它一破为二，就是十小栏了。而且长短不能乱，先排长栏，后排短栏。长栏大概有四分之三的地位，所剩的就排短栏。那时看报，长栏居多，简直上下一拢统。

杨止波坐在大餐桌旁边，将报摊开来看，当然那时的报纸，都是如此，他也不觉得怎样看不惯。再论到排版的字，就只有二三四五号的字。是长栏呢，这就用二号字作题目。短栏呢，只有三号字作题目。还有四号字，怎么用法呢？却是五号字新闻里面，遇到紧要的句子，全用四号排起，以好引看报人注意。杨止波看了，笑道：“这大概情形，就是这样罢。但是北京是京戏的出产地，何以没有京戏的广告呢？”邢笔峰把电报发完，他已经出去了。有个翻译电报的，是个矮胖子，只有二十岁，名字叫徐度德。他坐在旁边的小桌子上，把邢笔峰发的电报稿子，正在一二三四的翻译。他听到杨止波的话，便笑道：“在北京看戏园的广告，那要到群力小报上去看。至于大报，也有几家有。全是免费广告。喏！这不是？”他说着站起来，拿着一份报，手指着中缝，送到杨止波面前大餐桌子上。

杨止波照他手指的所在看去。果然是戏园的广告，但一项广告，只有两三个铜钱大的地方，实在小得很。这广告登在中缝中间，四周又把花边框起。上边有四个字横排着，是群梨戏院。这下面，直排六个演员的名字。到了最下一层，登的是戏名，而且只登一两个，这又是横排了。广告地位极小，人名戏名，全是五号字。而且戏园只有四个。杨止波道：“就只有四家戏院吗？演戏人的名字也登得太少，这就是戏院子的广告吗？”徐度德道：“你要看戏院子广告的话，回去要份群力报来看，包你过瘾。这种报，我们这样人家是没有的。你回转会馆向长班一要，包你拿着。”杨止波听了这话，当时只管笑笑，没有答话。

到了十二点多钟，回家吃午饭，坐在一条板凳上，拦门晒着，看到长班来了，就问道：“长班，你有群力报吗？”长班笑道：“你今天晚上想去看戏吗？”杨止波笑道：“这是我心里的事，你怎么知道。”长班道：“你要看群力报，那不是你要看一看今天那家戏好吗？香厂有家新明戏院，它造得和上海戏院一样，你们南方人，这地方包你瞧得惯。至于里面演戏的角儿，那是更不用提。全是头

等的角儿，人家说三星在户呵！何以叫三星？就是班子里有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这三个角儿，原都要一人领一班的。这次，出奇得很，三个人全在新明戏院，一齐露演。听他们一次，等于上了三个戏馆子，花儿毛钱，真值。”杨止波道：“人家说，京城里人全懂戏，这是不错的。可是像袁世凯冯国璋这班人，你们就慢慢的忘了。”长班道：“那老袁和冯国璋，算得了什么？只晓得做大官，要钱，谁记得他？至于这些名演员，那我们的儿子孙子都忘不了他。哈哈！不说了，我去拿份群力报你瞧。”他抽身出去，一会儿就拿份群力报进来，交与了杨止波。

他拿报一瞧，折得只有一本书那样大，在左方角上，印了有茶杯大三个字，就是群力报。将折的报打开，有两页书那么大。这里全是广告。广告里面，十分之八，是戏院广告。字大的，有群力报三个字一样大，小的也是二号字。此外，与各地报不同。把报纸打开，只有大报四分之一那么大。报头是两边倒，看报这半版是顺排，那半版却是倒排的。你要看那半版，这报头就倒了。这里一半是要闻，一半是社会新闻。题目和新闻一律是四

号字，题目排在新闻顶上。这两栏要闻与新闻还一直通栏到底。我们这样看报，似乎嫌别扭。但是对一般老顾客，倒很是便利。因为，他们是折成书来看的。

论起广告，也是一整版，每家是一长条，这全是戏剧广告。广告里有一条，就是新明戏院。广告里有三个人名字，并排放着，在广告顶上，那是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字真不小，有酒杯那么大，非常醒目。三个人名字底下，就是其余的配角。杨小楼名字底下，注的是“恶虎村”。余叔岩底下，注的是“失空斩”。梅兰芳底下，注的是“贵妃醉酒”。演期是明天。杨止波看完了广告，重重的拍一下腿，笑道：“好戏，明天我要去看一下，不知道卖多少钱一张票。”那个长班还站在这里，笑道：“这票钱不怎么便宜，卖八角多钱。来去算一算车钱的话，总要一块多吧？”杨止波听说，也就微微的一笑。

因为他到了北京，就剩了一块多钱，看一次戏，就要花光，这应当考虑一下。后来打听这新明戏院离这里不远，走来走去也无妨。次日，在邢家办完了稿，这就步行前去。戏院在新世界附近，是个三层楼房子，门前嵌了金字，上写新明大戏院。进门一个票房全是红漆，上

有玻璃门窗。他想南方人说：北方京戏是好的，可是戏院子里一片漆黑，还有一股尿臊味。可是新明戏院，却不是这样。走到卖票的地方，化去了八角五分买一张池子票。池子就是正对戏台的座位，北京人就喊这里为池子。

他买了票，回家吃午饭。到了第二次来，已七点多钟了。这时戏已开台，锣鼓哄咚响起。当年，虽然锣鼓响了，老北京听戏的人是丝毫不理的。他要到前三出戏完了，才缓缓的来。以为这才是好戏。杨止波当然有没这种习惯。进了戏院，一看这台，是缩在墙里，台前坐着，都好看戏的。楼上三方全是包厢，在正面后方，有些散座。楼下池子，整个是散座。楼下散座，不售女票，女客请她上楼买包厢票。楼下全是黄色的椅子，相当整齐。台上挂了紫色绸幕，幕的旁边有两个出将入相的门帘。这就是当年北京首屈一指的戏院，别家不能比的。此外，还有一个分别，凡是叫戏园的，是女戏班子，北京人又叫髦儿戏。这里不是女戏班。

这戏院是对票认座的，杨止波买了第八排自然都看得见。他看一看来的人，真只有两三成。这就表示好戏还

没有上台呢。可是当真前三出就没有好戏吗？杨止波看那唱“连升三级”的，就觉得很有趣味。过了一会，看客多起来了，戏院慢慢儿的热闹了。戏都是顶儿尖儿不必细谈了。戏散了，看戏人都抢着出去。杨止波被挤着在一边走。好不容易挤到了门口，只见马车人力车把马路都挤死了。杨止波挤着走上了大路，那已是十二点半。他步行回家，在关了门的店前，一步一步的走，就听得这里有拉着胡琴的声音，有人照着贵妃醉酒唱上一大段。北京人好唱戏，这还没有怎样注意。还是一步一步的走。没有多路，又一家胡琴也响起来了，唱的人不是模仿梅兰芳，却唱了一段空城计。杨止波吃上了一惊，这样夜深，还有人家在学梅兰芳、余叔岩呀！这样看起来，他们魔力真大；心想，他们魔力自然是大呵，自己只剩了一块钱，什么也不管，买了戏票再说。只剩一块钱的朋友，还这样起劲，要是有钱的人，还用说吗？

他这样漫步的走，关上铺门的马路，好像宽了许多，因为在马路上来往的人，以及各种车辆，已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几了。可是北京的电灯，从这时候起，就亮了起来。远远望着街上的灯，像龙灯一样，在半空里盘旋。

这时有两辆自行车，挨身经过。其中有个人，走着车子唱道：“离了扬州江都县。”他正唱的是恶虎村。杨止波听着，心想，这三出戏，一会儿都有人学呢。自己正这样忖度着，走过去两辆自行车都停住了，走到近处，看见一个人，似乎蹲在地上系袜带子，口里还说着戏，他道：“我们这样听戏，真是穷凑合啦。上次，老段过生日，唱了两晚上戏，就花了两万元。两万元，就是几个阔人乐上一乐。要是真赈灾的话，这要买多少担粮食呢？”说到这里，他们骑车走了。杨止波却不免暗中点头。心里又想着，虽然这是街谈巷语，多少有点正义感啦。

第二回

老手跌狂夫哄堂大笑 殡灵夸死者隔巷传悲

杨止波自新明戏院回来，觉得戏果然是好，但是这个时候，要花一元钱看一回戏，这在记者这一行，恐怕还办不到吧。次日，照例到邢家去工作，这里共有四个人，邢笔峰坐在桌子当中，在那里拟电稿。旁边坐的殷忧世，是一位身穿旧哗叽夹袍，尖脸，约莫三十多岁的人。对面小桌子上，就是徐度德。这边桌子同邢笔峰对过，就是杨止波自己了。

邢笔峰将稿子拟得差不多，自己放了笔，将雪茄拿起，在玻璃缸上敲了一敲烟灰，吸了一口烟，笑道：“昨天看戏，好吗？”杨止波道：“当然是好。只是票价太高了，常常看戏，像我们这种人，就吃不消。”邢笔峰道：“这是头等戏院，当然很贵。你要去三等戏院，那只要十几枚铜子就够了。你不要看那是古老的戏院，好多的名角，都是由这里出来。所以人要做个英雄，这倒要在教人磨练里面去找。”杨止波听了很是新奇，就问道：“是的，这里面可以找着英雄。这里当真只要十几枚铜子就可以买一张票吗？”殷忧世笑道：“那是不假。从前只要铜子

十二枚，现在涨了价，要铜子十六枚。那儿不用买戏票，你进戏院子就去找座位，找着了座位，你才把十几枚铜子交给看座位的。那是科班戏，戏真不差。”杨止波在南边也听说，京城里有科班，倒不料科班卖戏票这样的贱，便道：“这样便宜的戏，当然要看。”说到这里，大家都要写稿子，就把话停止。

十二点钟打了，各人预备去吃午饭，杨止波和徐度德慢慢地走。徐度德有一辆自行车，为了上电报局拍电用的，现在推着走。路西有一座大楼，时常有些马车人力车停歇在门口的。杨止波看看那招牌，却是便宜坊三字，问道：“这馆子好大一个门面，是哪一路馆子？”徐度德笑道：“这是北京最有名的馆子，烤鸭的拿手。别地方虽有几家，也叫便宜坊，那都是假的。到北京来，第一是看戏，第二是吃馆子。这吃烤鸭是一项专门艺术，你戏已经看了，哪天来吃回烤鸭啦。”杨止波摇一摇头道：“吃烤鸭？我还没有这个资格。”徐度德笑道：“你虽没有这资格，可是你等一会，有人会请你的呵！”杨止波道：“有人会请我？”又是一摇头。

二人说着，已到了胡同口。徐度德要发电报，自骑了

他的车子走了。杨止波看看天气尚早，会馆里开饭，迟一会儿并不妨事，就顺着人行路看看这北京的风貌。走了不几多路，看到一个水果铺。北京水果摊子，也为南方人所称道的。外边两扇玻璃门，玻璃门外又是许多玻璃窗户。你在外边可以看到，梨、苹果摆得齐整，有的摆着像宝塔，有的摆着像个粉盘，其中另有许多大得像盆的花碗，里面放了杏脯、梨脯等件，摆着五颜六色。门外却摆了腰桶，里面装了清水，桶上一个盖子，却有许多藕。上面将老荷叶盖着，觉得黄绿色，映着雪白的藕，也非常爱人。杨止波点点头想，北京人对于吃，果然是色香味三方面都很讲究的。

又走了一段路，看到两三副担子，卖落花生的，卖馄饨的，卖芝麻糖的。这个卖芝麻糖的，稍微特别。他是将芝麻沿边粘着，中间嵌了花生仁的三角片，有巴掌那么大。还有一样，将芝麻糖一扭，大的有六七寸长，短的一半，像个铁丝纽。他看得正有味，忽然听得许多人哄然一声笑。他往笑声发出的地方一望，是一座茶铺。里面是个店堂，摆了一二十张桌子，桌子是什么样子都有，三屉桌，两屉桌，以及没有抽屉的桌。有许多粗瓷

茶壶摆在墙角上。铺子照例是关门的，有一排玻璃窗。内外都可以看见。这里清早，是卖给提鸟笼的先生，中午下午，就卖给劳动群众。其余的北京人，就不上茶铺。有些开茶铺老板，就邀一班人说书。这个说书，也和南方不尽相同。他所说的以武艺的为多，不像南方，什么“珍珠塔”、“三笑”等小说，他们说书也就像唱大鼓一样，说书人带有表情。刚才大发笑声，就是这里满堂的人，被上面说书人做的表情逗乐啦。

杨止波当时又想，京城里人，怪不得演戏演得好。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讲个要表情呀！我今天就可以写封信回芜湖报馆去，写着到了北京，无论遇到什么玩意，都要有表情呢。于是那天晚上，自己把桌上那盏煤油灯罩子擦得亮亮的，点上，便摊开纸来，把到京以来遇到的玩意细写一番。这封信不知不觉写了两三个钟头。忽然听得外面传来一种声音。先是三个字，中间是两个字，那尾音非常之长。当然这是卖消夜的，但吆唤些什么，却是听不懂。因好奇心重，便丢下笔砚，走出了两重院子，到了大门口。那个吆唤卖东西的人，正好走来；把东西放在大门洞内。他有大盏的煤油灯，还有两个铁框，可

以把灯提起来，现在却放在一块砧板上。这砧板底下，是一个小小的木盆，里面放着猪头肉，豆腐干，以及炸猪耳朵熏猪肝等。此外，还有一种没芝麻的烧饼，北京叫着火烧。有一个姑娘，约有十七八岁，正歪腰看那人切猪头肉。一会儿那个姑娘买了猪头肉，付了钱转身进会馆去了。

杨止波看那姑娘走了，便道：“掌柜的，刚才你吆唤着什么？”他道：“我吆唤着炸面筋熏鱼。”杨止波笑道：“原来如此。怎样卖法呢？”卖熏鱼的道：“你要切肉，三个子儿好切，五个子儿更好切。吃火烧，一个铜子儿三个。”杨止波觉着这些东西还不贵，就摸了六个铜子儿，买一个子儿火烧，五个子儿肚子，把铜子儿交给他。他把熏肚切了一捧，将报纸给它托住，三个火烧放在熏肚子上面。杨止波走着路，把熏肚尝了一丝，味道居然很好。正走到穿厅，后面那个卖熏鱼的忽然叫起来道：“有一样东西请你拿去。”说着，他就自己把东西送来。杨止波一看，是一条紫色围巾，还是刚打了一只角儿，便道：“这不是我的呀！”他道：“我知道不是你的，是你们院内那位姑娘的，你带了去还她。”

杨止波接了这一角围巾，不知道自己去交给那姑娘？还是叫长班拿去转交呢？正好站在过厅里犹疑，就看到那位姑娘，拿着一盏小琉璃煤油灯走了过来。看那样子，正是去寻找东西。这个时候，男女交际尚未十分公开。纵然这东西在自己手上，一会子工夫，还没有想到用什么言语对那位姑娘去说。可是那姑娘已经看到那紫色围巾在他的手中，就改路向杨止波面前走来。杨止波这就不能再犹疑了，便道：“刚才这位卖熏鱼的交给我这条围巾，我是新来京的人，正不知道向谁交还，大概是姑娘的吧？”说着，拿着围巾，把手一伸。那姑娘道：“正是我的，谢谢你了。”把围巾接过去，转身走了。

杨止波把围巾交还了，就把熏肚带回屋子里去，慢慢的咀嚼。回头写完那封信，便息灯睡觉。次日九点多钟，又带着那封信向邢家去工作。正走到门外，身后却有一位姑娘走来，上身穿了灰色薄棉袄，下身系了一条青色绸裙，头上梳个辫子，手上夹了几本书。杨止波赶快避开一边。可是这姑娘很是大方，回转身来，向他点了个头，脸上还带着几分笑容。杨止波赶快回礼，那姑娘却是走了。这就猜着这姑娘一定是昨晚失落围巾的那一位。

昨晚没有看清楚姑娘是什么样子。现在看来，姑娘是瓜子脸，一双眼睛很灵活。她手上拿着几本书，那当然是读书的了。这也不去细管了，自己还是去工作吧。

这样到邢家去工作，一过就是好几天。这天下午，工作完的很早。邢笔峰笑道：“今天完事很早，带你向中央公园散步一回，你去不去？”杨止波道：“很好呀，北京城里，好多地方我都没有逛过呢。”邢笔峰听说，就连忙起身进去，加了一件青呢马褂，一顶灰呢帽子。他家里有自备的人力车，只喊了一部车子给杨止波坐，两人就同向中央公园。这个时候，公园开辟不久，园子里只有千百年的老柏树，一棵一棵的绿叶交柯。亭台楼阁，这时少有。进了绿树林子里，前面有一带红墙。走进红墙，是一片旷地。旷地很大，二三百步外，有短石头牌坊，短的围墙，四面环绕起，中间有五色土筑成了一个台，这叫社稷坛，向北一百多步，有两重殿，这是以前皇帝拜社稷的地方。

中央公园票是五分钱，可是这一天，有个大力士，要在这大殿里比武，所以票价一涨提高十倍，要卖五角钱。邢笔峰就拿出两元钱，买两张入门券，同杨止波进去。

怎么议定说是五角钱，何以又要一元钱一张票呢？原来这中交票要给袁世凯乱发。袁世凯死了，这票价就猛跌下来。后来官方议定，一元钱变成五毛了。两人进去之后，看看红墙边下，摆了许多茶桌，这是允许卖茶的地方。两人就在这里泡上一壶茶，倒是藤椅子，二人对面坐下。刚刚坐了一会，来了一个人，身材很高，也是穿着灰色哗叽夹袍，青呢马褂。他见到邢笔峰，便取下头上呢帽子为礼。邢笔峰连忙起来介绍，说这是太东通讯社社长陈廷槐先生。杨止波自己也通上了姓名。

杨止波看这人，长形的面孔，年纪也不过三十岁上下。那人对邢笔峰道：“我正要到足下府上去，可巧在这里就碰着了。”邢笔峰就将桌上茶斟了一杯，移到陈廷槐面前，笑道：“阁下还有什么事找我吗？”陈廷槐将藤椅子移了一移，身子就近偏了一偏，笑道：“我社里的稿子，想都看过了。我想足下用不了的稿子一定很多，一天分几条给我们用好不好？”邢笔峰道：“现在英国方面的稿子，我们的老东家嘱咐不许外售。不过这位止波老弟，他或者可以分上几条。”

杨止波听了这话不禁倒吓了一跳。想想自己不过是在

邢家帮忙，有时几条稿子还都凑不起来，哪里还有稿子给人呢？那个姓陈的倒认真起来，便向杨止波道：“足下可以替我们帮忙吗？”杨止波看看邢笔峰的颜色，似乎要表示他的话十分可靠，也就不敢把事辞掉，便道：“虽是有几条稿子，我是初来北京，地方不熟，透着朋友方面，也疏散得很。所以我自己不敢说这稿子可以分用。因为我还有同事，最好我能问一问同事，再来答复你先生。”这几句话，倒是深合邢先生的口味。他向陈廷槐道：“暂且谈到这里为止吧。你怎么有工夫到这地方来呢？”陈廷槐笑道：“看武术呀！据管事的人说，这是个西欧人，有很大的力气，就是两条牛一并排站着，他在后面将牛尾巴一拉，两条牛如弄弹丸一般，他叫退若干步，就退若干步。”邢笔峰笑道：“这倒要去看看。同谁比武呢？”陈廷槐道：“是鏊行里的。”这样一说，连杨止波也很有趣了。

坐了一会，听到锣响。这茶桌上伙计笑道：“先生，你们上大殿上去看他们比武吧，这锣一响就开始了。”当时三人含着笑容，向大殿上走去。只见殿上一个比武的台，大概有二尺高，有三丈见方。这时，看热闹的都来了，

大概也有二百人光景，都站着。这台上站立着一个人，穿了一身运动衣，大腿粗臂，宽宽的胸脯挺得高高的，是个白种人，嘴上留了一撮小胡子，他不会说中国话，就是挺立台中心。另一个人，穿深灰色西装，说：“他叫劳恋，有很大的力气，他站在台上，几个小伙子拉他不动。他能把拳头轻轻的一挥，你就得躺下。我们预备几个会武术的中国人，和他比武。你看这几位和他比武一下，全得躺下来的。”他这样说着，果然有七八个小伙子，站在台后，预备比武。

他刚说完这比武的话，在看客堆中，就有人喊道：“慢着！你说这位劳恋先生要是有中国人上前一比武，就得躺下。我是个中国人，愿上台比一比武术。至于躺在地下，那自然不妨事，就是一下打死，也没关系。你问一问劳恋先生，我这个请求怎么样？”穿西装的人，当时看了一看说话的人，就把这话告诉劳恋。可是这个在人堆里说话的人，他也不等劳恋说什么，便一脚跨上台来。大家看这人，上穿青布薄棉袄，下穿蓝裤子，却穿了长袜子，把裤脚系上。头上戴顶半个西瓜式的灰色帽子，脸是圆形，看来也有五十岁，满脸红光，没有蓄胡子。

看样子好像是一位庄稼人。

那劳恋看到他这样打扮，又已走上台来，料着也没有什么本事。便告诉穿西装的，愿意比武。穿西装的虽没劳恋那样大胆，料想比一下武也没有什么关系。若是这人真有两下，那就两下讲和，便站在两人当中道：“劳恋先生愿意比武，请教你贵姓？”这老者笑道：“问我姓名作什么？打输了，我就一溜烟的跑走了。万一打赢了，替中国人出口气，我也马上就走。请问劳恋先生，怎样的比法？这里有个主客之分，我愿请他先动手。”那位穿西装的倒明白，这老者说话颇有分寸，不可太藐视了。因之将这话对劳恋说了。两人颇商量了一阵。

这时，看热闹的二百多人，大家对这位老者感到非常奇怪。他又不说姓名，更觉得希奇，大家都瞪眼望着台上。那时，两人商量好了，穿西装的就道：“比武先请客位，这很好。劳恋先生说了，他打你三拳，看你怎样招架。三拳之后，请你也打他三拳。”老者笑道：“好！就是这样。请你过去，比武不是好玩的。”那个穿西装的，就连忙退下。这个老者就对了劳恋拱一拱手，笑道：“你来罢。”他说完了，也没有摆式子，也没有打椿，就这样

随随便便站在台中心。那位劳恋看了老者一下，也不放在心上。他掉转身来，斜对了老者，抬起右手，捏了个大拳头，就对老者左臂猛力砍去。那老者一点不惊慌，只见他左边一让，劳恋就扑了个空。

老者站着复原了，笑道：“这一下，大概没有看准吧？请再来罢。”劳恋看了老者，心里有点希奇，他估量着在哪里动手。静默了一下，这回看准了，就伸出拳头拦腰扫了过来。那老者这回不闪，见他拳头已经过来了，他就把身子一跳，跳有四五尺高，当然拳头又扑了个空。那台下二百多人，就齐齐的叫了一声好。这老者还是随便的站着。

这一下子，劳恋感到不稳了，也感到这老者确系有两下。这第三下，要照哪里下手哩！自己站着又考虑一下。他心里转念一想，他就这样随便站着，我猛攻他的下路，他或者不防备。他就身子往下一蹲，将腿直扫过去。可是这个老者又，是一闪，腿脚由这一闪，完全架空。劳恋不但打不着大腿，这一下扑了空，人就借了这势子，几乎要摔倒，赶快把腿收住，这才站定。台底下又是一阵大笑。

老者道：“主人让客，已经做到了，我们回敬三下吧，请你站稳。”那个穿西装的赶快上台，向老者连连作揖道：“佩服佩服！我看不要打了吧。”老者笑道：“这公平吗？”台底下众人齐喊道：“不公平，不公平，我们是花钱来看热闹的，他说要打倒许多中国人呢，怎么一个都没有倒，就算了吗？”这时，台下吵得非常厉害，那个劳恋始终没有言语，呆呆的站着。那个穿西装的只管说好话，劝老者不必比武了。老者笑道：“在平常，说了许多好话，算了。可是这是比武场，中国有规矩，打死了，也算白打。足下也说了，预备和几个会武术的中国人比下武，他们都得躺下。我现在让大家看一看，是怎样的躺法？若是并不躺下，咱们中国人不都有面子吗？”那个穿西装的也觉得老者的话是不错的，何况自己也是中国人，于是又给劳恋说了说，回头就对老者道：“好罢，就比一下吧，可是望足下，假如能打倒的话……”老者点头笑道：“他躺下，也就完了，我告诉先生，我也只要一下。”穿西装的只好站立台边。

劳恋只好两手举平胸口，将面对准了老者，手脚一齐乱动。老者道：“无须全身都加保护，你瞧。”他说着，

就看着劳恋两条肥壮得比肚子不差什么的大腿，随便走过来，将手轻轻的一伸，也不知道打着了或者没有打着，只见这劳恋两手两脚，就笔直平伸，身子向后一倒，跌了个鲤鱼跳网。背靠了台面，只是噗冬一声。这老者轻轻一抖，劳恋便摔得这样的响，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劳恋慢慢的爬起来，还不住的扑灰。穿西装的又连忙走过去，只是举了手，还没有说话。老者笑道：“大概是不须比武了吧？中国人也不是好缠的哩！哈哈！”他一面说着，一面就下了台。劳恋也不比武了，就下了台。杨止波可是要寻那老者说几句话时，却是无影无踪了。

三个人依旧上茶座来，着实笑了一阵。邢笔峰还坐在原椅子上，笑道：“这真是笑话。别样事情可以同中国人比一比，这武术却是比不得。”陈廷槐道：“那你可以选一条电稿，向伦敦报馆里打去吧？”说到这里，邢先生笑了一笑，将雪茄烟在桌子角上弹了一弹灰，将烟衔在嘴角上道：“这样的笑话太多了，那当然不会登。不谈这个，靳云鹏说是经济很有问题，怕是不容易度过年关，这个问题，他们倒是很关心的。”陈廷槐道：“到伦敦的电报，你先生是自己发呢，还是送到记者手上再发？”

他在对面坐着，说时，很注意看着邢先生的面孔。邢笔峰也知道陈廷槐很注意他，就又把衔在嘴角上的雪茄取了出来，向桌子角上弹一弹烟灰，答道：“这不一定，有时我也发出去的。”陈廷槐还要问时，邢先生将话已经扯上了靳阁问题，由靳阁一谈，又扯上了学潮问题。至于发往伦敦的电报怎样发了出去，就含混不谈了。

谈了一会内阁与学潮，天色快要黑了，各人便各自回家。可是杨止波有个问题，却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当杨止波初次来京时，颇想在北京大学弄一个插班生，读一读书。可是这件事他从没有对人谈过，只放在心里。今天听邢先生的谈话，好像他又担任拍发伦敦的电报，这就可以猜到，他的英文一定很好。也许他还认识很多熟人，那末，叫他分一分神，打听这插班生怎么样，恐怕不难吧？但是，杨止波又想：这件事马上对邢先生谈，似以乎还早一点，明天对徐度德有意无意的问一问再作打算。

次日十点钟，又到邢家去办事。但是出门不远，就遇到京城里一件事情。顺治门大街，这是很宽的街。街的两边，是很宽两条土路。土路之上，搭了一座四角的房

屋。三方有蔑篷当墙，向街一方，编着像门窗户一般的样子，这里还用蓝绸子编上花。往里看，还摆有桌子，桌子上摆着香烟烛台，桌子下方，把素桌围系好。这是干什么的，却猜不到。好像一个人与国家大有功劳，市民就如此纪念吧？又过了几户人家，情形又一变，这里摆着一张桌子，也系了桌围。走了一条街，这里摆棚子的有三座，摆了桌子的有八处。这更是奇怪，倒要看一看。

还好，不到一会儿，路上的小孩儿就拍着两手道：“瞧，出大殡了。”杨止波就在一个棚子边站着看出殡。

起头，几个人抬着一座碑，有一丈多长，这当然是纸做的，上面还有花边。接着，有十几个童子，穿着五彩衣服，戴着垂绺的帽子，手上拿着雪柳。什么叫雪柳？这是把砍了的柳条，卷着蒙了白纸条，这就叫雪柳。雪柳过去了，就有一批人，身穿着彩衣，手拿乐器，乱打乱敲。紧跟着这乐队，是抬着的两座角亭，一供灵牌，一挂画像。有一班和尚，他们在这两座亭子后面，也奏着乐器走路。这都过去了，才是送殡的，大概有一百十多人。送殡的引着孝子，再后面才是棺材，至少是十六

人抬的，也可以加到二十四人，三十二人。棺材上有绣花罩子，其上有一只绣的仙鹤。最后若干辆马车，这才是家眷用的。

这样的排场，据老住京城里的人告诉杨止波，那是很普通的。当日的钱，要花三四百元。死者有若干亲戚朋友，要摆一个路祭的，有钱的，交情深的，就搭蔑棚；交情浅的，无钱的，就把桌子摆上一摆。棺材过去，要行个三鞠躬，还要敬茶。自然这孝子要叩首谢谢了。另外，还有一件奇事，就是他们打十番的，内中有人，专门会丢纸钱。纸钱是薄的白纸，剪成铜钱的样子，有碟子那样大。到了什么庙宇桥头等地方，有人口里说着吉祥话，把纸钱一抛。要是会抛的，抛上是一把纸钱，下来就是落英缤纷，满空皆是，看的人还大声叫好不绝。

杨止波看了后发生了极大的不快。心想出殡还有人在里面出风头。这哪是出殡，就是有钱的人家摆阔而已。今天这一次出殡，照我们看，就很阔了。据人说，这是极普通的。要是阔一点的人家，里面喇嘛道士洋鼓军号，都引了出来。不知道这对死人有什么好处？若是没有好处，那政府就该禁绝呵！自己正这样想着，忽然一阵鸣

咽呜咽之声在邻近发出。一看，这声音自马车里出来。这是人家送殡的眷属在马车里哭泣。自然送死归山，人之恒情，这没有什么奇怪。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尖细的声音，也自马车里发出来。不过这有点分别，是从另外一部马车里发出来的。那尖细的声音道：“你把这油条吃一根吧，这还是刚炸的呢！”杨止波从车子玻璃窗外看去，是位姑娘，年纪不过二十岁，虽然不是重孝，也套了一件白布衫子，同车有一位是三十岁的妇人，倒是不穿孝。这就令人有了滑稽之感。前面马车有人哭，后面马车却有人吃点心。自然是各人感受不同，但是既来送殡，这多少须带点忧愁呀！若是不能带，那不来送殡也没有关系呵！

杨止波将殡看完，到了邢家，照常开始工作。到了十二点多钟，各人都已经走了，又只留徐度德在那里检齐着稿子。杨止波看到一封信，信上没有写收信人的名姓，就写着“晓窗”两个字，就慢慢的走到他身边，笑道：“这封信就这样递交吗？那不会丢掉吗？”说着把手一指“晓窗”两个字。

徐度德把那封信捡在手上，脸上带着一分儿浅笑，道：

“这是最要紧地方的信，怎么会丢掉。”杨止波道：“这个人姓什么？”徐度德把信拿在左手，向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个，笑道：“这反正你将来会晓得，我不必告诉你了。”杨止波一听，这里还有一段秘密，那就不问了，便道：“你的稿子齐了没有？咱们还可以同走一段路。”徐度德把电报和信一齐插在信袋里，笑道：“你也会说咱们的‘咱’字。”杨止波道：“这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的我，是特别指定我们。咱们的咱吗，”随手搔着头发，笑道：“那就说我们是广泛点儿吧。”徐度德笑道：“我对北京话也是个半油篓子。走吧。”两人又夹了一部自行车，走出了胡同。

杨止波看到胡同里小杂货店，有几行英文，写在墙上，便道：“这些作生意买卖人真是胡来，他们这里也弄起英文来。”徐度德道：“我倒想起一个问题，足下英文怎么样？我想一定很好。”杨止波道：“不行得很。我正想找个地方补习一下英文。”徐度德推了车子，慢慢的走着，笑道：“这是很好的，不懂英文，有好多地方不便。”杨止波道：“邢先生想必英文很好吧？”徐度德笑起来，将车子使劲一推道：“他的英文，像我一样，只认得几个字

母。”杨止波道：“不能吧？他要是拍起英文电报来，那怎么办？”徐度德越发笑起来道：“现在干报馆这行，就要会吹牛，吹得什么都在行。拍英国报馆的电报这行呵！你说他会，就算看着吧？”杨止波听他的话，好像有很多的地方不以邢先生为然。但是也打听得清楚，他是邢先生的亲戚，可以这样对待他的亲戚吗？

杨止波在一番打算上，就没说话。出了胡同口，前面又来一班出殡的。看去，没有先前那番热闹。头里，先走几个穿五花彩衣的成年人，打着十番。后面跟随送殡的人，看一看人数，也有三四十个人。

孝子就和送殡的在一处。棺材没有亭罩，上面蒙了五色绣花的毯子。最后一辆骡车，上面坐两个妇人，倒是哭得很伤心的。这一路也没有路祭，就这样走着，有两个摆摊子的人说话了。一个道：“胡三，忙了一辈子，这就完了。”一个道：“摆菜摊子的，这又少了一个。”杨止波听明白了，棺材里睡着是个摆菜摊子的，这样出殡，也难为了他家里人了。这不是一样出殡吗？这不一样是送葬吗？这不一样是尽哀吗？自己这样叹息着。但是一转眼时，徐度德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于是自己一人在

马路旁边土路上，闲闲的走着回家去。

第三回

门户闲过内尘名利梦 文章奇耻外报国家愁

杨止波刚到会馆里，有声音从身后发出来：“杨先生，你刚回来吗？”那声音很尖细，是一位女宾。杨止波北京朋友很少，当然没有女朋友。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位丢了紫围巾的姑娘，便站着点了一点头道：“姑娘上学回来了，我很大意，姑娘贵姓是……”那姑娘虽然是很大方的，究竟还不脱小孩子脾气，她见杨先生问她贵姓，也不答话，却把书本子端直，笑着把书本子举了一举。看那上面，写着孙玉秋三个字。杨止波便道：“呵！姑娘姓孙。”孙玉秋笑道：“我最喜欢一个人当新闻记者。”她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对杨止波笑了一笑，就连忙跑走了。

杨止波觉得这位姑娘很有意思。她是姑娘，又不认识，不应该先称呼杨先生。可是她平常又喜欢新闻记者，她还是不顾嫌疑，叫了一句杨先生了。这倒是杨止波没有想到的事。当时回到了房内，吃过了饭，却是王豪仁回来了。他看到杨止波戴好了帽子，看样子又打算出去，便道：“你打算去抄稿子吗？”杨止波站在桌子边，把头上帽子取下，笑道：“你回来了，我们正好谈一下。”王

豪仁道：“你到邢家去，我也去，我们在路上可以谈谈。”杨止波就戴上帽子，同王豪仁一路走出去。可是两个人正走到院子里，又看到孙家姑娘在院子里晒衣服。看到两个人同出来，便笑道：“王先生刚回来，怎么又出去？”王豪仁笑道：“我是满院子里跑的雄鸡，哪儿都去。”孙玉秋道：“我晓得，你二位是到一家报馆里去。”杨止波王豪仁听到这话，两人彼此对望，吟吟一笑，也不说什么，同时出来。

在路上，两人谈话。杨止波道：“我看这位孙家姑娘，倒是很爽快的。只是说我二人是到报馆里去，这倒使我发生了一点感慨。”王豪仁笑道：“你对这位姑娘有点好感吗？她父母就只生她一人，自然家境不十分好，所以送她在医学院学制药。你真是有意的话……”杨止波笑道：“这从何说起？我不但是口里说穷，连零用钱，我都问你要几文。不过她说我二人是到报馆里去，这使我实在有点刺激。”王豪仁道：“这也很好办啦，不过有些报馆，他买纸都发生问题，介绍你去，没有什么意思。”杨止波道：“京城里有好多报社呢？”王豪仁道：“京城里报馆，我也没有去细查，大概报纸连大小一齐算来，有

四十多家。”杨止波吃一惊道：“什么？有这许多报纸？”王豪仁道：“有啊！就譬如说，你大概看到过的小报，叫群力报。他的一派，就有这么十家。这大报有三十多家，那还能说是太多吗？”

两个人说着，就走到了一家大报馆门口，这里除门口挂了招牌，其余都是小公馆一样。大门外墙上，有两块木头板作的方框，里面贴有两张报纸。除此以外，再就看不到什么是报馆地方了。王豪仁笑道：“你看，这一家报，也是在四十多家之列呀！”杨止波道：“要照此家看起来……”四围看了一看，见有两三个卖东西的在门口，这话不好谈。静默了一些时候，走过两三户人家，杨止波接着问道：“我们刚看到的一家报馆，情形怎么样？”王豪仁哈哈一阵笑，回头低声道：“这是中等四合院，上面三间屋子是编辑部，靠右手两间是会计部，靠左手两间，不知道干什么用的，也许住的是家眷吧，再就是进门三间屋子，一间是门房，两间是客厅，这就完了。”杨止波道：“一家报馆，就只有这些屋子吗？”王豪仁笑着向他一摇头道：“你还嫌着房子小吗？真有借人家三间房子，就是一家报馆哩。”

杨止波走着路，倒很是纳闷。心想，我们要在外省办一张日报，也要弄个营业部，一个杂务房，一个编辑部，一间排字间，一个机器房，一间会客厅，再弄几间房，报馆里人住的。他说借人家三间屋子，就可以开报馆，这个我真有些不懂。王豪仁走着，看他的样子，好像不懂。笑道：“刚才我说这些话，好像你不解吧？要知道现在京城里办报，多数不是营业的，一家报不过印个几百份，还有印个几十份的。你必定说，你这话未免骂人，不说几十份吧，就是那几百份，那里面的印刷费，走哪里出？”杨止波笑道：“正是这样，这印刷费从何处出。”

王豪仁笑着叫了一句老弟道：“我不是说，多数是不以营业为目的吗？譬如说，你认识铁路局，而且同局长很有交情。这在你就可以通过铁路局，约好一个月给你几百元，运气好甚至可得千元。你于是说，我给路局办一张报纸。其实，你什么也不必办！你有这笔费用，就问印刷所里，印的是哪家报纸。打听得差不多了。你也不必管排板，也不必管报或副刊，你就同那个印刷所说，等你把报纸印齐了，你不必把那一家版拆了。拿上一块招牌那就行了。好像就是豪仁日报，叫他们将豪仁日报

版取下来，把你一块止波日报版拼上去，这就是止波日报了。比方说止波日报，这就是铁路局的日报了。当然，这里有一些必须换下来的，一、副刊必须换下来。也许这家报没有副刊，那根本无须换了。就是换，也很干脆，把广告版子拼上去就是了。二、有社论社评版子，也是一样拆了，把广告版子凑拼上去。请问，这还要什么机器房、营业部。等印字房印好了，找个报差，把几十份日报一捆一送，这就完了。”

杨止波笑道：“我们京城，还有这样一回事，这真是新闻界的败类。这种报有多少家？”王豪仁道：“这种报，还能有好多家吗？也就不过一两家罢了。我们就谈一谈刚才你说的那一家报吧！这家也是没有营业部，报印齐了，不过四五百份，这就派一个人，由印字房往‘庙上’一送。”杨止波笑着拦住道：“慢来，你说的庙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王豪仁笑道：“这当然，我还要另加说明。庙上者，铁老鸪庙也。这庙里和庙外有七八家代派报所，此外派报人，也有好几十。你把报往这里一送，自然报怎样分派，他们有他们的定规。这事我不怎样在行，改日你问问别人吧！我们还是谈一谈这报馆。”

杨止波道：“好的，我欢迎你谈。就是这一截路，怕是讲不完，那我们就再走两条小胡同，也要谈完。”王豪仁笑道：“这如何谈得完，把这一家略微说个大概吧！他们两个半编辑，怎么叫半个编辑呢？就是他们的钱，不能按月发，这位编辑副刊先生，也就整月不来，至于副刊材料，那就到处乱剪了。至于两个规规矩矩的编辑，倒是天天来，听说只有三十元，叫着夫马费。这叫人怎样会好好的工作？编辑部有两个校对，那不在报馆里工作，在排字房工作。这排字房离这家报馆也有两里路。可是北京报纸，没有几家有排字房的，所以虽排字房离得远一点，也没有人嫌是麻烦。有一个骑脚踏车的，送稿子拿大样，归他跑吧！”

杨止波道：“原来自己没有印刷，这倒是办报不怎样困难。可是在印刷所里印刷，却是印不了好多份。”王豪仁笑道：“他们所谓办报，讲漂亮点儿吧，就是赚钱。只要能够赚钱，那要印多干什么？所以那里有一个会计，不，总务，业务，都归他一人担任。既云管业务，有关于报纸营业上的事，他就出来碰头。其实，也没有业务可言。比如说，业务最大的，莫过于新闻纸的发行。但是他家

有四五百份报，其实还没有许多，托几个送报的，分头一送得了。有时觉得办报，总要有一点营业，这就在派报行里，托这一位，托那一位，好容易代销了百余份报，这种业务，还成立什么营业部呢！再次，是登广告了。商家要登广告，也只要一两家报，除此以外，慢说要钱，就是不要钱义务广告，他答应登，也还看面子。这营业部根本不要谈。所以他这里干脆不要营业部，弄个小账房，天天记上买香烟茶叶，花了多少钱，这倒是正经。可是账房两个字不雅，这就用上会计室吧！这就说完了，用不着多少时候吧！”说完了，街上有卖落花生的，他就掏两枚铜子，买了一捧花生，含着笑将手巾托住花生，送到杨止波面前，让他来两粒。

杨止波拿了花生，一面走一面剥着。笑道：“照你这样说，果然一家报馆，也就只有这些了。可是新闻，却让谁去跑？还有虽然没有整笔收入，开支总是有的，如买纸，印刷费，编辑部里人的薪水，这也是帐呢！”王豪仁道：“你说这些开支，干脆社长弄，他也不会把这笔钱，摆在小会计身上。这种报馆，我也认识两三家，介绍你进去，当然他们欢迎之至。但是我要问你，是图利呢？”

大概一个月一二十块钱，还要看社长口袋里有没有，这去干什么？图名呢？共总销不了三两百份报，名在那里？还不如走一步是一步，将来哪家大报馆里要人，你再想法子进去。至于你说的跑新闻，根本他们就不跑。晚上进了编辑部，把通信社稿子一发，就算完了。这算话说完了吧，还要问什么，大概我也无可答了。”

杨止波道：“你老哥，倒是一事通，百事通。倒没有想你不在报馆，关于他们的事，你是一位司命菩萨，一脉亲知。”王豪仁笑道：“我打流浪多年，各报馆去两趟，各事就知道得差不多了。这些报馆，有津贴就开，没有津贴就关门大吉。所以我劝你，总要到大报馆去。当然，那个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开的，去不得。去，日本人也不会要，此外，大点儿的报，都可以等着机会。”

杨止波道：“我也不至于上顺天时报去呀！”王豪仁笑道：“我也知道你不会去，不过打个比方。”他们说话，虽然慢慢儿走，邢家就到了。王豪仁道：“回头见着了邢先生，我们街上一段谈话不要提。”杨止波道：“那为什么？”王豪仁笑道：“你又为什么不明白，他家里事，我若一脉亲知，你想我还敢来吗？”杨止波想着也是，就

一笑而罢。

到了邢家，当然杨止波去作他的事，王豪仁谈了些靳内阁问题。过了一会，那个陈廷槐却来了，见过礼，将帽子一丢，放在桌上，就坐在大餐桌子下方，伸头看看邢笔峰所发的电报。笑道：“今天内阁的消息怎么样？”邢笔峰道：“没有什么消息呀！”陈廷槐道：“我看你这里很忙，我也不愿多耽误你们的公事。我们约先生的话，务必请先生答应。这里有四十元，送给先生买点茶叶喝。”他一面说着一面就在衣袋里掏出了一个中式信封，放在邢笔峰大餐桌子面前。这四十元，当然邢笔峰看来无所谓，但也不拒绝。笑道：“我这里稿子，当然是无法子移挪。不过我那天说的，我们伙计他可以帮忙，你老兄看怎样？”谁知陈廷槐真是好说话。两手一拱道：“那我都在所不问，老兄，请多多帮忙。”说完，又向杨止波面前将两手拢着一揖。杨止波这倒不好说什么？只看了邢笔峰。

邢笔峰也明白他的用意，便笑道：“那就收下来罢。你先试办一个月，稿子不好，那陈先生自己会不望下续了。”王豪仁道：“好在这里有好多稿子，有邢先生用不了的稿

子，你就搞上一点，也无所谓。”杨止波见两个人都这样说了，就笑着向陈廷槐道：“那我就试一试罢，好在我总请邢先生作主。”陈廷槐见已答应，又把帽子抓起，笑道：“我不在这里打搅了，这就告辞。”点个头，他真的就走了。邢笔峰点了他半根雪茄，放在嘴边叭吸了几下。笑道：“这位陈先生，是旧交通系的人，他办通信社，有他的用意。这一点子钱，也不伤他的毫毛，就答应他，随便找点消息给他，也就是了。”杨止波道：“邢先生的话，虽是不错，但我是一点消息没有呢？”

王豪仁把右手一伸，对着邢笔峰道：“喂！这里有一位消息专家，你怕什么？”邢笔峰道：“他既把款子送来了，我们只好维持他一两个月吧！”杨止波听两个人都如此说了，只好默认。可是他心里想着，每日写不出消息。我看怎么样办。这时正在工作，当时暂不提。王豪仁随便谈谈，他告诉杨止波，由这里再看两位朋友，就回训练处去了，过两天再见。他说完也就走了。

这里等工作做完了，邢笔峰告诉他慢走，我还有话细谈。杨止波只好打开报来看。约过了半点钟，这屋里就剩两个人了。邢笔峰在信封里掏出四十元的票子，分了

十五元放在桌上。笑道：“你也需要钱用，请你拿着。至于陈廷槐要的稿子，你找上一两条，这就行了。真是没有的话，根据我的消息，扯上他一两条罢。”

杨止波心想，钱是需要的，这每天需要两三条消息，这可是不容易的事。不过四十元，他已落下了二十五元，要弄不出消息来，至少他也负责任一半吧？他既不怕，自己也不必胆怯。就把银元票子自己取了过来。放进衣袋里。笑道：“好罢，邢先生叫我收着，我就大胆收着吧。我现在有一件事情，不知邢先生可有路子没有？”邢笔峰把事弄完了，正想到屋子里去，加上马褂，然后出去。自己正走开两步，听了杨止波的话，自己便又停住，问道：“什么事呢？只要我能帮忙的地方，我决计帮忙。”杨止波看他有要走的样子，便道：“我这事情，不忙呵！就是北京的报纸，看起来，还是顺天时报办得像样吧？我受了朋友之托，想去参观一下，不知道先生认识里边办事的人吗？”

邢笔峰听到这里，自己把雪茄由嘴里取下，拿着在身旁，弹了一弹灰。当然他这脸上，也似乎有些变动。停了两三分钟这才把他的话，撇了出来。他道：“我当了记

者，当然哪家报馆，总有一两个人认识吧？不过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我认识的是中国人。这要叫他们作主，让你去参观，怕是不能够吧？不过你要明白他内部的情形，我倒有一个湖北朋友叫潘大有，是一个日本留学生，他倒明白顺天时报的情形，哪天他来了，我特意介绍一下，让他报告一番，而且还能问问顺天时报内部的情形，他也可以报告一点。你的意思怎么样呢？”

杨止波看邢笔峰的态度，好像是不愿管。但是有人把顺天时报的内容，报告一二，这也不是很好吗！便道：“那很好呀！他哪天来呢？”邢笔峰道：“要来也很容易吗！他家有电话，回头晚上，我给他通一个电话，约定一个时期就是了，我想，两三天之内，就可以办到吧？”杨止波把两手捧了拳头，向他连拱两下，笑道：“这实在难为你，我要怎样感谢哩！”邢笔峰见这事，已经解决了，也就笑了，他道：“我们是鱼帮水，水帮鱼，这点儿事，还谈什么感谢哩。”于是订了约，邢家今夜晚打电话，哪天来谈，明天答复。

果然，次日邢笔峰告诉了杨止波，明天三点钟，潘大有一定来。到了这日，赶紧把稿子弄好，过了一会，潘

大有果然来了。他穿一件蓝宁绸的驼绒袍，外罩青缎子夹马褂，手上拿一顶呢帽。长了一张长形脸，底下尖尖的，皮肤白白的，看这人还是三十多岁年纪。他一进门，见大家就作了一个罗圈揖。把帽子放在桌上，就笑着指了指杨止波道：“这位是杨先生了。”杨止波起身点头道：“你是潘先生了。”潘大有就和他握着手，在他隔壁椅子上坐了。所有在工作的人，他都认识，就笑着和大家谈话。约谈了几分钟，邢笔峰笑道：“今天止波兄约潘先生谈话，我把里边的房屋，预备了一下，请二位到那里去谈。茶烟都已经预备好。请罢，时间一会子就黑了。”

二人笑着，就向隔壁屋子里来。果然泡了一壶茶，两个杯子，还有一盒火柴与纸烟，全放在圆桌子上。左右两个藤椅，二人就分别坐下。杨止波倒了一杯茶，放在潘先生面前，潘大有笑道：“不要拘礼节。邢先生说，你老兄想知道顺天时报的情形。关于此事，我知道一点点。不知道足下，要问哪一门呢。”杨止波道：“只要关于顺天时报的事，都可以吗。就走总编辑说起罢。”潘大有道：“好，就由这里说起。他们日本人在中国办这路报，是很多的。什么大连沈阳哈尔滨都有，所以他们的系统，

就是一个。日本的侦探总部，是他们唯一的靠山。既是明白了他们的系统，那他们办这路报干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杨止波答应一声是的，抽出了一支烟要敬潘先生。他把手一摆，又点点头表示谢谢。立刻他在衣袋里，掏出一个扁形的银盒子，把盖打开，里面装满了三炮台的烟卷。自己取了一支，擦了一支火柴，将衔在嘴里的烟卷点着，笑道：“日本人是非常厉害的。顺天时报的日本人，不抽中国的以及英国的烟卷，他们只抽日本的。日本的香烟，真是不好抽，但是他们爱国，这就不好说什么了。”说到这里，他哈哈一笑道：“我们说总编辑，这太跑野马了，与总编辑无关了。他们有一个总编辑的，他的中国话，也马马虎虎。中国文也懂一点，但拿出来用，那就简直不成，编中文报，那就更不成了。所以他们，还得用中国人。”

杨止波道：“他这个总编辑，也天天到编辑部吗？”潘大有把烟卷丢在烟灰缸里。笑道：“他们日本人都是守时刻的。他既为总编辑自然天天要看稿，这一点也和中国人一样。就谈现在总编辑，他是住在报馆里的。你去过

这顺天时报吗？”

杨止波笑着点点头，自己还打算问，隔屋邢笔峰就大声道：“怎么样？你们该谈完了吧？”潘大有道：“就是这一刻工夫，哪里谈得完呢？还有一个副刊，这里头登些中国诗词杂文，那都罢了，主持虽然是外行，弄个不通而已。最要不得的，就是戏谈，谈得简直不晓得谈些什么？还有花谈，谈的尽是窑子里的事情。这一个大报，尽谈些不堪闻问的事。这副刊就应当禁止。”邢笔峰就跑过来，笑道：“现在不早了，我带你二位上个小馆，一面吃，一面谈，好是不好呢？”潘大有就站起身来，说道：“好的好的，我也谈得累了。”杨止波虽是不愿中止，但是潘大有说他谈累了，当然不便再谈下去。三个人便各戴了帽子，笑着一路出门。

潘大有比邢笔峰还要讲排场，自己却是坐马车出门。马车向来可以坐两个人，要再加上一个人，他就要坐倒座。走出门来，看见自己马车，潘大有又想起一件事情，便站着笑道：“不忙，我还有一点子故事交代。有一次，我穿了西装，两个同学也穿了西装。当然，我自己就坐了倒座几。因为我们是由顺天时报出来的，他们的总编

辑又送了我们一送。这时，那个报馆里经手广告的中国人，看了我一切的举动，活像一个日本人，就跑了过来，说了两句日本话，对我行个一鞠躬。我这时真是怒火三千丈，恨不得上前打他两拳。可是想起来，这坐倒座并不算坏呵！这里有人，走来一鞠躬呀。”二个人听了这话，全为之一笑。

三人吃过了小馆，潘大有还要出去玩玩，杨止波便道谢了。走出来，是观音寺大街，这在当时，还是很有名的一条街。这里有两个商场，一叫第一楼，一叫青云阁。杨止波心想，时候尚早，就逛逛商场罢。自己正要进去，忽然衣服被人拖住。

杨止波用眼一看，是方又山先生。原来这位先生，虽是湖南人，却是生长在安庆的，而且也在芜湖报馆作过事。他三十多岁的人，尖尖的脸，也是一般人似的，穿上一件灰布夹袍子，戴顶灰色呢帽。因道：“原来方兄，这事实实在难得，却遇到了你。”方又山道：“我听见朋友说，你也来了。现在住在哪里？”杨止波把住址告诉他了。方又山道：“你打算到哪里去？”杨止波道：“没事，在这里溜达溜达，并不打算到哪里去。”方又山也笑道：

“我也无事。陪你走走，好不好？”

杨子波当然说好，两个人就沿了大街走，把各人到北京的遇合，各说了一番。原来方又山凭朋友介绍，现在和天津一家报馆，写北京各学校的新闻，每月有四十元的收入。他住在一家公寓里，连伙食带房子，每月十六元钱，虽不富裕，也还可过。后来杨止波将生活一谈。方又山道：“你老弟少年才华，何至于就这般小事。我路上有一位朋友，也在报馆里，而且是一个大报馆。我听说，他们那方面要人，我和你打听打听，看如何再回你的信。”杨止波道：“那就全靠我兄了。多谢多谢。”方又山道：“我也是顺便人情，多谢什么？”二人说得很投机，又绕大街，走了一个圈儿。看那半边月亮，如雪盆一样，挂在天边。阵阵晚风，扑到人身上，有点冷意。看看天气不早，就各人约了后会，告辞回家。

第四回

挤背挨胸歌台观异迹 拔来报往书馆听狂呼

杨止波得了十五元钱，这一个月，用不着发愁。但是，每天要设法子弄两条新闻，起初也觉得无从下手。因为跑各机关，自己没有一点什么名义，而且穿得很朴素，各机关都跑不进去。只好每天在邢笔峰拍电报稿子的后面，一半理想，一半新闻，这样凑上两条。不过自己觉得这样稿子，到底太空洞。后来看看两三省的公报，公文方面，倒很有点东西。虽然是小新闻，觉得若剪头去尾，倒是一条有头有尾的好新闻。这很不费事，就弄两天试试吧。果然通信社里发出去了，各报都抢着登。可是自己良心上，很过不去。这事无论邢笔峰主张如何，自己要辞了不干。虽然自己穷，但宁可借钱过日子，也无所谓。自己拿定了主意，且放下心里。至于稿件，就丢掉公报这条路子了。

有天下午，买了一部词律。自己无事，就泡了一杯茶，将一把破椅子，对窗户坐了，捧了词律高声朗诵。念了半个钟头，觉得诗兴勃发。于是放下了书，把椅子端进，就了四方桌子，把笔砚摆起，抽了一张八行，填起词来。

约有四十分钟，初步填好。放下笔，把两手扶了桌沿，对那八行念道：“十年湖海，剩软红尘里一看风雪……。”忽然外面有个人道：“好词好词，你继续望下念。”回头看时，方又山跑了进来，将帽子向床上一丢。杨止波道：“你说好词好词，你知道这词，是哪个填的？”便起身让坐。方又山道：“我对词是外行，当然不知道何人所填。”杨止波道：“是我今天买了一部词律，回家来无事，就看了一看。这又不免豪兴大发，就照谱填了一番。文章是自己的好，当然我就将词念了一遍。这个时候，你就进来了，连说好词好词。其实，我的词，还不敢见人哩。”方又山笑道：“一方面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又说不敢见人，这是什么意思？你的词，我看看，也许……”他说着话，就亲自走靠桌子边，将那张八行，捡了在手上，把词从头一念。

文人习气，尤其是中国旧文人，都有念文章的一套。方又山把词托在自己手上，低头看着，嘴里还念念有辞。念完了，他将词在桌上一放，笑道：“你打算寄到什么地方去发表？”杨止波笑道：“我还寄到什么地方去发表吗？我就自己念上了两遍，也就算了。”方又山把这阕词，

折了两折。便道：“既然是你都不愿意在哪里发表，那末，我拿去给朋友看一看，你总不至于反对吧。”杨止波道：“你尽管拿去，可是你的朋友若是批评这词，哪里不好，你得告诉我。”方又山想了一想，便道：“好的，今天在家里看书，好像无事，这看书，虽然也好，但是，你这里四壁皆空，读书的条件，差之甚远吧？我打算邀你出去洗一个澡，回头我们吃个小馆，也只用几吊钱。你看如何？”这个吊字，非如南方之所谓“吊”，这里减下去十倍，就是几百钱。杨止波道：“好，我陪你出去。不过你说读书条件太差，那我要驳你。”方又山笑道：“不用驳，你既答应出去，我说的那就根本不成立。”杨止波也就嘻嘻的笑了。

这个时候，北京说冷就冷。方又山已经穿上了皮袍，杨止波也就花了八元钱，买上一个灰布面、旧羊皮里的袍子。那张词，方又山藏在身上，两个人就戴上帽子出来。可是没有走上两步路，就见孙家姑娘迎面走了过来。她手上拿了一本外文书，卷折着用手托着。她道：“杨先生又要出去。我这里读有两句英文，有点儿不懂。我想杨先生一定英文很好吧？向你请教，这一段英文，怎样

解释？”她这样说了，就一手拿了书，一手指着，向杨止波面前送。

这当然不能拒绝，杨止波笑道：“我的英文，也不行得很。不过姑娘这样不耻下问，等我看一看，是什么句子。”照着孙玉秋手指了的地方，把句子一读，笑道：“这很容易解释。”于是他把书上的句子，照了她把手指的地方，弯着腰，也用手指着，这样解释了一遍。解释完了，问道：“还有不懂的吗？”孙玉秋笑道：“杨先生解释得很好，没有什么不懂了。”说着，她拿了书过去，把书放在下巴底下，含着微笑。她要离开，又停止了。想了一想道：“杨先生刚才读什么书，我们不懂。”杨止波道：“是读词律。”孙玉秋笑道。“词我知道。回头见！”说完，她把书拿下，笑着一转身就跑回家中去了。

杨止波同方又山也走了，走出了好远。方又山笑道：“你老弟怎样认得这位姑娘？”杨止波道：“这有什么不明白。同在一个会馆，同在一个院里，这不是容易认识吗？”方又山道：“这位姑娘很好。”杨止波道：“这倒是不可乱说的。她家就只有这个姑娘，真是掌上明珠。虽是她捧书前来请教，我们总要识大体，教了书就算完了。”杨止

波说得这样正经，方又山是一位崇拜孔子的人，也就不说笑话了。两人到澡塘里洗过了澡，也找个小馆子吃过晚饭。两人同上街来，方又山执着杨止波的手道：“我现在和你去打听打听，我说的与你找条出路的事，看情形怎么样。大概三两天有回信。你等着。”杨止波虽然把他的话没有怎样拿得稳，但他是十分热心的人，也就表示感谢一番。然后二人分手。

次日，依然上工。这时，邢笔峰出外去了。殷忧世在那里把邢笔峰的电稿誊上帐簿。看到杨止波在桌子上面撰稿，就向他笑道：“今天可以早点完工，广和楼不能不去，这里有好戏。谭富英演珠帘寨。这谭富英是小叫天的孙子，说到家学渊源，倒有这样一点。你不去看，那就算不得皮簧爱好者了。”杨止波正拿着笔，在这里赶写，听了，便停笔问道：“真的吗？”殷忧世道：“不管真与不真，广和楼天天有戏，而且戏，就是科班演，这大概是你都知道的。还有一件怪事，有一个日本人，笔名观花，是顺天时报戏剧栏的主任。他无事，常到各戏院去。你到广和楼去上一趟，要是你遇到了他，这倒很有一点儿新闻呢？”

杨止波听着，把笔放下。起身将顺天时报拿过来。翻了一翻，这天有一版副张。挺下面有两栏长，三寸宽的特别栏，上面用木刻刻着四个字：“广寒莺语”。这个题目就似通非通。在题目下有个人名，写着“观花”。他将报纸移到殷忧世面前，指着道：“就是这个人吗？这个人我知道。”殷忧世道：“自然是他。他平常穿西服，有时也穿和服。矮矮的个子，一张圆脸，嘴上留着八字胡。你一看着，准猜着是他。”杨止波道：“既然如此，我决计去。要多少钱呢？”殷忧世道：“这很便宜。若是看座儿的，给你找着好座位，戏钱给十六枚铜子，余外给看座儿的铜子四枚，这就有了。不过，从这里到肉市，路不算近。坐车子，也要十六枚。看完了戏回来，那就安步当车吧？算起来，不过两毛钱。”

杨止波听了笑着道：“这钱有限得很，我去，我去。”他说着，又回去原坐，将稿子弄起。看钟还只十一点多，赶快又写第二封信。回头再把给通信社的稿子，又凑了两条。抬头一看，屋子里空空洞洞地，都是回家吃中饭去了，看看这壁上挂的钟，也只有十二点半。心想，这就不必回会馆去了，向哪里吃午饭呢？自己在这里推敲，

把一个手伸到桌上，五指轮流着打桌子，就这样打得冬冬的响。这时，徐老翁来了。这个徐老翁，是徐度德的父亲。他穿件黑布猫皮袍子，缓缓的走进屋子里来，笑道：“杨先生你还不吃饭，一点钟了。”杨止波道：“我正有点急事，吃饭怕来不及。”徐老翁道：“你要随便都可以吃的话，这胡同口有家牛肉馆，进去吃碗牛肉汤下面，准能吃饱，还是不错。”这胡同果然有家牛肉馆，看来，屋子里很洁净。杨止波听说，就点点头，出来上牛肉馆。

这家牛肉馆，虽只有两间屋子，确是有我辈中人常常往这里跑。杨止波来到里面，将靠里一张桌子边坐了，吩咐来碗牛肉面，越快越好。右面桌子坐了一位少年，穿件蓝布长衫，里面罩上一件极厚的棉袍。桌上摆了一本外国文书，这当然是一位学生。他靠了一张两屉桌子，在桌子上面，用两手两个食指，作了鼓锤子，把这桌面当了鼓敲，嘴里还凑合着胡琴声，滴儿郎当，滴儿郎当。杨止波也没有理他，就催着道：“老板，我的面快点下吧！”那个人就插话了：“他们是撑面，没有切面省事。可是，这样才好吃。你先生若是有事，我就不说了。若是听戏，

那就不用忙。这时候去，前面三出戏，还没有完呢。若要看好戏，那在四点钟以后。”

杨止波听这人口音，好象也是安徽人，心想，在外多认识几个朋友，这也无妨，笑道：“我正是想去听戏，先生何以知道？”那人道：“我是这样猜想呵！你先生打算上那家去听？”杨止波道：“打算上广和楼。”那人将桌沿又轻轻的一拍，笑道：“德不孤，必有邻。不忙，吃完了饭，我们同道前去。我正要去上广和楼呀。”杨止波心想，倒是误打误撞，遇着这样一个同伴，便道：“先生贵姓？”那人倒是挺和气，他索兴将座位移了，在杨止波的桌子上挑着下一位坐了，笑道：“我叫宋一涵，是安徽省城里长大的，其实是湖北人。我是来考文官的，没有中。现在在一家民魂报馆写社论，每个礼拜写三篇。你先生大概也是安徽人吧？”杨止波听说，更是亲切，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

宋一涵笑道：“白天，我总是没事的，我欢迎阁下，若没有事，尽管上我家里闲谈！”宋一涵刚说了一个“家”字，觉着不对，就补充了一句：“我如今穷了，由公寓里搬了出来，在菩提庵里借住，去报馆，倒也不远。”杨止

波道：“庵里居住，那是从前考进士老爷的人常事呀！”

宋一涵笑道：“正是这样，从前毕秋帆未遇的时候，也住在庙里。”杨止波笑道：“那兄台有朝一日同毕秋帆一样，作起陕甘总督，或者两广总督来，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一面之交哩！”宋一涵听了，也就哈哈大笑。说话时，面做来了。原来是两个人都吃的是牛肉煮面。这一大碗牛肉煮的撑面很够吃。吃完了，各人算帐，只吃了一毛钱。杨止波起身，正打算伸手各人给各人的。宋一涵将手一拦道：“这种小意思，扯个什么？我们以后要常常来往。没有吃你的时候吗？”杨止波看这人，是一个少爷出身，这点儿小款，倒是不在乎。笑了一笑，就叨扰了。

两个人坐车到了前门大街。只见宋一涵在仅通一人的窄巷子里穿过，这是走便路，转眼到了肉市。这肉市，听说是明朝就有的。广和楼戏园就在此地。这要不走便道，也是一条窄巷，当然比便道宽些，大概四五个人可以并排走过。走过了这巷子，就是广和楼。又先走一条巷子，末后有一个院子；这里摆了些戏场上的东西。但是一抹拐，就是一个大尿池，臊气冲人。尿池外边，有一个卖油炸豆腐的。正面就是我们要到的戏场。门口挂

一条宽的蓝布门帘子，已经被人手扶得成了黑布门帘子了。掀帘子进去，早就是眼睛一阵黑，因为这里人多如蚁，而且戏场很老，油漆都褪了色，四围廊柱，固然是漆黑，而且顶上天棚四周，把棉纸糊起来，也是一团灰色。所以上下都黑，这从光处来的人，就觉得这里恍如夜色将临了。

杨止波到了这里，这才明白，是真正的京朝戏场，有这番气氛。仔细一看，慢慢的看出来。正面是戏台，四四方方的，向戏场上一摆，三面可以看。当然，两旁看戏的人，戏中人并不面对他们。因此，在这里三方池子，一方池子正对了戏台，两旁是小池子，那就不是正面了。这两旁往后，这叫两廊。

这里不问你坐哪里，通是一样的戏价。池子里，摆的长桌子，坐的不是椅子，是长板凳，这是一奇。这种长桌子长板凳，不是直摆对着戏台，它却是横摆。看戏的人，要是看戏，须要掉转身来，这是二奇。桌子板凳既是横摆，又不是一排桌子一排板凳，却是两排板凳，夹住一排桌子，这是三奇。两廊倒只有板凳，没有桌子，这还没有什么，就是板凳，一条高似一条，最后的一条，

有我们吃饭的桌子一般高，这是四奇。

杨止波看到这番奇迹，正想细看。宋一涵正在身后，便道：“今天格外人多，下面恐怕这坐不下，我们上楼去找一找。我那里有熟人，总可以想到法子。”杨止波想上楼去看看，也好，就跟着宋一涵上楼，由走廊子后面扶着一道梯子上楼。上楼一看，两边两层楼，是打通的，放了长板凳，一直排到靠墙。这正面也是一层楼，排着板凳。楼上楼下，全挤着人，哪里还有一点儿空。可是也有一层奇事，这里不卖女座，所以看不到女宾。杨止波一看，这恐怕看不成了。

宋一涵找到一个看座儿的，自己对那人说了几句。他点了一点头，就带着二人，向楼上距戏台的方向，约莫隔三丈多路的地方，走人堆里，板凳缝里，钻了过去。正好戏台上两根柱子，闪开在另一边。这是老戏台才有的。戏台前面，照例有两根柱子的。你看戏若是碰着这柱子的话，这也有一个名词，叫做“吃柱子”。凡遇着“吃柱子”的地方，你与看座儿的说明，就得少给看座儿的钱了。看座儿的将他们引到了，他和那看戏的说明，这就看见几个人一移，果然空出两个人的地位。宋一涵也

不说什么，就在身上掏出两吊票两张，交与看座儿的。看座儿一点头将手接着，就走了。宋一涵杨止波就坐上板凳看戏。

杨止波到这戏馆子里来，真的，件件都透着希奇。先看戏台上，当然是四下里都是变着灰色。虽然是雕花的周围，现在都看不清楚了，罗鼓场面，在戏台里面摆着，一点遮盖也没有。戏倒真好，戏台上两个小孩，不过十四、五岁，唱起“武家坡”，真是扮演得维妙维肖。听戏的人就大声喊“好”。正在这时，人丛里飞起手巾把子来，丢起有两丈来高，落的地方，那边有人接，真是百不失一。楼上也照样有手巾把子，向听戏的递了过来。那个拿着一大卷手巾的人，也在那一大卷手巾之中，分开了一条，递给了宋一涵。他接也不接，只是摇头。杨止波看旁边邻座上一个人，正拿手巾在擦脸，他看那手巾，简直像抹布，自然他也不要了。

看了一会儿戏，忽然这宋一涵站起身来，向杨止波笑道：“你同我走，我带你去。”杨止波听了这活，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他已经起身要走，只得离座跟着他。他出了这广和戏台，也不出去，就走那尿池子边上，转

上了旁边一道窄巷。杨止波道：“你带我到什么地方去？”宋一涵笑道：“我带你去看一看外国记者。”杨止波道：“那一定是观花。我也久闻其名。”宋一涵笑道：“对的。我刚才看到他在池子里转了这么一转，就出去了。他来了，不能马上就走，总要到后台去，在这些小孩子面前，露上一露。后台，照理外国人不能随便去的。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我们政府见到日本人都害怕。那末，他就随便去好了。再说一群小孩子，见着日本人，怎么样呢？大人对小孩子说了，不可惹他。你去，只是看一看，看后也不说什么，就走好了。”

杨止波听了他的话，觉得日本人是无孔不钻，他在梨园行里，也充起大爷来了。自己没有作声，跟着他走了一截巷子，就到后面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院子两边，几间屋子，果然堆了箱子和三个梳头的桌子，这就是后台。有一个孩子，正对了桌上的镜子，浓浓的抹粉，在那里梳妆。不过看这张桌子，老得桌面上连漆也没有了，底下也没有了抽屉，就只见三个窟窿。桌子上面，堆着碗和盒子罐子，这都是化妆品，这里往西，又是一排房屋，这是真正的后台，在院子里看到，好多穿了长靠，还插

了令旗的小孩子，在那边跑来跑去。罗鼓响声，站在这里听得清清楚楚。

这就看到一位穿西装的人，而且外面罩了十字呢的大衣。他走起路来，摇摆不定，嘴上养了一撮胡子，又是一个短小的个儿。这一猜就会猜中，这就是观花。他走出来，两个小孩儿跟在左右，有送客的模样。那人说道：“好！不用送了。你们的这路戏，在报上，我还要捧捧的，但是，不能够，呵！白捧的不好。”旁边屋里走出来一个老年人，对观花一鞠躬，答道：“自然，他们也当孝敬先生。”这位观花先生，虽说的是官话，可是话里有好多不自然的地方。他对于这个老年人，随便一点头道：“那样就好。”说着，就走出去了。两个小孩送到院子靠墙，就不送了，齐齐的向他一个很深的鞠躬。这观花似乎点头的样子，对他们说声再见，便走了。

杨止波等他们都离开了院子，便道：“行了，我已经看到了。我们去听听‘珠帘寨’吧？”宋一涵对他这话，也觉得话里有话，也就一笑。两个人到楼上，找到以前的位子，依然坐下看戏。这时正是“珠帘寨”上场，二人对唱工做派方面，都觉得很好。这出完了，就唱最后

压轴子戏，名字叫“捉拿康小八”。这时天气近晚，他们也装上了电灯，就点了灯唱。可是，电力不足，绿豆似的灯光，这如何能在戏台上派用场？况且“捉拿康小八”，真碰真跳，非要电灯光线充足不成。所以，他们对电灯公司说好了，垂了几盏特别亮的灯，在台四周亮起。那个时候的电灯有时不来火，那就有灯也没法子亮起。可是，戏总归是要唱的，没有了电灯，那总要想法子使这台上亮起来。恰好这日演“捉拿康小八”，正在有劲的时候，这由绳子垂下来的四个电灯泡，通同一下全黑了。这台柱子台栏杆本来有点儿黑，再电灯一息，台下看台上，就是几个黑影子，在暗里头打，读者，你想这是什么滋味呢？

好在后台，有这项预备。这就过来四个人，在上场门的地方，靠地面上，放着有两、三尺长的香，这香，是十个一捆。于是各人抢着一把香。旁边又有个人，立刻在身上，掏出火柴来。擦着几根火柴，就弯腰把香捆点着。所以四个人，一人举了一根火把，由上下场门出去。出去以后，四人便在台上四角站定，把香捆高高举起。虽然这香捆发起亮来，没有电灯这样亮，比黑漆漆

的地火，那就好得多了。这就有人问了，我们看戏人，怎么能看到后台呢？自然，这是事后打听出来的。当时，宋一涵扯了杨止波一下衣服，说着：“走罢，一会的戏散了，人挤着走，要走不好，会弄一身的泥。”杨止波看着台上，几个戏子在香奁子光里面舞。也没有好大趣味，既然叫走，也就跟着出来了。

杨止波这天看过了戏，觉得戏果然真好，可是戏馆里的设备，退回去好几十年，到那里去看戏，也是一得一失呵！这么回忆了两天，有时还自己会好笑起来。这日是第三日，吃饭方毕，自己正要戴上帽子出去，却是方又出来了。他在院子里，就把呢帽拿在手上。走进门来，就拿手连拱了几下，笑道：“有个好消息。你那阕词，送给我那几位朋友看过了，都说很好。”杨止波道：“若是为此，你老哥就值不得道贺的了。漫说我的词，不足登大雅之堂。就是很好，词有什么可贵的？让两个填词大家看了，说声好，让朱笔圈上两圈，如此而已。”方又山放下帽子在桌上，看到茶壶里有热茶，桌上又有空杯子，这就斟上一杯，端起来一仰脖子喝了，手上拿着空杯子，脸还没有减去笑容。

杨止波站在桌子旁边，对他那分笑容倒有些不解，只管对他望着。方又山这才放下了杯子，笑道：“我这朋友吴问禅先生，你大概知道这个人吧？”杨止波点点头道：“不错，我知道他。现在不是在北京大学念书吗？此人颇喜欢填词。”方又山两手一拍道：“这就是了。他不但在北京大学念书，还是一位真正的新闻记者。现在警世报当编辑。这警世报是数一数二的报纸，你老弟大概知道。”杨止波笑道：“你这话，我明白了，是不是拿到警世报上去登一登。”方又山摇头道：“不是不是，那有什么喜可贺。这吴问禅正要找一个编辑助手，他知道你老弟在芜湖干过日报，他就问老弟干不干。我说他现在有事，不过都是干这一行的，问禅若请他，包他必来。问禅说，那就很好。至于你现在的事，毫无冲突，可以不辞。老弟，你这白得一笔收入，这不是可喜吗？”

杨止波拱拱手道：“多谢你老哥关照。不过这事靠得住吗？”方又山正色道：“这岂能开玩笑。今天晚上，你去见一见他，彼此谈谈。我包你一去，必然水乳交融。因为这是他请你，你老弟只要说得来，钱也不在乎，这还有什么不成？”杨止波听他话的，倒也十分可感。又拱

手道：“多谢多谢。我去见他，以什么地方合宜哩？”方又山道：“晚上当然是报社里了，九点钟左右吧？”杨止波点点头，心中暗想，这事若得成功，钱当然多挣一点，那倒不十分要紧，此次我由芜湖动身，把那里正式的事情辞掉，跑到北京来，虽说有事，但尚未找到一个正式工作，似乎我这个人还是无能为，心里有这么样的想法，便答应道：“既然你老哥这样说了，我今天准去吧？”方又山又谈了一些话，知道下午杨止波还有工作，就告辞走了。

到了晚上九点钟，是找吴问禅的时间到了，一人就向警世报慢慢走去。这警世报在南新华街附近。那个时候，和平门没有开，向北是一堵城墙，城墙下是铁路。因之这街上来往的人很少，到了晚上，简直只有两三个人走路。一人走到警世报门口。门口挂了很大的招牌，进门是五间客厅，打通了作营业室。靠左，立一方柜台，柜台里有一个胖子，尖尖的脸，面皮很红。身上穿了老毛皮袍子，口里衔着长杆子旱烟袋，坐在一张长方桌边，有气无力吸那旱烟袋。柜台外边，好几条长板凳。此外，并没有什么。杨止波走近柜台同那人点了一个头，问吴

问禅先生在里头没有？

那人把口里烟袋拿出，将杨止波周身看了一下。问道：“足下是姓杨吗？”杨止波道：“是的，我叫杨止波。”那人道：“不错，刚才吴先生留了话，说是若是姓杨的来找他的话，他在编辑部里等候，你进去罢。”杨止波道：“这里我没有来过，要人引一引吧？”这人听了此话，才站起来，拿了他那根旱烟袋，朝玻璃门外一指道：“这用不着人引，走此地往后一拐，看门上挂了编辑部的牌子，那就是。”杨止波就推玻璃门前去。一进去，是个四合院，左右四间房全堆着是纸。院子里堆下了机器裁纸刀，和一些机器的零件。这里是以东方为大边的，朝东走，有五间屋子，全成了排字房。靠右两间房，放了三部平版机，有一架还是极小的机器。因为这个时候，北京只有一部卷筒机，是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用的，以外尽是对开平版机，这就可以想到北京报纸的销路，是如何不振了。走这里有一条小巷，穿过小巷，又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靠北三间北屋，门口果然挂了编辑部的牌子，这就是会人的地方了。

这我们要说这位吴问禅了。他因这报馆的总编辑，被

官方捉住监禁了，算来还要四五个月才能释放。在这个期间，警世报就安排了吴问禅代理。这吴问禅的年纪，只有二十二岁，所以他又在北京大学念书。他是长长的一个面孔，穿一套西装。这天，他邀了两个帮忙的人，在宾宴春吃晚饭。这时，宾宴春开在骡马市路北。南方人喜欢在这地方吃饭。而且还很便宜。帮忙的一个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叫做余维世，是个小胖子，朋友叫他为小余。一个孙通璧，圆脸，很大的一副个儿，他在司法讲习所念书。姓余的在这里编一些短条新闻，姓孙的翻译点作品。吃了饭回报馆，看看时间还早，吴问禅笑道：“现在九点钟还没有到，我们还来一会儿小扑克吧。”这余、孙两位，全是年轻人，都是好玩的，吴问禅一说，都说一声来，就在一张写字台，也是编辑桌上，把扑克摊开来，三个人把椅子搬着坐了，围了桌子把扑克打起来。打了约十分钟，只听得一位在编辑部做杂事的人，隔了窗户说道：“总理回来了。”这三位打扑克的人，彼此看了看。吴问禅轻轻的道：“我们收起来，不要打了。”于是三个人赶快把扑克收起。

过了十几分钟，杨止波来到门外。看到干杂务的人，

由门里出来，便道：“问禅先生在编辑部里吗？我叫杨止波，是吴先生叫我来的。”干杂务的便将编辑部的门扯开，点头道：“在里面，请罢。”杨止波进了门，看到这里正中屋子里，有一张长桌子，照直一摆，把这间屋子分去了一大半。桌上有蓝布蒙了桌面，上面摆着许多字纸，红墨水瓶子，浆糊碗，还有一大抱毛笔。左边有许多床，右边又是一间编辑室，朝下，摆了一张写字台，夹了写字台，面对面的，摆了两把椅子。余外一张床几把椅子，这屋子里也就完了，杨止波虽没有进过大报馆，但是在上海申报、新闻报外面，却是经过了不知多少次，那四五层的大楼，应该不是这样简单呵！

吴问禅看到杨止波进来，就出来一握手。便道：“我是吴问禅，杨先生在上海，我也常听见说，今天在北京遇到，这就很好吗。请到里边屋子里坐，我还有两位朋友，要介绍介绍。”杨止波当然随了他进屋，吴问禅就把余维世、孙通璧二人介绍一番，杨止波靠下方椅子上坐了。顺便看这桌子，通信社来的稿子，一家一家的叠着，堆得很厚，看起来足有三四十份。屋子里面，有两个订报的架子，有十几份报，在架子上挂着。杨止波道：“这晚

晌，正是吴先生办公的时候，我也不必在这里多打搅了。今日正午，方又山带到的口信，说是吴先生在这时候叫我来，有话谈谈。”吴问禅坐在对面，说道：“是的。现在我这里缺少一位助手，就是编编短条子新闻，还有看大样。短条子新闻，本来余先生在编，可是余先生在念书，看起来也不能久编。杨先生怎么样，可以帮忙吗？”杨止波道：“吴先生找我，当然十分看得起我。我帮忙是可以的。不过看大样，这事我能够担任吗？吴问禅笑道：“这也没有什么，照葫芦画样好了。”

正这样说着，只见外边门闪开，进来一位四十上下的人。他穿了一件灰哔叽面皮袍子，罩了一件花青缎子背心。背心上面三个袋，在扣绊缝里垂了一截金练子，下半截，垂在这上面口袋里。这是当年阔人的打扮，口袋里藏着金表。他胖胖的一个脸，嘴上留一点小胡子圈儿，鼻头上架着一方大框眼镜。这在当年，很像一位总长的派头。那位管杂务的人正在外屋子里泡茶，又插嘴道：“总理来了。”这样轻轻的一声报道，立时这编辑部，又是一番情形，左边房里，那床上本来有人，而且说着话，几个人哈哈的笑着。这时起，就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右边

屋子就是杨止波坐谈的地方，这就各人都默然。那人进了这间房，吴问禅道：“这是我们报馆里总经理，康松轩先生。这就是我昨日和总理提起的杨止波先生。”杨止波同他深深的一点头。

康松轩道：“请坐吗。”他手上拿了根雪茄，把烟向空处弹了一弹灰。大家坐下。他坐着挨紧吴问禅，问道：“要对杨先生说的话，你都已谈过了吗？”吴问禅道：“谈过了。杨先生表示很好，愿意帮我们的忙，我们还没有谈到待遇。杨先生也是一个能手，在芜湖当过总编辑，在我们这里看大样，是绰有余裕。”康松轩听到说没有说什么待遇，止波就答应帮忙，而且他也是当过总编辑的人，愿意来看大样，这都很好，便道：“那很好，吴先生作诗填词，那也是他拿手好戏，听说杨先生填词也很好，两人在一块儿办事，那更是气味相投了。”杨止波道：“那不敢当，我在二君手底下，见习见习吧。但不知道那天来上工呢？”吴问禅笑道：“杨先生肯来，就越快越好。”康松轩将雪茄送到嘴里去叭了两口，点头道：“是呀，越快越好。”杨止波道：“晚上我也没事，就明天来吧？”

康吴二位都说那很好，随便说了几句话，康松轩道：“杨

先生坐一会，我还要出去一趟，少陪了。”杨止波立刻说请便请便。康松轩早已起身，就推门出去。这余孙二位虽然也说了几句话，那都是不关重要的事。直等这位总理走了，吴问禅笑道：“我们虽是文化团体，但是这里很多人，还过着各部那一套，叫一声总理来了，总理走了，还是很吃香。”于是余孙二位都哈哈大笑。杨止波道：“我想这事，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余孙二人听说，更是一阵大笑，杨止波不懂这话，为什么又惹起二位大笑。吴问禅看到了，恐怕引起杨止波的误会，就把刚才打扑克的事，轻轻地说了一番，杨止波也听得好笑。就在这时，有个排字的学生，隔了玻璃窗户，高声叫道：“总理走了，我要唱了。杨延辉，坐宫院……”这一唱，编辑部里就哄堂大笑起来。

第五回

见习夜深归依门惜别 成功天半晓购菊还居

这一阵大笑，连杨止波也嘻嘻的微笑着。吴问禅道：“本来这事，也没什么可笑。他们把经理的行踪，故意弄得神奇，说起总理来了，就有害怕的样子，总理走了，就很欢喜，弄得奇形怪状，大家都神经紧张。”余维世笑道，“这是你说的，弄得大家都神经紧张，自然你也在内呀！”吴问禅笑道：“自然我也在内，你想我们在这里打扑克，他遇见了，究竟不太好吧？不要谈这事吧，趁现在杨先生在这里，我们先编一点儿稿子，杨先生看看，明天来了也好熟悉一点。”杨止波道：“这很好，我自到北京来，此地报馆编稿子，怎样弄法，我还没有见过呢。”孙通璧道：“那我就先走了，我的路多。”吴问禅和他是熟朋友，走就走了，也没谁留他。于是他和余维世分坐在写字台的两边。这个时候，很少电灯的桌灯，桌上临空悬着一盏带罩子的吊灯。吴问禅把几十本通信社的稿子，齐齐的比了一下，就掀开通信社的稿子纸来，面上是通信社的社名，第一页大半是内阁问题。虽然内阁没有什么问题，这好像表示通信社的消息灵通一点，总得凑上这么

一段。自然也有不载内阁问题的，但这第一条新闻消息，总是比较重要的。吴问禅当时把它剪下来，放在一旁，当然不是恰好一张纸，有的一张半纸，或两张半纸。桌上有一碗浆糊的，里面还搁了两枝粗笔。这就把稿子剪下来，取过浆糊笔把它粘成一块了。

杨止波取了一把椅子，放在写字台横头坐着，当时看了，就笑着问道：“这里都是新闻通信社的稿子吗？”吴问禅叹了一口气，把通信社的稿子，摆在原处，将浆糊笔向浆糊碗里放下。将手拿了两个信封，里面都齐齐的放了稿子，他将两个信封颠了一下，说道：“我们有特别稿子呀，这里两封信全是呀！这第一封信，是你老兄天天共事的那位邢笔峰。这里面四五天有这么一条两条新闻，文字倒也清通。

第二封是程小坡，可以说全没有新闻。全是总统府的辕门抄。辕门抄当然也有新闻价值。可是他抄的就是几点几分，某人到总统府，余外全是乱猜，猜的还不对题，而且文字也不好。听到我们给二位的钱，还是不少。我曾和经理提过，换二位给我们送消息的人，好不好？但是他说，给我们送消息的很好呢。这里头有什么秘密，

这个我们丝毫不知。”说着，把信放下，又叹了一口气。

杨止波听到这话，不好作声，自己只好笑笑。余维世笑道：“你分稿子，快一点吧，我明天早上还有课呢。”吴问禅道：“好，我分稿子。杨先生看我分稿，有不解的地方，只管问我。他说着又把桌上通信社的稿子来分，分了大概有七八门，什么边防，什么安徽地方弄民治，什么学潮又酝酿再起等等，这一门摆一起，此外剩下来的，多半是一条一条的短稿子，大概有二三十条，这又搁一起。因为这通信社的稿子，可用的大概就只有六七家，其余不可用的稿子，简直这剪刀未到稿子上去试试，就原封的摆在旁边。倒是外国四五个通信社里的稿子，他都没有丢掉，摆齐了，放在面前，留到最后再来安排。

杨止波看他面前中国通信社的稿子，大概都分完了。不用的堆在桌子角上。这里有五封通信社稿子，一律都是白报纸，是外国通信社的，不像中国通信社用的全是油光纸。吴问禅把这些稿子堆着面前，那把剪稿子的剪刀往上面压着，自己伸了个懒腰，笑道：“我暂时休息一会。”杨止波指着把剪刀压着通信社的稿子道：“这外国通信社的稿子，等会儿再分，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吴

问禅道：“大概外国通信社的稿子，十之五六，全可以用的。不像中国通信社的稿子，十成之二三，还是仿佛可以用。不过，这里面虽有好多稿子不能用，不过也要预备着，那就怕新闻不够，这些勉强可用的稿子都丢掉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有好多稿子，还得留起来，不够，再把这些稿子添上。至于外国通信社的稿子，我们得用我们的眼睛细细一瞧，有好多新闻充满了别有作用的。不可糊涂乱用。譬如电通社这是日本人办的，那真要小心一二呵！”

杨止波点点头道：“这话很有理。像警世报外国人都知道这个报，要是不能登的东西，不加审别登了，那当然人家会根据这个报作为借口的。”吴问禅道：“所以，就是请人来帮忙，那还得相当慎重。”余维世道：“你就不必休息了吧？把这些通信社的稿子分完了，我先好动手呀！”吴问禅一笑，把剪刀拿起，把通信社稿子一阵剪了，剪完了，就拿浆糊笔将两下都只剪了一半的稿子粘起。其余不要的稿子，当然向桌下字纸篓里一丢，向杨止波道：“我这里就要编了，这是北京的编法，足下看看，我们和内地，有什么不同？”他说着，将那零碎短稿子，

就一齐送到桌对面余先生面前。自己也就把学潮问题一齐归拢，放到自己面前。然后把一瓶红墨水移了过来，拨开抽屉，里面找出了一枝红笔，手里拿着，将红墨水瓶打开，将笔蘸了红墨水，左手将稿子摊开，就把什么“通信社消息”一笔勾消。

杨止波笑道：“我这就有一个疑问，要请教先生了。人家送了稿子来，听说还是真奉送的。怎么用起稿子来，开头几个字，什么‘通信社消息’就一笔给它搭个干净。消息要用人家的，至于人家的招牌，就勾消了。通信社里人就答应吗？就算答应，这消息或者是有问题的，将来发生了麻烦，找不找这个通信社呢？”这又问起吴问禅的趣味，把红墨水笔放下，两手扶着桌子，把腰杆一挺，笑道：“你这话，问得在道理上。本来通信社几个字，是不应该勾消的。可是所有京城里的报馆，家家全是一样办，把通信社勾消，这就我们不必作什么例外了。说到各通信社，这样做，它主人能同意吗？当然是不同意的。但是不同意，你能怎样？至多你是不送稿子，这太无所谓，你不送就不送吧？这里通信社的稿子，还有三十几份呢。至于这消息有问题，那通信社也逃不了它的

责任，若是那一报馆要封门，那通信社一定也要封闭，这都是一样的。”

杨止波道：“这样一说，那开通信社的人，未免太冤了。”吴问禅道：“我们看来，他开通讯社的人，似乎很冤了。可是他们在外边找外快的时候，人家要说，开报馆的人，一点混不到，那人家又说我们太冤了。”

接着吴问禅又向杨止波谈了很多关于发稿做题目等等编辑工作的事情。不知不觉谈到十点过半，杨止波便道：“要问的地方，当然还有。不过我今天晚上来，没有预备今晚回去得很晚，我现在就告辞。明晚我来上工，吴先生看看我什么时候来？”吴问禅站了起来，就道：“既是这样说，我也不留你。每天晚上，你上工的时候，很晚很晚。总要到两三点钟看样子，有时，四五点钟，也未可料。明天十二点钟来，也不嫌晚。可是你早来，我们坐谈一会，也是很好的？”杨止波道：“我明天至迟这个时候来到报馆。”吴问禅道：“好，我有两件事，应当说一说。其一，你的薪水，只能够三十元，这是我们总经理定的，似乎……”杨止波将手摇着道：“我只要我们在一处，薪水多少，不成问题。”吴问禅点头道：“这很

好。还有一说，这里看大样，总要天亮才能还家，上半夜，要睡一会子才好，我看搬到报馆来睡，方便一点。对面屋子，可以挪开一张床，你的意思怎样？”杨止波道：“好的，明天晚上再说。”那余维世也站了起来，笑道：“你明天早点来，我们大家可以谈谈呀！”杨止波说好，就与他两人点头而别。

杨止波走到编辑部外面，留神看了一眼，这里仍旧是个四合院，院子很大。对过几间房子，是这里几个工友住着。有一间特别大的厨房，里面正烧着煤火，其势熊熊。这靠东五间大房子，外面还带着走廊，这是报馆的正屋。但是这五间住的屋子，是总经理睡的所在，只看见里面灯火通亮，别的没有看见。在这里有一位少年的女用人，正两手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大概是煨的汤，由厨房里出来，这么慢慢的向东屋走。这总经理住的屋子似乎也不同平常了。出了这重院子，就到了前面，这时候，排字房正紧张着排字，就一个人悄悄地走了出来。

这时，南新华街行人稀少。一人走上了前孙公园，一步一步的走回会馆。会馆已关上了门，叫开了门，自己

没有带火柴，在黑暗地里摸上了房间，自己正在暗中摸索，打算摸到火柴。忽然房门外，灯光一亮。有人道：“杨先生刚回来呀！房间里没有灯火，黑黝黝地怎样过呀！我这里有灯，我给你拿着灯火来了。”这正是孙玉秋的声音，杨止波便道：“多谢多谢，我正在这里摸索着灯火呢。姑娘送了灯火来，这正是好得很呵！”他借了灯光，看到了屋子里的罩子灯在桌上，便打算将灯拿到外面来接火。孙玉秋道：“我这里有一盒火柴，杨先生拿去用，不用还我。”她也拿着一盏罩子灯，走到房门口，便不进来，手上拿了一盒火柴，临空只管摇着。杨止波立刻将火柴接过来，把灯点着，放在桌上。

可是这个时候，那孙玉秋还不曾走，笑着把前面的刘海发，摸了一摸。笑道：“你这炉子里有火吗？”原来这时，普通人家，都是用白泥炉子拢火的。白泥炉子约有二尺高，周围像钵子那么粗细，外面用铁皮四脚支架着。这还是很便宜，也不过一块钱一个。杨止波也办了一个，叫长班拢起，出去的时候，就将铁盖子将炉子口盖上，若是出去只有两三个钟头，回来一掀铁盖子，依然火势很旺。杨止波这就把炉子盖一掀，笑道：“火势还很红，

多谢姑娘关照。”孙玉秋道：“今天我父母又出去了，一个人坐在屋子里闷得很。站着在门口谈谈，这多么好呵！”杨止波本来要请姑娘进来坐坐，这听到说她父母不在家，反而不好开口，便道：“我不晓得你父母不在家，不然，我早回来就是。”

孙玉秋把那盏灯，放在窗户台上，笑道：“我想杨先生到新世界去玩了一会吧？”她说着这话，自己把衣服下摆牵了一牵，将身子靠定了门框，杨止波自然不便坐，只好一手把桌沿支着，笑道：“那倒不是，我到警世报去坐了一会，因为这里面很多的事，我都不知道，就在那边看了一看，有的，还问上一问，倒是见习了不少。”孙玉秋道：“你的学问就很不错啦，还用得着甚么见习吗？”杨止波道：“这个话不然啦。漫说我不懂什么，就是懂得很多，我们还要见习。世界上的知识，真是无穷无尽，我们一个人，所知道的，那不过是九牛之一毛。人家说得好，做到老，学到老。”孙玉秋笑道：“这是我说错了。杨先生学报馆里的东西，将来有一天好用呵！”杨止波笑道：“岂但我将来要用，明天晚上，我就要用。”孙玉秋道：“这就要用吗？学了些什么呢？”

杨止波对于女人，尤其是这位孙小姐，却不肯辜负了人家一问。屋外面虽很凉，那孙姑娘却不愿走，非把这话听完不可。因之杨止波就把警世报的经过，说了个大概。孙玉秋道：“那倒恭喜杨先生，警世报是北京一家大报。每晚上看大样，什么时候完事呢？”杨止波道：“恰是和我们勤快人打个对照，要五点钟才能完事。”孙玉秋道：“哎呀！这样迟，天天那晚回到会馆里来，这里长班肯干吗？”杨止波道：“所以，不能在你会馆里借住了，明晚上，或者就搬上报馆去住了。我倒忘了，在这里很蒙姑娘照顾，我是十分感谢了。”口里说着这话，就把两手捧了一捧。

这位孙姑娘，倒没有想到，他明天就搬起走，便喊出了一个“哦”字，恰好她家里有钟，刚刚敲过了十一点，便道：“我妈大概快回来了，明天再说罢！”杨止波道：“外面很凉，小姐请便。”这时，孙玉秋拿着那盏罩子灯，将地上照着，把头低着看地。她将灯照到自己房门口，拉开了门，放下了灯。自己却回身转来，又开着门对这里望上了一望，见杨止波依然在房门口望着，便道：“我回家了，你……”她自己想着，这话也许不对，他站在门

口，也许是望前头院子的。因之那句话，没有说完。杨止波倒没有什么猜想，便道：“我怕晚上的路，你走得会跌倒，孙姑娘回去了，那很好。明天见了。”孙玉秋还深深的点了一个头，说声明天见。

杨止波次日到邢家去，心里想着，自己到警世报的事，还是就说出来呢，还是过两天再说呢？想了一想，还是过两天说出来为妥。也许今天试一天，那位康松轩说我干得不好，把我辞了，那也是没有准的事啦。这样想了，自己就没有把上警世报的话说出来。下午所办的事，到三点半钟就把事做完了，自己想着今天晚上要熬夜，留点精神，晚上再用吧，现在回去，睡上一觉为妥。自己这样打定了主意，果真回去，扯了被条，横身睡了。可是想到今晚上有事，总是睡不着。自己就爬起来，到门口去望街吧，反正这也是休息。

北方的天气，这时已到初冬的时候，雨是不会下的，下雪，斜日微明，炊烟漫起，对门有一座小红楼，照着这斜阳，有些冬季枯树，只觉寒风瑟瑟，却没有下雪的意思。杨止波站在大门口，把两只衫袖互相筒起来，对这太阳只管望着。忽然那孙家姑娘也来到门外，她身上

也穿了棉袍子。她笑道：“天气还不是死冷，把袍子这样筒起来，不大好看。”杨止波笑道：“这是偶尔为之，再说我是南方人，北方天气，还不曾过惯，有点冷，便不留意，就缩手缩脚起来。”他说着，便将两手撒开。孙玉秋走到大门旁边对杨止波望着，便道：“你要叫车子吗？”杨止波摇头道：“我不到哪里去，不喊车子。”

孙玉秋看了他笑上一笑，问道：“杨先生不是要拎铺盖上报馆去吗？”杨止波道：“我想不忙，我熬个两三夜，也属无妨。由报馆一早回来就睡，睡到十点钟，再去上工，也是一样。孙玉秋听着，又笑了一笑。她忽然想到杨止波的话，十点钟还要上工，便问道：“十点钟就要上工吗？那你没有休息呵！”杨止波笑道：“这不算什么，我家里还要我寄钱去用，我没有老子，有一群弟妹，当为他们卖一点力罢。”这几句话，孙玉秋听着，就觉得非常的对劲，点头道：“王先生和我父亲谈话，也提到过，这事我父亲非常同情。那一天无事，我介绍你和我父亲谈谈。”杨止波道：“那很好，同老前辈周旋，可以长长见识。”

这时，天气容易黑的，他们谈过几句话，就天黑了。

孙玉秋还想谈话，可是她妈在里面叫。她也许把时间忘记了，便道：“杨先生，回头见。”先进后院去了。杨止波想：“回头见”，那不能够吧？夜幕张了，街上路灯已经亮了，杨止波也就回去。在屋子里吃过了晚饭，自己先睡一觉。醒过来，快十点钟，屋子里收拾一遍，自己就走到警世报馆里来，正好吴余二人已经在编稿。吴问禅道：“足下倒是信人，说十点钟来，果然准时。”杨止波道：“我在家里，反正无事，到这里来见习见习，这并不坏呀。”说着，自己端了一把椅子，放在桌子横头。

他们编稿，也就是昨天那种形式。到了十一点半钟，余维世的短条稿子，已经编齐。就把一件马褂加上，在衣架上取下帽子，就往头上一盖。吴问禅放下手上的红笔，望着房门口，余先生所站的那个地方，问道：“阁下就要走？”余维世道：“你看我回去有多少路，这里到沙滩，坐车子要一毛多钱，来去两趟，我就去三毛。这里的薪水，是三十元，再要花点零碎，一元钱就花一个干净。这一天就白来了。我早点走，就不坐车，到宿舍也许不到一点钟。”吴问禅笑道：“坐车子算我的好了。”余维世道：“天天坐车子要阁下出钱，我还成人吗？杨先生，

你明天六点钟来，我请你吃小馆子。”他话说到此，就到外间屋里，推门走了。

吴问禅也没有说什么，又提起笔来编稿子。大概编到两三条，那排字房徒弟就来拿稿子的。等到两点钟打过，却见这里杂务，送了一张白的油光纸进来。拿来一看，却是一张铅印的命令。杨止波放下了这张命令，向吴问禅道：“这命令全是三号字印的吗？”吴问禅道：“这命令是印铸局送来的。送来的，还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的，等印铸局全印完了，才叫他们送上各家。这大概要一元多钱，订阅这路命令。另外是一种特别的，印铸局等命令全来齐了，就立刻付印，印了百十来份，马上就送。订阅这种命令的，那须要加倍给钱。至于总统府给各人的命令，那是大字写的了。”

杨止波道：“送命令的手续，大概就是这样，可是都是这晚上送吗？”吴问禅将稿子编齐了，把红笔一丢，笑道：“不，你大概见过，上午也有送的，下午也有送的，自然，深夜也有送的。越是重要命令，下午深夜送的，那还要占多数。所以看大样的人，于命令方面，都要会发才可以的。平常的命令，这报上有命令栏，把这张命

令纸，交给排字房，这就完了。这叫谁人来发也可以。可是遇到什么特别的東西，看大样的，也不能作主的，那怕天亮，那总要叫总编辑来商量商量。比如改组内阁，发表各省的疆吏。也许大样上登着这项消息，满盘大错，那岂能不管。你这懂了吧？”

杨止波点点头，笑道：“我这明白了。可是你老兄，天天晚上要回去，要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呢？”吴问禅笑道：“关于这样的事，若是碰在你手，你老兄还不会办吗？我也不天天回去，这里不是有一张床吗？”说着，用手对里边床上一指。杨止波道：“若是你老兄在这儿，当然好办。要是你老兄不在这儿，那一纸命令，我勉强也可发下去。可是这里面要是含有问题，怕我弄不清楚，我心里会老是一个疙瘩。”吴问禅笑道：“这个不至于，大着胆子望前干吧！”他说着，就把命令发了，回头他将那自己开的题目单子，条条记上号码。譬如内阁是第一条，题目下面，注上个“一”字，学潮是第二条，题目下面，注上个“二”字。后是短条新闻，也注上了字，这就把新闻编完了。

杨止波看到他编完了稿子，这就站起来道：“老兄这时

要回去吗？”吴问禅笑道：“我今天不回去，今天晚上，帮兄一点忙。”杨止波道：“这就很好，你现在睡一会儿，回头我有不懂之处，我再来叫醒你。”吴问禅也起身先看了一会儿，见钟已快要敲三点，笑着摇摇头道：“我不睡了，一会儿大样就要到。这里我还要告诉你。我们这里是排双版，两份机器印。现在我们这里，买不上卷筒机，只好两份机器凑合了。不过我们这里机器，比较印得快，一点钟可以印一千多份，两部机器印，就是两千多份。大概有个三四个钟头，我们可以印完。再要多，又要排一副版，那简直一个人看不过来了。”

杨止波听到说两版，就觉得工作要加倍。就把两只衣袖放在桌上，朝上一缩。走了一步，面对着吴问禅道：“哎呀！这两版新闻，就是看报，也很要看一会，一个人看大样，恐怕会力不胜任吧！”吴问禅道：“这也无所谓，共总要不了两个钟头。而且排字房里，总把有短栏的一版先拼，这就先看，后头来了长栏的，再看那一版。大约总在齐稿子后一个半钟头，就一齐来了，所以没有什么大事故，六点钟就付印了。今天晚上，我不走，就是看一看，我定的时间如何。”杨止波道：“我看书，倒也

不慢，只是这大样，我还没有试过。”吴问禅道：“你看书不慢，那就更没有问题。”他正说到此处，那个杂务引了一个短衣人进来。那短衣人手里提着一个提盒子。他把提盒子放在地上，把盖子打开，却是两碗带汤的笋丝面。

那短衣人将两碗面摆在桌上，又在提盒里拿出两双筷子，分别摆在碗附近，他就提了盒子和那杂务同走出去。吴问禅道：“吃面吃面，吃了好作事。”杨止波和吴问禅在桌子两面坐下。杨止波提起筷子，将面拨了一下，问道：“这大概是我兄自备的了。”吴问禅吃着面道：“这太不算什么。我想当总编辑的人，一人单枪匹马，干到快天亮才可以完事，这肚子里总有点儿空空吧？北京报纸，多数是不办消夜的，这有点令人吃不消。所以我在这里，叫这位杂务叫一碗面来吃。”说着，带了一种淡笑，望了杨止波。杨止波立刻扯开来道：“这面消夜，很好。记得我在芜湖的时候，也是夜里挑担子卖面的，从门口经过，我就花十枚铜子下一碗面，切六枚铜子的酱牛肉，这就吃得很好。”吴问禅也就哈哈一笑。

面吃过，大样来了一版，这就是有短栏新闻的。杨止

波这就坐下来，将红笔蘸了红墨水，对着新闻稿子校对起来。关于校对一样事，大概不是干印刷有关系的人，大半不懂，其实这事也极其简单，不外将文里的错误，将笔给它引出来，用笔改正。杨止波将这版新闻看了，约莫二十分钟的时间，也就看完。那同样的一版，更用不着许多时间。这张看完了，接着那一版也跟着送来，一齐对完了，果然也不过一个半钟点。吴问禅坐在旁边，端了一本书看，他也不管这看大样的事。回头约莫十分钟，又把复校送来，这才吴问禅丢了书，将版面大致看了一下。说着：“你老兄看大样，与我的估计，不差上下。我刚才不替你看，是要试试你看大样快慢。这就很好。”说着，在复校上面批了付印，底下注了一个“吴”字。那张大样，杨止波也照样子注了。排字房里人在编辑部一边等着，看到大样上注了付印字样，才捧了大样出去。这时，编辑先生这一天的工程，算完全圆满了。

吴问禅一面脱衣，一面向杨止波道：“我要睡觉了，你打算怎么办？”杨止波站在桌子旁边，笑道：“我打算今晚上不睡觉，等一会儿，我到排字房去，看他们上版。究竟比江南人士快呢，还是慢呢？这么一牵扯，那就天

亮了，然后我回家睡觉。”吴问禅道：“这倒可以。不过这是一晚上，明天你要把被条拿来，要天天都这样熬夜，那可使不得。”杨止波答复道：“那是自然，你睡吧！我走了。”说着，自己戴上了帽子，向排字房而去。

警世报这个排字房，以前杨止波来的时候，颇看了一个大概。杨止波这回亲自前来，就得细看一番。进房靠北边，这里有两副字架，全是老五号字。向东南角，也是两副字架，尽是四号字。靠西边一副字架，是三号字和二号字。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字了。字架子过去，有一个两屉桌子，坐着一位刻字先生。再又过去，一个铸字炉，旁边有几条板凳。虽还有几个字架，里面装字，并不完全。靠南边，有三架平版机。一架机器，是用手摇的，印不了报，只好作点零碎活。靠外，就是两架平版机，可以印报，用电力拖机器也可以。这所谓警世报的机器房，就是这个样子了。

工人正把复校大样，改字完毕。一个人端着一块版子，往机上拼拢。每架机器旁边，站定了一个人，就是把版子挤拢的。旁边有一个孩子，把棍子和纸条，递给那个上版的人。杨止波看着他们工作，也和江南工人差不多。

不过机器是用电力发动，这就快得多了。等了一会，那机器开始转动，这时，天已经大亮了。杨止波把从机器上拉下的一张样报，自己看了一眼，觉得还没有什么错，这才放心。自己想了一想，这会回去，也许是太早一点，门叫不开。那菜市口有卖油条的，走那里一弯，又吃上两根油条，那么，时光也许就差不多了。于是向菜市口走来。

这菜市口有一家馒头店，清早起来，他们家炸油条，带卖豆腐浆。不过他们家里，桌子很少，只有三张。所幸杨止波来得很早，这里还有坐位。于是要了几根油条，和一碗豆腐浆，坐着正在喝。他面前来了一位老者，胡子都半白了，穿了一件蓝布棉袄，头上戴顶呢帽子，向四周看了一眼，只见拦门一副案板，上面堆有昨晚上的馒头和炸糕。案板面前，一个油锅。这里分了半边案板的地方，有人在那里和面，和的就是炸油条的面胚子。油锅旁边，又另站了一个人，就干的是炸油条工作。这个日子天气有点冷，所以，他们关着门的，门里有两个木桶，里面装着豆浆。这三张桌子，摆了两个地方，全是一方靠墙，只有三方可以坐人。而且这桌子很小，靠

外面只好坐一个人。那老者看一看人，三方都坐满了，只有杨止波桌上，靠外面还是空的。当然他就在这方坐了。这老者也是要了一碗豆浆几根油条。他正拿着油条，咬了一口。却不料后面来了一个人，将身子和老者一碰，老者又自不小心，将一只手正要端了那豆浆碗，这就把豆浆碗向前一伸。这个时候，要扶已来不及，豆浆碗便翻过来了，豆浆恰向杨止波这方面流来。杨止波赶快站起，让豆浆别流在身上。可是这家的桌子，有许多条缝，早是哗啦哗啦向下直流。

老者看到，就哎呀了一声。赶快将碗扶正。可是那豆浆虽没有流到皮袍子上，可洒了杨止波一裤脚，而且身上也溅了许多斑点。老者向他道：“这真对不起，洒在哪里？”杨止波把衣服抖抖，笑道：“老人家，不要紧的。虽然洒在裤子上，等它干了，使劲一扫，这就没有了。身上虽也洒上了几点，好在我穿的皮袍子外面，遮了件蓝布大褂，它打湿了，更没有事。”那个馒头店的徒弟，就赶快将抹布拿来，把桌子抹了。这老者见杨止波一点不生气，更是不好过，两手抱拳道：“真对不起。”杨止波坐下，笑道：“我说了不要紧，还提它作什么？请坐下，

请坐下。”

那老者看杨止波非常客气，就坐下来，问了杨止波贵姓，现住在哪儿。杨止波都告诉了他，还说今日要搬家。反问老者贵姓。老者道：“我姓金，号月新。就叫我老金得了。我以前的事不提了，现在以卖花为业。我家住在右安门外，今朝早上，送花到东城去。‘于今为庶为清门’，倒是过惯了。”杨止波忽然听到他引了一句杜甫的“丹青引”，便有些惊诧，道：“金先生，我决定和你交一个朋友，金先生之意下如何？”金老道：“交朋友，这是极好的一件事。不过你阁下称我为先生，我哪里有点点儿先生气呢，人家听到，也不像，叫我一声老金吧？”杨止波道：“你老，既是不愿称先生，那就改称为金老吧？你要找我，就到这里警世报去好了。”金老笑道：“好的，不过要论起我找人，那我懒得很的。你要找我倒容易，到右安门一问，种花的老金，准可以问得到。”

杨止波大喜，叫徒弟舀来一碗豆浆，又是几根油条，给金老吃。问道：“这个日子，送什么花？”金老把胡子一抹，笑道：“我看你，也不是外行呀！这个日子送晚菊。”杨止波道：“哦！送晚菊，花呢？”金老道：“外面有一

挑子晚菊，把箩装着，箩口上盖着棉被。现在天气，还不十分冷，放在外头，还不碍事。”杨止波道：“我想买两盆，回头你挑两盆给我。”金老道：“这算什么，回头拿两盆去就是了。”杨止波道：“这个不可以。你作的是这项生意，朋友一乱拿，那你不用卖了。至于朋友要钱用，那就要个十块八块，只要有那都没有关系。”金老道：“也好，我拿一盆给你瞧瞧。”说着，他起身上外边去了。

杨止波把这里两人应付给店里的钱，全都付了。一会工夫，金老捧了一盆晚菊进来。放在桌上。杨止波看时，是一枝独苗，长得绿叶油油，叶子两边纷披，十分好看。上面开了一朵嫩红边沿、其余全是洁白的花。在花的底下，用小棍子插着一个花名，用小纸条墨笔写着，玉玲珑。杨止波看到，两手拍着，连连叫好。叫了好，他又想了一想，随便问道：“有叫秋字的花名吗？”金老道：“有呀！还是很多呢，我也去拿来。”杨止波道：“不忙！我想请金老弯一点路，把花送到家里去，可以吗？”金老道：“不弯路的，我就送去。”说着，自己在腰里掏钱。徒弟站在一边道：“不用给钱了，这位先生已经给了。”金老道：“老兄，你先付了钞……。”杨止波笑着摆一摆

手，就走出来。

金老把花送进那个藤箩，把被盖上。他本有两只箩，有一支扁担，他就支起，挑着走。这里到杨止波的会馆，本不多路。一会儿挑到了，会馆还是刚开着门呢。两人进得门来，把花担子先歇了，金老先把玉玲珑，挑上了两盆放在箩外。其次，他把一枝紫色的菊花，举着盆子先让杨止波看一看，问道：“如何？”这紫色的菊儿，瓣儿细得像头发一样，开着就是一大把，细丝儿很长，丝丝望上卷着。杨止波看过了。说道：“这花很好，叫什名字呢？”这盆里也有一根棍子插的纸标儿，金老把纸标对杨止波一照，那上面写着剪秋萝，点头道：“好的，也请你放下一盆。”

金老看看，这里靠南，便是这里的长班屋子。自己歇着的地方，就是大门洞子。便道：“这花，请向屋里放，这外面放不得。”说时，自己把剪秋萝也端了两盆放在地上。笑道：“够了吗？”杨止波也站在大门洞里，点头道：“够了，要多少钱？”金老把箩口上被条盖着，笑道：“当真给钱吗？”杨止波道：“当然给钱，但是我不知道给多少。”金老把捆箩的绳子紧了一紧，将扁担把装花两个箩

绳拴上，笑道：“花这一行，也是凭天说价的。我对你老哥，还要这一套吗？我知道，不收你的钱不行，你就出一角钱一盆吧？”杨止波道：“那太便宜了。”金老道：“当然我收你的钱，少一点，但是你留着，下次遇着了，我叫你惠东。我看你要睡觉了，也别留我。有钱，请你马上给我。没钱，下次再说。”他说着话，又把扁担向肩头上试了一试。

杨止波知道金老很率直，就掏了六吊票子给他。他接过钱，也没有看一看，望袋里一装，就把扁担挑起，笑道：“我们下次会呵！”这样就走了。杨止波看着这四盆花，就这样加大的四朵，下面拴了花名，是剪秋萝，玉玲珑。这真的，不期而遇，就碰着一个玉字，一个秋字。“其实，我今天晚上就要搬家，有花，也没地方放呵。”他这样想了一想，主意想定了，长班也正在这里。就对长班道：“这四盆花，就送给孙小姐，等一会，我自会告诉她什么原故。这里冷，请你摆在屋子里，回头孙小姐起来，你再送过去。”长班道：“好的，这四盆花，真好呢！”杨止波吩咐过了长班，看看各屋子里，都还没有起床呢，于是二人回房，上床展被睡觉。

第六回

消息悦同人铜山难产 豪华来晚客金印堪迷

皖中会馆，杨止波已回房睡觉了。可是介绍杨止波到警世报去工作的方又山，这两天却又忙碌起来。他忙碌着应该是发生了学校新闻。但是方又山这分忙，并非学校新闻，所以，值得把这事情经过，叙述一番。就是那天，方又山从皖中会馆出去，正向自己公寓走，半路上，忽然有人叫道：“又山先生，你向哪里去？我正有一件事情找你，在这里遇到，那就好极了。”方又山看时，是一位江南人，有三十多岁年纪，叫卫龙生。他穿一件灰绸羊皮袍，戴一顶灰色呢帽，面孔圆圆的。便道：“龙生兄，好久未见，找我有什么事吗？”卫龙生走近两步，笑道：“自然有点事呵！咱们上哪里去谈一谈。”方又山道：“我正要回公寓。足下真有话谈，就到我公寓里去罢。”卫龙生斟酌了一会，同意到公寓里去。公寓也有好几等。方又山这家公寓，叫红罗公寓，多半都住着大学生，又山住在一间厢房里，院子里有两棵大槐树，这时已经落了叶子，只剩了满空的杈丫了。两个人走进房，那杈丫的影子，被太阳晒着，慢慢在窗户外移。方又山道：“时间

又不早了，看这太阳影子，已经半下午了。”卫龙生已经脱下帽子。房里也兴了一炉子煤火，此外一张木板搭的床，有一张方桌，两张方凳。他道：“天色晚，我们就上了灯谈，我请你吃晚饭。”方又山道：“难道还有许多话谈吗？”卫龙生笑道：“有的有的，你烧壶茶我喝，我不反对。”说着，他搬了方凳，就在桌子边坐下。方又山就叫这里茶房，泡好了一壶茶，斟上一杯，送到卫龙生面前，自己也就在对面坐下。

卫龙生喝了茶，就问道：“足下对新闻工作，还有兴趣吗？”方又山笑道：“这还用谈吗？当然有兴趣。”卫龙生笑道：“既然有兴趣，那就好谈了。我对于新闻工作，也有兴趣。不过像你老兄干着，每月只拿个四、五十元，那就太没有味。”方又山道：“那我也知道，干上一个社长或者一个总编辑，那自然是有兴趣了。请问，那里有社长或者总编辑，给我来当？”卫龙生笑了一笑，又在身上掏出手绢来，抹了两下嘴唇，笑道：“足下就不要太谦逊啦，我看来就有呀！”

他这样一说，倒引起方又山一阵高兴。又给龙生斟了一杯茶。自己是不吸纸烟的，打算叫茶房去买。卫龙生

道：“我看你这个样子，在身上掏钱，好像是给我买烟。我这里自备得有，不必叫茶房来打岔。”他真的在身上，掏出一包大长城香烟来，摆在桌上。方又山立刻找来一盒火柴，放在他面前。他还不抽烟，对方又山道：“我怎么说你，有当总编辑的才干呢？就是我也要办一家报馆，这报馆的总编辑，就属于阁下。”方又山望了他一会，便道：“足下需要办一家报馆吗？这是不容易的事呵！不办就不办，要办呵，需要办一家像样点的报，那资本需要好几万啦。”

卫龙生笑了一笑，他将纸烟从盒里抽出了一支，衔在口内，将火柴点了，笑道：“当然呵，要办一家像样点的报的话。但是日报有三四十家，这要我们在许多份子竞走之中，一下就要爬过几十家报去，那自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是我不办日报，将办一家晚报，这晚报不是还没有经人谈过不是？”方又山这就抹了几下头发，笑道：“这事情在我朋友里面，确实是没有人谈过。足下谈到这一层，这足见得你有一点见解。你是怎样想起办晚报呢？足下有此路人才吗？”

卫龙生抽着烟，回答道：“虽有两个新闻界的朋友，也

是混小事的，而且现在都脱了节，只有你还在新闻界里混，朋友很多新闻界里人，所以我就找到了你。至于我怎样有这种念头，老实说，办报我久已想办的，前几日，我有一个朋友，在管交通方面，这些电报都要经过这一类人的手的，谈到新闻事业，他就说，现在新闻事业，这一类人太不行了，若是他们拿些材料出来，简直有许多好的东西。这倒打动了我的办报的念头。就问他，假使有人办报，你可以合作不可以合作呢？那人说，合作那无所谓，但是他不能出面。我说那也好办啦，你只管大批给我们消息好啦。而且要办，我打算办张晚报，消息方面，给抢一个先。他听说，很有兴趣，谈了许多新闻，又谈了些怎样办法。后来又谈过两次，他说到他们不但不可公开加入新闻界，即使秘密加入，也不可能。反正我们要办，他在这里，帮我们一个极大的忙，所以我就出来找你，问这事怎样办法？”

方又山听了他这段谈话，却是在消息一方面，有点办法，这要办报，哪里是这样简单的呢？笑道：“照你所说，还不能办出一张报来，只不过消息有点儿路子，其实办报，不在这方面，还要一笔钱。我想，你这方面，一定

也有路子，我倒愿听你一些筹钱的办法。”卫龙生又拿了一支烟，将烟点着，抽了两口，然后笑道：“这，我也要想点办法的。我自然有个头儿，我还没有去问他。这京内我想筹个二三百元一个月，大概是没有问题。其次，有好几省地方，我也和他们有联络，只要报办得好，一处二三百元，大概不成问题，所以报很能办。”方又山道：“这是后话。我们先要筹备点资金，我问你，现在筹备多少钱作开办费？”卫龙生对于这个开办费，还没有作多少预备，自己想着，那也不过二三百元罢，就笑道：“这个我自有办法，你不要谈这个，先谈开办费，要多少钱罢。”

方又山看看卫龙生，觉得他虽不算阔，但是好像很有办法，大概要办报，这准备金总是有的，便道：“好吧！我就先谈一谈这个开办费吧。我们自然办得要像样子的一张报。我们租一幢房子，这房子虽不要多，我看三十元行租，是不可少的。入门，先是门房。再是营业部，这一间屋子总是要的吧？然后谈正屋，两个屋子，做编辑部，这也不算多。再谈你自己，当然还要活动。而且既自命为像样子的报，客厅似乎不能少。此外这里要几

间屋子，做报馆里人睡觉的地方。最后是排字房了，这至少要三间屋子。这样的房子，三十元钱，恐怕也难得租到呢。卫先生，我这样算法，你觉得还多吗？”卫龙生道：“这不算多。这尽是谈到房子，要预备的还很多呀。”

方又山在客人杯子里，倒下一杯茶。自己也拿杯子斟一杯喝了，说道：“好，我们再谈一谈编辑部及干杂务的人。我们干这张报，起码要用五个人。编辑部里要总编辑一个人，助手一个人。编辑副刊一个人，这是三个人。再要两个校对，这新闻固然天天要校对，就是广告，也需要人校对呀！还有跑消息这种人，若是兼职，希望哪一个兼，你也定下来。因为晚报，不像日报，它是没有稿子的，若是没有人跑社会新闻，那就天天是空白，还成话吗？这样算起来的薪金，照低一点算，每个月也需要个二百元吧？”

卫龙生听了方又山的话，倒是就事论事，并没有夸张，这在自己能力上，那的确是不够的。那末，需要去见见我们的头儿吧？既要见头儿，那就是这番议论，更要做得像个样子。便向方又山道：“你说得是，要办就办得好好儿的。还有什么要预备的呢？”方又山道：“有呀，还

要一笔大钱呢。你要办得好，那就要自办机器。我们也不谈卷筒机了，也不要谈几架平版机了，就是这样一架，大概要个千儿八百元吧，再就要一架铸字炉和零碎机件，也要个三四百元，一架五号字，配上几个二号字和三号字，另外一副五号字铜模，这就要千把块钱。再配上七八个工人，就派上十六元一名，这也需要一百多元一个月。总共算起来，就是三四千元了。就算用旧的，那至少也要两千几百元，才可以办到吧？”

卫龙生听到这些话，自己就哎哟了一声，把两手向外一伸道：“办一张晚报，要这些个钱啦？”方又山道：“钱还多吗？许多事情，我还没有算出来哩。比如说，这报馆的人，要用多少名？报馆里的零碎帐，像电话电灯之类，要用多少钱？报纸油墨，要用多少？开办时，也有些应酬。不过这里能多能少，但是一钱不花，这好像做不到吧？这样算起来，钱也很可观啦。”卫龙生道：“这的确不错，都是要花钱的。但是我们要从省俭点儿花。”方又山道：“若要省俭点儿花，那就是印刷费。少得了两三元，其余的事可省一点，那也有限。可是你这里省了这笔印刷费，一方面你出租钱，请人家代印，也要个

二百多元吧？”

卫龙生听到这里，把头发摸了两下，便道：“这样看起来，我们要办得像样子一份报，那资金方面，要个上万元啦。”方又山道：“虽然不要上万元，六七千元少不了的。”卫龙生于是点了一支烟衔着，在房里踱来踱去。忽然说道：“又山，我从前办报，有两个主意，现在告诉你吧！其一，是自己办报，自己拿出钱来办，自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有哪方津贴，我们随便拿。刚才打的一些主意，全是这方面的。其二，是找我们头儿，弄出一笔款子来开办，但是这样一弄，那就没有我们办那样自由。我听了你的话，叫我们自己拿钱，那简直不成。我们还是打头儿的主意罢。这个头儿，就是李次长。他很喜欢弄些文墨，而且对我们谈过，要办晚报。可是他有好多事忙着，这说了的话，说了就过去了。我要把你所告诉我的话，弄张纸写就意见书，往他那里一送，也许正在他高兴的时候，就拿个七八千元出来，交付与我，也未可知哩。”

方又山笑道：“我明白了。这哪是你想起了晚报，分明是李次长想起晚报来了。不管是谁想起来了吧，叫我替

你拟个草稿，可以。当然，我们办报，老实说，无非弄钱。但是，这不能在文章上说，我们先要说个提倡什么，立说什么，越多越好。若不是这么着，走来就说是我们要弄钱，那李次长虽可以拿出钱来，也不会交钱给你，让你一人发财罢？”卫龙生道：“这很好吗，你就弄一份意见书吧。明天早上，我就送到他家去。也许明天下午，我们就有钱花了。我晚上请你吃饭，吃了晚饭你就写，大约两三个钟头，我就来拿。”

方又山笑道：“请我吃晚饭么？这又是请我吃个一毛钱的面，算了吧？”卫龙生把衣袋这样扯了一下，里面果然有钱，扯得那银元，直管呛啷作响。他道：“阁下为我作事，我岂能一餐饭都请不起。”方又山道：“那好，我马上就写。你不用得晚上再来。现在不过是四点钟。不到七点钟，我保险写好了。这还有三个钟头的工夫，你爱上哪里去坐一会，都可以。”卫龙生道：“好，晚上七点钟，我来请你吃晚饭，我现在告辞。”说着，他真个走了。卫龙生请过方又山帮忙，每次都给了一点儿报酬。所以方又山自他去后，就开始写起稿来。六点钟过一点儿，就写起来了，不到七点钟，卫龙生又来了。方又山

将一份拟议意见书，交与卫龙生。他将书一看，果然比嘴里议论得还要周到。当时，卫龙生作了一个揖，道是谢谢。回头把方又山接到馆子里，吃过一顿夜饭，方才告别。

次日上午九点多钟，卫龙生已是把拟议意见书，呈交了李次长，自己坐在客厅等候。大约半点钟的工夫，有一个勤务喊道：“卫先生，次长现在在书房里，请你去谈话。”卫龙生对于这李宅，也是常来的，知道他的书房也可以会客。把皮袍子牵直，向上房左边这间屋子里进去。这里地面铺着地毯，踩得没有一点声音。房里摆了四个檀木书橱，一个写字台和椅子。那李次长穿了一件驼绒袍子，有四十岁上下年纪，雪白的面孔，坐在写字台前转圈儿的椅子上面。他桌上面前，正摆一份意见书。卫龙生进门来，便是一鞠躬。李次长起身，点了点头，便道：“请坐罢。”卫龙生就在桌子对面一把椅子上，坐了椅子一点儿边沿。李次长把他所拟议的办份晚报意见书拿起来，向他一举道：“这办报的拟议，是你起草的？”卫龙生道是。李次长道：“好得很。可是办报的开办费，要这么些个钱，你抓得起来吗？”卫龙生道：“所以请次

长指示。”李次长笑道：“要上万块钱，我也没有办法呀！就是略微少一点儿，七八千元钱，我和几个朋友，也拿不出。不过你这份拟议，是很好的，留在这里罢，现在我们又，不会自己造铜山，哪里有这么多的钱呢？我马上到部里去，过些时候，我打电话，告诉你罢。”卫龙生听到次长要到部里去，只好起身，对次长一鞠躬，李次长站起来笑道：“这铜山造起来不容易，但是，只要人慢慢的去找，也许可以找得出一点儿苗头吧？不送了。”卫龙生答应了一个是，又是一鞠躬。

卫龙生走出李宅，心想，这位李次长说得倒是很好，可是他经过这番谈话，我保他忘个干净，我还是另想办法罢。于是到部里给方又山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与次长谈话的经过。方又山这番欢喜，又落了一个空。但是这无非白牺牲一下午的工夫，这也就算了。不过他介绍杨止波到警世报去的事情，不知道怎么样，这还要去看看才好。于是锁了门，就向皖中会馆来。到得里面，正好杨止波起来，梳洗已毕，要到邢家去。方又山就站着问了一问警世报的情形，也把办晚报的意见书，全告诉了。那杨止波也把到警世报去的经过，对他说了。方又

山道：“我怕你到警世报去，那康松轩对你还不满意，所以来问上一问。既是很好，那我也很放心。你有事，我不在这里耽误了。”他说毕，也就走了。

杨止波到了邢笔峰家，所幸他们也是刚动手，他也不说闲话，就动起手来。邢笔峰在上面录取新闻，差不多了。这就把笔放下，笑道：“止波，不忙，我们谈一谈罢。”杨止波放下笔来，笑道：“好的，先生有什么指教？”邢笔峰将手指着一大堆报，笑道：“报，你都看过了吗？”杨止波道：“我都看过了。”自己正想把在警世报看大样的经过，报告出来。邢笔峰笑道：“昨天我把一点好新闻，送交了警世报。晚晌无事，约十一点钟的时间，顺便经过报馆门口，我就下车拜访他们总经理康松轩。他恰是在家。谈了一会，他引我向编辑部里瞧瞧。在编辑桌上一看，正好发我几条新闻。当时我就说了，这新闻是参加内阁会议的人告诉我的，这是好新闻。他们编辑听了我的话，就用来发头段新闻。还划了好多四号字。我想，要我们常常路过他们编辑部，那他们的新闻，就比别家好多了。”

杨止波这就不好说什么，跟着一笑。不过自己盘算了

一下，这上警世报看大样的话，就不好说。殷忧世也坐在桌子下方，就道：“是呵！我们这项新闻，就是都划上四号字，那也应该。”杨止波又笑了一笑。这就赶快编新闻，新闻稿齐了，戴上帽子就要走。殷忧世将烟卷取出一根，笑道：“来一支烟。”杨止波连说多谢，马上就走了。

到了皖中会馆，杨止波正要进去，却见孙玉秋在过厅内散步，看见了他，就一转身笑道：“我爸爸想和你谈一谈。我想你不会拒绝吧？”杨止波道：“好，我就去。”孙玉秋把脚移动，口里道：“你不要以为是我引进去的呵！”她说完这话，才快步回家。杨止波心想，这姑娘倒是很机伶的，但是在父母面前，倒老实是好。等了一会，杨止波才进去。看那四盆菊花，黄绿相间，都摆在她屋里玻璃窗前，但是白纸标的花名，一齐不见了。

走到北屋子里，自己只好抖擞精神，开门进去。这孙玉秋的父亲叫孙庭绪，穿了一件蓝宁绸缎的皮袍子，短尖脸上已打了许多皱纹，正在屋子中间。杨止波站在屋子里，就对他一鞠躬。便道：“久要来奉候的，可是不得空，现在快要走了，特来向老先生告别。”孙庭绪就爱人

对他有礼貌，见杨止波对他一鞠躬，很是欢喜，连忙道：“请坐，请坐！”

孙玉秋的母亲吕氏，也出来了，他穿一件青布棉袄，有五十来岁。杨止波又是一鞠躬，便道：“在贵会馆，惊吵了两个多月，现在要走了，特意来道谢。”吕氏道：“杨先生，真好呵，现在又要走了。”这时，孙庭绪让杨止波在桌子边椅子上坐下。杨止波是要走的人，而且孙玉秋叫杨止波不要露出是自己引来的人，所以谈一些话，全是上了年纪人爱听的。后来长班来告诉，吃饭了，这才对二老告别。

饭后，自己坐在泥炉子上看书，就听到身后一种剥纸的声音。回头一看，正是玉秋姑娘，将身子探进房门。她细了声音道：“我不坐。你刚才对我父亲的话，很好，我有……。”她不好意思地说，把手上一个信封，伸了一伸。杨止波道：“给我的吗？”孙玉秋笑着，把信封连招几招。杨止波把信一接，她转身便走了。杨止波以为是姑娘的情书，笑了一笑，信没有封口，就连忙抽出来一看。那个时候，白话信还不多。所以全篇全是文言。写着：

止波先生鉴：我与先生，好像突然认识，其实有一番缘故，决非突然也。何时得闲，再与先生谈之。尚有一事，我必须明白相告。此处所叫父母，实不是我亲生之父母。我在七岁，随此父亲来京。待我相当的好。不过年纪已渐入老境，又兼孤独，所以见人，总喜欢人家恭维。先生照我言行事，极好。此事无一人得知，我告诉先生，尚为第一人，望极力为我保守秘密。信是仓卒写成，谅之！玉上。

杨止波看完了信，心想，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写的信明明白白，这信里，有三件大事：一，她认识我有原因；二，她父母不是亲生的父母；三，她这话，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说这是情书，可以，要说不是情书，也可以。

这天晚上，一轮大月亮，照见院子里，一片雪白。自己快要离开这院子了，杨止波心想，就走一走吧。走在月光地里，只看到自己孤零的影子，便念道：“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唯少年。”又走了几步，抬头看着月亮，正是一只冰盘也似，盖在头上。又念道：“东窗水影西窗

月，并照船中不睡人。”自己对着月亮，就缓缓的走上了台阶。正要走进房去，却对面有人发言道：“先生对这月亮，发着诗兴呢。”杨止波看着是孙玉秋挨着走廊来了，便道：“这是古来的诗，随便吟两句，这算不了诗兴。”孙玉秋回头对自己屋里看了一眼，便细声道：“这好的月亮，她挽留你呢！”杨止波道：“这是……”孙玉秋没有等他说完，自己赶快就回去了。当她关门的时候，向杨止波一点头，就关上了门。

杨止波对了月亮照着，心想走还是不走呢？要说不走，今天挽留不走，明天还是要走呀。而况自己要走，这里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这样想着，就进房来收拾东西。可是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在心里想着，她说了月亮挽留人，这就让她挽留住了吧，反正一晚的事情，明天再进警世报得了。自己就再住一晚，别让她说我不懂月亮的美意。他想到了这里，便不收拾东西了。自己带上了房门，再到月光地里，便道：“今天时间已晚，明天再走罢。”他这样说着，那放着四盆菊花地方，便掀开一角窗户帘子。那意思是说知道了。

杨止波到了警世报，说是今晚雇不到车子，明天再搬，

自然这样一说，也没谁追问他。编稿未到一点钟，杂务进来说，民魂报社社长贺天民来拜见。这里吴问禅还只说了呵呀，这个贺天民已经进房来了。吴问禅对姓贺的也认识，就立刻介绍杨止波余维世两位。看那贺天民先生时，穿一件灰哗叽的狐皮袍子，上半身罩着青哗叽的马褂，手上拿一顶博士帽子，他们都是这样一套。他是个尖脸，脸上好些个酒糟痣，一双近视眼，带一副眼镜。他笑道：“我听到说，余杨两位先生，都是安徽人，这很好，哪天有工夫，我一定奉请，我们可以谈谈家常。”当然余杨两位，就敷衍了他两句。贺天民也不要坐，就对吴问禅道：“我看老兄，天天编报，真是辛苦得很。我和段合肥左右，也谈过老兄，很愿帮你老兄的忙呢。”

吴问禅听他当着自己的朋友，说出这种话来，一个年纪轻的人，觉得是受不了的，可是，贺天民又是会过几面的朋友，也不能给他太难堪，便道：“先生，我们这里是编辑部，除了编辑事务，别的这里不谈。”贺天民道：“是，是。我进你们报馆，经过你编辑部，特意进来瞧瞧各位。你们这里有事，这就不必打搅了。请便请便。”说着，就把手拱两拱，就向编辑部外走去。这编辑部不

过三间屋子，不像个大报的气派。可是，要走东边为大的上房里去，那就变了，贺天民向东边走，这就有人替他掀开门帘子。这里推门进去，便是很大的客厅。这里摆了七张沙发，上面是三张沙发，两旁四张，北边是一张檀木小圆桌，上面插了一瓶花，摆在桌子中心。南边是两把椅子，一个茶几，都是檀木雕花的。四围挂着字画，都是清宫的出品。地上摆着十分厚的织花地毯，踩起一点响声都没有。

贺天民进客厅来，进门有座衣服架子，随手就把帽子放在上面。康松轩在北边门里出来，笑道：“我听说阁下早来了。请坐。”贺天民随身坐在下面一张沙发上，笑道：“我刚才到你们编辑部里去，望了一望。倒是一堂雄气，他们都很年轻。”康松轩也坐在他边上一张沙发上，笑道：“这尽是一班大学生，他们的兴致是很高的。”这时有一位他们雇的娘姨，手端了两盖碗茶，送在沙发中间圆几上。而且在旁边小桌上，拿着一个扁平的盒子来。打开盖来，里面盛着纸烟与火柴。贺天民取了一根烟，将火柴点着。这小圆几上，有个雕了像鸳鸯样子的木器盒子，里面放下火柴梗。

贺天民吸着烟，从容道：“你看了新世界的戏吗？康松轩笑道：“这没有好大的意思，我好久不上这地方了。”贺天民笑道：“当然，髦儿戏班子，不看也无所谓。可是这里面，有很多的新闻，就像白大帅的妹妹，这几天就在新世界自制了很多新闻，要把人去调查得详详细细，这是绝妙的一条消息，只要我公自己坐上一回，保你手到擒来。”康松轩不吸纸烟，那娘姨取了两根雪茄摆在茶几上，自己退去。康松轩将一根移了一移，那就是请贺天民吸雪茄，自己取了一根吸上，把雪茄两个手指夹着，画着空间一个圈儿，笑道：“这样的新闻，我们画在不登的新闻以内。这在顺天时报，倒是好新闻了。”

贺天民道：“你们有这样的教规，那也算了。但是，要闻项下，有时是登得极好的。有时又登得不如人家。”他把烟吸完了，将烟头弄熄了放在木盒以内。康松轩道：“是那一条新闻登得不如人家呢？”贺天民道：“这要从细处讲来，那就很多了。不要说那些小细的事吧？就拿这回内阁事谈罢，好多报上登着，说段合肥要组阁，其实这是一条造谣的新闻。段合肥现在是边防军督办，组阁要比他下一级人来干，岂能他来于之理。当时登了出来，

合肥左右都哈哈大笑。警世报也不免人云亦云，这就是我举的例子。”康松轩道：“那不尽然吧，当时他打算组阁，也未可知。”

贺天民知道康松轩也好面子，此话说到这里为止。哈哈一笑道：“这个过去的事，我们不必谈它了。我们就谈合肥本身吧！要是欧战未停，这把虎头金印一拿，合肥带几十万大军，说是出去扫平不服我们的国家。有一天得胜回来，这虎头金印，他不必带，交给他第二路的军官，他自己不必说，就功高不能细比了。”康松轩笑道：“足下这番言语，大概段祺瑞左右常说吧？先生，这是一个梦呀！”他说着，就把雪茄由嘴里取出，弹了一弹灰。自己带了笑容对贺天民这样望着。

贺天民坐在旁边一张沙发上，和康松轩隔了一张小几。他就把身子歪着在桌上，还用手扶住了沙发扶手，然后用细一点的声音道：“我决不撒谎，康公若是肯上段合肥这一面跑一跑的话，敢保不薄待你，康公以为如何？”康松轩笑着把雪茄连连打着烟灰，又摇着几回头。贺天民坐正了，然后正色的对康松轩道：“我岂能骗我公。若不是他左右有这番话，我凭空捏造儿句话讨好我公吗？”

康松轩道：“当然，说你这几句话是骗我的，那是不对的。但是对你说，我若跑上一跑，那就决不薄待我，这话是段祺瑞对你说的吗？还是财政总长对你说的？”贺天民这不好交代是谁对他说的，又取了一根烟卷点火吸着，很久，才对康松轩道：“虽然不是合肥对我说的，反正这话不假。”

康松轩把雪茄塞在嘴里，把两只皮袍衫袖一筒，两手塞在筒里头，然后把身子向后一靠，嘻嘻的笑着，又把嘴上雪茄取了下来，笑道：“我这报馆里，每月照我们的预算，银钱还有得盈余，这都是你知道的。就是万一钱不够，那我们还有我们的会长。”贺天民不等他说完，便道：“这，我们知道，会长是法国人，筹钱自然很容易。不过有一层，这报馆里送我公的钱，不会太多吧？”康松轩道：“那没有法子，我们是会里办的报，一切是依会里的打算，作为报馆里的打算。至于我个人的经济，自然是要另打主意的。”贺天民将手一拍大腿，笑道：“这不错了吗！我就看到，报馆里送你的钱，怕不会太多，我打算要同我公另行筹划一番才好。这就谈到我们的交情，合肥公那方面，只要我公对弟说，可以帮忙，那我

就为我公亲自跑一两趟，这也不足为奇！康松轩谈到这里，不便不理。因道：“若是谈到个人呢，自然我是需要帮忙的。不过我的……”贺天民道：“老兄的用度，当然我知道。老兄也不是外人，这里有合肥给我一封公事，我不妨给兄看看。”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就伸着手，到衣服里去掏。

掏出是一个特大的信封，正中写着贺天民先生启，信封上写着先生，当然是很客气的。在信封里面一掏，掏出一张很大的白色玉兰笺。纸上的字，系翠蓝色印的，很漂亮。贺天民两手捧着，送给康松轩看，笑道：“我是合肥同乡，又是一个晚辈，你看这公事，多么客气，这要是给我公也来上一个，我敢说，那更要客气得不知多少倍了。”

康松轩也没有理他这些话，接过纸来一瞧，果然开头用墨笔填着“贺天民先生”字样。因为贺天民虽然是个不出名的人，可是他是一个新国会的议员，当时议员，是政治上很红的人，所以给公事，其实不是公事，是一封印好的八行书罢了。当然信里都是很客气的话，末了聘请贺天民为谘议，在督练公署月支夫马费二百元。最

后，写了段棋瑞三个字，在名字下，盖了一颗比私章大得多的一颗金印。康松轩笑道：“这也是虎头金印呵！”贺天民笑道：“这确是虎头金印。但是我决非我公可比，假使我公答应可以要这类八行，我去说一说，比我这个数目一定要多。”康松轩把八行书，依旧交还贺天民，笑道：“假使要我答应的话，哈哈，恐怕不能这样的比拟吧？”贺天民接过那八行书，依旧把信封筒上，放到袋里，就道：“我公打算要个多少呢？”康松轩笑着，把雪茄烟两个指头拿住，向沙发椅子旁边，弹了一弹灰，好久才说道：“我刚说得好玩的，不要提了。”贺天民道：“那怎能不提？”说到这里，便轻轻对康松轩说了一阵，康松轩倒只管是笑而不言。

贺天民见自己的话说得差不多了，就站起来作要走的樣子，道：“明天，我准能回信。我走罢，回报馆去也看看样子。”说完这话，打算就由衣架上取了自己的帽子戴上。康松轩站起来，在门口把手一拦，笑道：“现在已夜深了，回去，大概有点心吃罢。不过，那总有一截路。我这里预备下了面，还有几个碟子，吃了再走。”贺天民道：“只是，夜已深了，回去怕更晚了。”康松轩道：“我

吩咐就端了来，我们一面吃，一面谈，也没有多少时间。”贺天民经他这样挽留，就没有走。康松轩又进里边屋子去，说了一会话，他就很开心的来和贺天民谈笑一阵，谈了很多很多。

第七回

惊悉消闲人疑花柳醉 漫言合作我慕布衣交

这一回面，是很好的晚餐。就在这客厅内，北边桌上，在上面摆起。他们这桌上，原有一大瓶花，现在移开了。摆下四个碟子，一卤鸡，二板鸭，三火腿，四金钩豆腐干拌冬笋，下面摆了一把锡酒壶，斟了两满杯白玫瑰酒。贺康两个人，分上下坐着，把白玫瑰酒同干了一杯。贺天民笑道：“这样的好酒好菜，吃过了，我三日不知这酒家菜是何味道呢，我明日一定和我公跑上一趟。”康松轩笑道：“这四碟菜是人家送我的，我还没有吃，先生就来了，所以我就拿出来，两个人共吃罢，平常来当然没有这样好菜呵！”两个人喝了三杯酒，因为贺天民回去还有事，就不喝了，端上面来，又是冬茹冬笋鸡汤下的面，味道很好。谈了许多的话，两人都很满意。吃完了，贺天民这才告辞。

上房的杂务，叫做王三乐。四碟剩菜，这还要送给内房康二太太吃，这个他们无分。不过两碗面，都剩下两个小半碗。这时总理已经回内房，他看见这客厅里没有人，就走到桌子边上，端起碗来，看了一眼，自己连说

两声可惜。那娘姨恰恰从上房里出来，看见了，笑道：“你打算干什么呀？”王三乐对娘姨道：“这两碗剩面，倒是怪可惜的。我只好倒了。有几多穷人，真是整个月没有吃过这面条子哩，不要说是鸡汤下面了。就拿我说，上房剩下的菜饭，我们是没分的。每个月，大概花上五六块钱，每餐在二荤铺里买一点炒饼粗面条吃。你想，那炒饼是什么滋味，这鸡汤面又是什么滋味？我说了一句，可惜，这是真话呀！”那娘姨被他这一说，也有同情，笑道：“这面厨房里还有一碗，你说上房里要，你端起走，厨子也就不问，你去试试这鸡汤下面吧？”王三乐收着碗呢，就给娘姨道声谢谢。

过了一会，王三乐到编辑部来作事，吴问禅见他的脸上带了不断的笑容，便问道：“老王，你今天总是这样子的笑，有什么乐事吧？”王三乐道：“我怎么不乐呢？总理刚才请贺议员吃消夜。吃的是冬茹冬笋鸡汤下面。总理上房对这好的东西，也吃不了。娘姨好意，私下让我也弄了一大碗吃，这样消夜，要是天天都有才好哩！你说不该笑吗？”吴问禅坐着正在编稿子，听了这话，这就把笔一放，将手抚了桌子，十指打着桌面，肚里沉思。

杨止波坐在他对面，也帮着看稿子，插话道：“这里面很有点文章，我想这位老王，真个好久没有吃过鸡汤下面吧？”王三乐拿着桌布上前来，揩抹这桌上面泼了的茶渍。他叹口气道：“可不是吗？”杨止波道：“仔细想起来，那简直可哭了。”吴问禅也就点点头。

这是杨止波上工第二晚上，比昨天晚上又快些了。这吴问禅编完了报，也就回去，只有一个人在这里看大样。看完了大样，还只有五点半钟。这时去天亮，还有两点半钟光景，这房里有总编辑的床，还空着，脱下皮袍子，牵开被，将身子倒下睡着了。睡了五小时，醒了，赶快爬起来，向隔壁屋子里一看钟，刚刚十点半。这倒很好，时间来得恰合适。穿起衣服，叠好被褥，赶快向外走。因为隔壁屋子里虽有一个大铁炉子，炉子上还得有一壶水，可是自己没有洗脸工具，就走了。回到会馆，匆匆洗了一把脸，看看这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静悄悄的。

到了十二点半钟，自己踱着慢步回来，离家还有一小截路，却见孙玉秋在路边看小孩儿戏耍。杨止波只好向她点点头。孙玉秋笑道：“你真的还没有搬啦。”杨止波站住了，笑道：“昨天晚上月亮很好呀！”孙玉秋笑着摆了

一摆头道：“月亮很好，这是我一句开玩笑的话，倒不料你真没有走，今晚上你一定要搬。”杨止波道：“是。但孙姑娘没有料到我今儿还没有搬呵！”孙玉秋道：“那是……”恰好有一个上鞋子的，鞋子担子上，有一块纸壳子，树立在零碎篓上，上写“欲知货色如何，请试试便知。”杨止波看见，便知孙玉秋是什么意思了。便道：“现在天气，慢慢的冷了，姑娘快回去罢。”孙玉秋笑笑，自己便在前面走，而且走得很快。杨止波还是慢慢走。经过后面院子里，那孙家一点都没有动静。

一会子工夫，王豪仁回来了，笑道：“我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到警世报去了，这很好。”他坐在一张靠背断了的椅子上。又笑道：“这屋子里好的椅子都没有一张。”杨止波倒了一碗茶给他喝。自己坐在桌子边，笑道：“我是昨天下午，写一张明信片给你，你就收到了，我今天晚上就搬，不过我对这里，有点恋恋不舍。”王豪仁对他脸上，起身看了一眼，问道：“你对这里还恋恋不舍？”杨止波道：“是有一点，本来这事，我用不着告诉你。可是我不通过你，下次我若是来了，这里长班不给我开房门，那就不大方便了。”王豪仁看看他，问道：“你真的要到

这房间来吗？这房里临时要弄一炉子火，这很费事呀！”

这一答复，颇教杨止波感觉着自己太冒昧，伸出手来摸摸头发，笑道：“那我不来罢。”王豪仁道：“你这就不对了。起先你说……”杨止波想了一想，才笑道：“老哥是个非常豪爽的人，有事也不当瞒着你。就是……”说着，他又笑了一笑。王豪仁道：“我这就明白了，一定是恋爱，这也不要紧呵。大概住的就在这附近。不，不，不光是住在这里附近。”他说着也笑了，轻声道：“这我应当帮忙，虽是要拢这一炉火，那也不值什么，你告诉我哪天来我叫长班替你预备一切。”杨止波到了这里，便觉这事瞒了他，于是就轻声告诉他玉秋的行动，当然瞒了一件事，是玉秋的秘密，没有提。

王豪仁起来将手一拍他的肩膀，轻轻的道：“老弟很办法，这个女子老是不理人，你来了几天，就容容易易上恋爱了。”杨止波不愿把这事再说，便道：“我今天吃晚饭，就要搬走，以后只有星期，可以会见你老哥了。”豪仁道：“你搬走了，我可以搬回来住，一个星期，大概以回来两三晚上罢。”杨止波道：“那就更好了。老哥还什么吩咐没有？”王豪仁道：“没有话说，特意来看看弟。

我还是说了话就要走。”杨止波道：“何以这样忙？王豪仁开了房门，隔院子朝北方屋子一看，只见四盆菊花紫的白的绿的长得鲜艳欲滴，这当然不是孙家姑娘拿钱的，便笑道：“祝你一帆风顺滕王阁吧！”哈哈一笑，就这样出去了。

杨止波看见王豪仁走了，自己也不忙出去，拿了一本书对了炉子闲看。忽然身后有细微的声音道：“刚才是王先生来了吧？”回头一看，是孙玉秋轻轻走进了房内，离椅子还有一步路，站起身来正要和她说话，玉秋只是笑着，将手轻轻的一摇。杨止波只得轻声问道：“姑娘，有什么见告吗？”孙玉秋道：“我父亲还没回来，我妈睡觉了，只因杨先生今天真要别了，特意进来，有两句话，要告诉先生。”杨止波道：“是什么事呢？”孙玉秋笑道：“就是昨天写了一封信给先生，信上应该注上一笔，千万不可回信。”杨止波道：“这一层我也猜得到。”孙玉秋道：“那就很好。我走了。”她真个举了步子向外走。杨止波把一只手一招道：“慢着，我也要讲一句话，这男女交际，也是很平常的事，何以姑娘这样怕你的父母。而且你父亲，也是个极开通的人。”孙玉秋已经到了房门口，

手扶了门，就叹了一口气道：“先生，我不是信上已经说明白了，这不是我的父亲吗？这就管得比较严一点了。”她说了这句话，再也不敢耽搁，就起身回去了。

杨止波这样看来，家庭大概管得严些。可是那个时候，离清代还不上十年。在十年以外，不要说女子不许和一个男子说话，就是这大的姑娘，关在房里，一个男子的面也都看不到呢，孙玉秋对她的父母，有些隔阂，这也难怪。因此想着，跑到房门口，望了一望，见孙玉秋已到了房内，将正屋门关上了。这是孙玉秋自己认为险着棋，已过去了。杨止波自己照样办事。等吃过了晚饭，歇了一会，将铺盖卷起。便向北屋里来，和孙庭绪夫妇告别，孙玉秋却在房里，卷起一只帘角，手挽着布帘子，对止波望着。杨止波说许多话，和二老辞别。最后到了玉秋面前，也不好不睬，便道：“这地方我还是会来的，这里王先生同我像兄弟一样，现在我辞别了。”那孙玉秋只把眼珠一转，也没说话。点了一点头。杨止波不敢多看，就回房了。

到了十一点钟，杨止波已搬到警世报很久了。他所住的，就是编辑部里那间东屋子，三张床自己占了一张，

茶水都没有人理会，完全要自己动手，杨止波这倒不管。这晚有一点钟的光景，自己上排字房审查稿件。刚回来，走到巷子转弯的所在，却听到贺社长和自己总理谈话走了出来。杨止波却是不愿见这位同乡。恰好旁边有间空房，赶快向里面一闪，听到姓贺的道：“合肥的确表示，你能合作，那自然是好了。至于像我一样的那封信，这个礼拜，就会下来的。”康松轩只是一味的笑。两人说着话，就走过去了。杨止波也不知道是怎样一封信，就由空房出来，上编辑部了。

过了两天，杨止波办完了事，上警世报里休息。徐度德恰好送稿子来。他因站在柜台边，看见玻璃窗外，便指着门里问道：“这人是我的朋友，他进去会哪个？”那个口含旱烟袋的先生，依样口含旱烟袋，笑道：“他不会哪个，那是我们编辑部里的小伙计。”徐度德吃了一惊，问道：“他哪天来的？”答道：“那不过几天罢。”徐度德听了这活，次日就向邢笔峰报告。当然这事也很新鲜。一会，杨止波来了，刚刚取下帽子，那邢笔峰站起来，隔了大餐桌子拱了拱手道：“止波兄，恭喜恭喜，怎么你到警世报去了，怎么不同几位同人说上一声呢？”

杨止波将帽子放在挂衣架子上，忙转身和邢笔峰回揖，笑道：“我是打算告诉各位的。却是我这位置，是不大好的，是个校对的工作，每日要看两版大样。”邢笔峰坐下，便道：“中国人对看大样，倒是不怎样重要。其实要是在外国，这是社长或者总编辑的工作呢。”杨止波在大餐桌下方坐着，问道：“邢先生怎么知道的呢？”徐度德在那方小桌上翻译电报，这就把铅笔放下，望着杨止波道：“我昨天送稿子到警世报，看见了进去。我就和那位坐守柜台的金先生，问了一问，所以知道了。”杨止波道：“警世报不像我们这里，我们是大家有说有笑。他们那里，是总经理为大，总理来到编辑部，那就像总长来了一样。所以我在那里，只是朋友看得起我，在编辑部里帮忙而已。”殷忧世坐在邻座，笑道：“无论怎么说，到警世报是真的，真的，就应当请客。”杨止波道：“可以可以。”

邢笔峰含着雪茄，使劲吸两口。他拔出雪茄来，笑道：“止波兄还没有拿到薪水，请客应当慢一点。我请各位逛一趟新世界，未逛之先，我在桃李园请客，就是在座四个人。大概六点钟，各位在桃李园集齐。”杨止波道：

“这好像是为我请客，有点不敢当。”邢笔峰道：“我们是朋友呀！有钱就吃，这倒不关是你进警世报与否。下午一定要到。”这几位朋友，就算约定了。过了两个钟点，徐度德去打电报，杨止波出来上小馆子吃饭，两个人同路。徐度德手扶着他的脚踏车，和杨止波漫步。他道：“今天邢先生请客，为什么你先前和他客气？”杨止波道：“这桃李园是一家中等馆子，吃一次，总要十元钱左右，我怎么好叨扰呢？”徐度德四围看了一眼，并没有人，便道：“他请你，是借这样一个名罢了，你就不上警世报，他也得请呵！”

杨止波这倒有些不解，看着徐度德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倒不懂！”徐度德又看了左右，还是没人。因道：“不讲明白，当然你是不懂。有个周颂才，差事也很好。他兼了一个上海扬子江报打电报，就觉着日夜都忙。他现在正在考虑，这个扬子江报职务，还是留在这儿呢，还是辞掉呢？最近的消息，大概不辞，事实上他让出这职务来，教别人代干。这个消息，被邢先生听见了，他现在愿意辞掉私人方面打电报的职务，愿干周颂才这个事。至于内里有什么条件，那就我们不得而知了。”杨止波道：

“苍蝇朝着亮处飞，这也是人的常情。不过这事与我们什么相干？”徐度德笑道：“自然是有呀！他介绍你们去见周颂才，把他的助手，让姓周的见一见，可见他不是一个人干啦。”

杨止波把他这话想了一想，这里面恐怕还有问题，但是自己都是帮忙的，向人家明白表示，这也不怕。因道：“还有一点，不大明白。他说替上海打电报，是江新日报的职务。可是江新日报驻京记者是潘必猷，并不是邢笔峰啦，而且外面，似乎也不知道有邢笔峰这个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徐度德笑道：“足下还不明白吗？这潘必猷当新闻记者，就只晓得做社论，而且又担任了公平报副社长这个名义。江新日报拍电报，本来这是他的职务，但是他是个外行，无从下手，他就只好把这项事务，交邢先生代办，关于发电这一切杂事，他也一切不问，就是一层，驻京记者这个名义，却是潘必猷的。关于这一点邢先生是不满的。至于钱，听说也不多。所以他很想挑选一个比这好些的职务了。”

杨止波点点头道：“现在我明白了。邢先生像我一样，自然比我的收入多了又多，但是名义没有，究竟不好。”

徐度德笑道：“你明白就好了，晚上你再看一看介绍的情形，就更加明白了。再见罢。”他骑着车子走了。杨止波他还是要吃那一碗牛肉汤下面，心里想着，这要在牛肉馆里碰到宋一涵，那得又听着许多闲话，倒是很有意思。走到牛肉馆，刚一推开门，里面就哈哈大笑起来道：“妙！妙！我心里还这样说，这要碰着你老哥就很好，居然碰着你老哥了。”说话的正是宋一涵，他手拿了一张小报，坐在一张空桌子下面。杨止波就和他一握手，在这张桌子边上坐下。宋一涵将坐凳一挪，让自己坐位靠了杨止波。笑道：“我今天真是穷得无可奈何，老哥这一来，我要请你吃一碗面，都请不起。”

杨止波道：“你就吃罢，我今日有钱。给老哥来二两，好吗？”宋一涵昂头一笑，把手在桌子上轻轻一拍道：“就是这一句话，我就醉了。酒是不要，我们两个人煮上大碗面，回头切一盘腌牛肉，还来一盘卤鸡，这就很好了。”杨止波道：“这是小事，照办照办。”于是就把店里伙友找来，把菜饭告诉了他，声明这里原要的一碗面不要了。宋一涵又把桌子一拍，笑道：“我看老兄，是一个爽快人，将来我对大样，我得和你多看一点。老兄实在是太忙了。”

杨止波心想，我看大样，他怎么知道？因道：“我在警世报看大样，我兄知道这消息吗？宋一涵笑道：“你老哥，是个爽快人，没有留心到这些消息，就给跑警世报的人留下心了。我们这贺天民社长，就是知道的一个。他这几天得你们总经理康松轩大为信任。他说，是康松轩同他说的，说一个人看大样，又看两份，内中怕会出岔子，有人的话，请你介绍一个。我们社长正想给我找个事，这就很好介绍我进去了。那边问禅也是我的熟人，自然他也欢迎，我二人居然跑上一条路，自然的遇合，太好了。”

杨止波点头道：“这倒很好。不过据你说，是康松轩和你社长要人，所以你的社长就介绍你进去，我看这话不尽然吧？”宋一涵又哈哈一笑道：“管他呢，反正我进警世报是真的，这就成啦。”说到这里，恰好一盘牛肉，一盘鸡，已端上了桌子，宋一涵就拿起筷子来，先尝两块。他一抬手，手底下压着的那份报纸，就露在外面。报名字，是三个字，多暇录。每个字有酒杯子那么大。便问道：“这是什么报？好像是一种消遣的报。”宋一涵将筷子放下，扶了桌子，将眼睛向他一望，问道：“这种报，

你都没有见过吗？”杨止波道：“难道还有什么好消息吗？”宋一涵笑道：“你不看这种报，这一门，你完全外行吧？这不能不看。”他就把那份多暇录将双手递过来，给杨止波看。

他接过报来一看，共是八短栏，有时，最前方，也登着长条，是两栏并一栏。新闻前面，很少用二号字做题目，都用三号字，当然它的新闻，全是老五号了。这还不值什么，就全报篇幅看，就是四开这一张，报的中心，也登两块铜板。这铜板全是女人，而且都是时装。杨止波道：“这是什么报呢？”宋一涵拿筷子挑了片牛肉吃，笑道：“你只管望下看吧！”杨止波把四开报打开来，用眼光细看，原来这分栏所在，也有刻的一块字，是题目一样大，全报大概有七八块。比方最前头，就是歌台珍闻，檀板绮录。他拿着报的畸角，摇头道：“这题目也十分腐朽。”宋一涵笑道：“腐朽？你望下看吧！”

杨止波当然把报拿起，望下一看。那铜板分两路，一路是粘花字的，什么花城月旦，花国清香。一路是粘柳字的，什么柳絮飘零，柳条堪摘。再看那新闻，大约一二百字一条，载的全是清吟小班以及二等茶室里的事情，

而且没有一条替姑娘叫苦的，全是说哪个人长得好，或者哪个对人太冷淡。这就不必望下看了，笑道：“我以为戏剧报，倒也看看，原来是张花报。这京城里，这样的报，也让它发刊吗？”宋一涵将筷子一放，按了桌子道：“这倒有些奇怪。京城里最有名的八大胡同。这些老爷大人哪个不去。出这么一张小报，这又为什么出不得？”杨止波道：“这样谈，是国家禁娼问题，这就谈得太远了。我们就谈报本身问题吧。”

这时，送面的来了，两人吃面，一边谈话。宋一涵道：“你必定问，这家报何以维持呢？这家报是北方日报出的，这算四大家报社之一。但是他们竞争的力量不够，报就慢慢的垮下来了。可是办了一张小报，名字就是多暇录了。这个报却是最赚钱。销多少份呢，凭他们自己吹，有七八千份之多，可是我们打个对折，三四千份总是有的。他们这个报没有开消，消息全是逛窑子的大爷送上门来的。报卖一个铜子一份，报贩子去批发，最多打个二折。此外有些广告，专门指定了这家报登。当然这里面没有好广告，什么白浊膏，什么梅毒粉，什么专治不愈的花柳病。这项广告，就有不少的钱。怎样维持？

就是这样维持呀。”

杨止波笑道：“原来如此，你何苦买这个报看，我看老兄还把它随身带着，好像片刻不能离呢。”宋一涵把面吃完了，把手巾从衣袋取出，将手拿着，把它擦擦嘴，笑道：“这餐饭，我又吃饱了。你要说，我何苦买这报看？实在的话，早几个月前，我住在大旅馆里，每日无事，就上八大胡同去逛。后来穷了，住在这庙里，当然不能逛了。可是这八大胡同的生活，我真是有一点回忆，但又不能去。恰好这送报，天天送这多暇录我来看，天天看着这报。也就是到八大胡同一样。”杨止波笑道：“我兄的学问，是很好的。不过你谈的这样寻乐子，那我简直不敢恭维。”宋一涵笑道：“你这活，自然是好话，但是我没有逛够就完了。心里想着总有点留恋。不谈这远的事了，阁下有钱，愿借儿毛我买盒纸烟吃。”杨止波便由衣袋里拿出一块钱，送给宋一涵道：“这够不够？”宋一涵接了那块钱，就向他立正，把右手抬起，比齐了眉毛，行了一个军礼。行礼完毕，然后笑道：够了够了。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我走了。他取了架上那顶帽子，戴上就走了。

对了他这个样子，杨止波也好笑，也浩叹。这天混过几个钟点，就到桃李园去吃饭，果然上午邢笔峰请的三个人，都已请到。吃过饭以后，夜色已经罩了北京城。这桃李园就在新世界隔壁两三家。到了新世界，买了票进门，邢笔峰问道：“我在第三层楼那家茶社里下围棋。还有一个钟点的样子，我介绍周颂才先生和你们见面。这是扬子江报驻京记者，会一会，总会有点好处的。”殷忧世他现在就靠这里邢笔峰给他十块钱，维持这会馆生活。邢笔峰肯为介绍周颂才这种朋友，他十分情愿的。笑道：“围棋是我祖传就欢喜的，我不上哪里去，就跟邢先生去看棋。”邢笔峰点点头，杨止波就约徐度德去看戏，约一点钟后，再来。

这新世界是七层楼，约有三十个店面那样大。照现在看来，那就一幢新建的大楼，比它要大得多。可是在当年，北京没有中国人自盖的大楼，新世界一出现，这就人家说香厂大楼，那是数一数二的大楼了。什么叫做香厂，这是一个地名，从前这里，倒得满地垃圾，臭气熏人，这地方是不出名的。

新世界要数起楼来，第一层是新戏，就是话剧。第二

层是京戏，但这里演京戏，是髦儿戏班子，就是女戏班子。第三层是杂耍，如魔术，大鼓，双簧等等。二三层楼，有好几个舞台。第四层第五层，什么茶社饭馆。第六第七层楼，那是楼盖了一个尖顶，这里就无所谓陈设了。杨止波先到各层，看了一眼，回头就跑到髦儿戏班子那里看京戏。这里顶靠前头是包厢，一个格子套上一个格子，一个格子里好坐四个人，包厢完了，然后是男女座位，这里依然是男女分座，从面前到身子靠后，中间钉了一块板子隔起。其实这种办法，真是掩耳盗铃，你看旧社会，有多少不名誉的事，出在男女分座的新世界哩！

杨止波约看了一点钟，这就约着徐度德来会邢笔峰。这个茶社，摆的桌椅，都很精致，全社有二十多副。靠里约莫有三四副桌椅，全是男子围住桌子在看棋。棋桌以外，只见一副桌子，围着坐了三个人，这里有邢笔峰殷忧世，自然另外一个，是周颂才了。他穿着蓝色绸的皮袍子，上面罩着青绸的嵌肩，一部稍长的脸，两只眼睛非常灵活，长着一列短短的胡子，邢笔峰早看见了，连忙站起，介绍着一位是徐度德，一位是杨止波。周颂

才也连忙站起，自道了姓名，请二人坐下。周颂才道：“我们和笔峰谈起，这止波先生，现在为警世报当编辑，我看阁下，一身布衣，态度很斯文，这颇是斯文本色。”

邢笔峰在新来的朋友面前，倒了两杯茶。这座位五把椅子，杨止波就挨着周颂才坐了。他见周颂才还不算俗，便道：“我不是当编辑，算是在警世报帮忙。帮多少天，那也看警世报需要而定。”周颂才听到止波这话，简直和邢笔峰就是两个路子，便道：“在外边作事，谁又不是听人家需要？笔峰，这杨先生很好，望你常要他帮忙才好。”邢笔峰笑道：“那是自然啊！”说时，把半根雪茄放在嘴里，要吸不吸的样子，又道：“杨先生自用，也很是简朴。”杨止波笑道：“你这话要打一个折扣。我现在虽然穿得很朴素，可是我目前有点缺少钱用，假如有发财那一天，我一样会穿着华丽起来的。”这周颂才听了他第二句，又觉很不错。便道：“杨先生这话，我倒认为不假。不过这底下，要加一个但字，虽然可以穿得比现在要华丽些，那是要比这些浪子少年，会完全不同，阁下说我的话，对不对？”杨止波却微微一笑。

大家坐了一会，邢笔峰说道：“这里电影很好，你三人

去看电影吧？我还和周先生要谈一谈。”这样说了，这三人就都告辞了。周颂才看杨止波走去，身上虽穿灰布老羊皮袍子，却很轻松的样子，便问邢笔峰道：“我看这位杨先生，倒是很洒脱，阁下要他帮忙，每月津贴他多少钱呢？”邢笔峰想都不要想，就把口里的雪茄取下，很抱歉的样子道：“给他真算不多，每月送他三十元。”周颂才道：“这送得不怎么多。”邢笔峰道：“所以我觉得手上没有钱，要是有钱的话，杨先生起码要送他五十元。”他又把雪茄放进嘴里，看周颂才的态度如何？

颂周才取了烟卷盒，打开，挑选了一根。在桌子上，把烟卷搓着，手把烟卷放进口内，把桌上火柴点着，这样使劲吸了两口，把烟取下来。才道：“我扬子江日报的事，真是忙不过来，当然我只好辞了吧？不过他那里，是送我三百元，这要辞掉，每月少收入三百，却是一个大漏洞。所以这一层，我却得考虑。”邢笔峰移了椅子靠近他一步，笑道：“我兄你怎么啦。你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兄弟照样帮忙。你对于这三百元，还不能放下，那你不放下得了。兄弟为你白尽义务，也无所谓。”周颂才笑道：“这不近情理。而况你要是当上扬子江日报驻京记者，

自然要比较忙些，这要无钱，也没法子干。”邢笔峰这就把雪茄送进口内，偏着头想了想，点头道：“这倒是，不过你老兄看看，补贴点儿得了。”周颂才道：“你至少也要一百元，才够开销，我们这就拿了三百元平分，一个人一半，不知你看怎样？”邢笔峰道：“那太够了，那太够了。就是这样规定好了。”

周颂才虽是口里说出来，可以合作，究竟心里还舍不得。把半根纸烟放在嘴里慢慢的吸着，然后道：“好吧！等我考虑了两三天，再说吧！”邢笔峰道：“好的，等我兄过两三天，考虑得更加周到。”周颂才笑道：“话说到这里为止了。我看你介绍的几个人，比较起来，还是杨止波为人好。你下棋，我去找杨止波谈谈。看看此君，对警世报作如何看法。”邢笔峰虽然觉得他一个人去找杨止波谈话，有点不妥当，但是说明了，是谈警世报的事，那也只好随便。周颂才戴着盆式呢帽，又在壁上把自己呢大衣拿下加起。和邢笔峰笑着点了一个头。

这三层楼上，有拐角里一个电影场。这时候的电影，就是美国包办。而且故事是拍二三十本，总是一边侠客，一边歹徒，看多了，也总觉得是一套手法。杨止波看了

www.BOOKOO.com.cn

一会，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便走出来，打算看一看双簧。正好他出来，就碰见了周颂才。便点头道：“先生也出来遛一遛吗？”周颂才道：“我正要找老兄谈一谈。”两人说着话，就到大楼一个玻璃窗边，这样站定。杨止波道：“我是刚混事不久，不懂得什么。”周颂才道：“足下进警世报，觉得他们的宗旨，同我们相合吗？”杨止波本来新进警世报，当然是不能乱批评，而且好多事，依然不晓得。便笑道：“先生这一问，可以说问道于盲。因为我进警世报，还只有几天，一切都是不知。若照我们在表面看，那总是能够说话的一种报纸吧？”

周颂才见他不敢乱批评，那倒是当然的。因道：“那自然，它敢说话。但敢说话的原因，因为他们后台是公教罢了。”杨止波这就点点头。周颂才道：“你觉得邢先生待人很好吧？”杨止波道：“很好的，一点官僚脾气都没有。”周颂才道：“足下的薪水，可以对付吗？”杨止波心想，谈话谈到本身上来了，那要说句不够用，也许对他们的谈话根本不利。便笑道：“要就我来说，那是很够用的。”周颂才道：“足下为人，很实在的，而且又很仔细的。现在在外面混事的人，见人乱说一通，那是不好

的。你老兄是布衣之交，这年头要得布衣之交，那是很不容易的。”杨止波极力说不敢当。说了一会，周颂才说了再会，就告别了。

第八回

甲骨起奇文少年骇异 佛香烧篆字失主何求

在新世界玩了半夜，各自回家。杨止波照时间工作，也无事可说。过了两天，晚间十一点时分，编辑室来了一个从前红人现在倒霉的客人，找吴问禅的。这人姓章，名字叫作风子。他耳朵有些聋，也叫聋子。他到警世报来，好像很熟，将门拉开，就直奔总编辑房间里去。吴问禅抬头看到，就丢了笔和他握手，笑道：“风子兄，好久不见，这晚上，你从何处来。”章风子道：“特意来拜访你老哥呀。”风子和余维世也认识，也握了一握手。杨止波在旁边站着，吴问禅笑道：“来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杨止波兄，这是大名鼎鼎的章风子兄。”章风子听说，和杨止波握了手，笑道：“我知道阁下，今年上半年，我读过阁下几首蝴蝶诗，和王渔洋秋柳原韵的，不能说我善忘吧？”杨止波道：“是的，那在上海发表的。那种诗现在还能提吗？”章风子不说什么，却长叹了一口气。

这章风子是个什么样子呢？他约有二五六岁的年纪，短脸，眉目倒也端正。穿件灰布棉袍，黑布马褂，一身全是油腻。他戴顶呢帽，这时放在桌子，因之头发

露出来，真是一团茅草乱蓬蓬。吴问禅道：“请坐吧。”章风子就坐在桌子对面椅子上。笑道：“我也不必多坐，不要耽误你的编辑时间。我就问问阁下，一班五四的朋友，还骂我不骂？”吴问禅笑道：“你这个反面的恭维，就不大合适吧？五四运动，我们的这班同学，差不多都在里面，那真是……”章风子笑道：“这算我说错了罢。可是有一班人对我过不去，这总是真的吧！”吴问禅道：“这几个月好得多了。可是你老兄，也是一样反攻呀！”

杂务向各人面前，送了一杯茶。章风子喝了茶，将杯子搁还桌上。坐着笑道：“他们骂我十句，我至多还个一两句，这也是很公道的。”吴问禅笑了一笑，对余维世望了一望，笑道：“风子兄，我们维世兄，五四那天，就拖了旗子，望老曹家里走。要说五四朋友，那真的不假。可是他并没有骂过你。”章风子道：“是的，是的，我说的五四朋友，不能成立。”余维世正坐着编稿子，就抬头道：“我知道风子兄不会怪我，不过风子兄的学籍，听说已没有问题了？”章风子道：“我对北大这块招牌么，他们给我，就谢谢他们的美意。要是不给我，我也算了。不过校长那方面的表示很好的，他们允许我毕业。这里

还有一个学期的课，我当然不上了。”

吴问禅道：“好！我见着一些同学，告诉他们，停了论战好了。不过你看过中原日报没有？他们那个副刊，以专骂文化运动为能事，这却是不应该。阁下也是最高学府的一员，你看这文化运动，该骂不该骂呢？”章风子摸摸脸上，沉吟了一会子，才道：“这中原日报，是过激了点。我正要去看看，劝他们少出些小锋头。说走，我就走。”说完了话，他就把帽子拿在手下。这房里几位主人，也都站了起来。吴问禅翻了一翻抽屉，在报纸堆里翻到一本黄花杂志，把书一举道：“这上面有风子兄谈戏的大作，谈些传奇故事，这就很好。”章风子道：“哎！不谈了，改天见罢。”说着，就跑走了。

这中原日报，是一个日刊，在人家印刷所里代印。充其量，也不过千把份报。不过能销到这么些报，已经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报了。这报馆是一所大院子，他们除了印刷部不是自己的，其余营业部等，应有尽有。朝南这三间屋子，就是编辑部。朝东三间，有一间是副刊室，其余两间是客厅，也摆了一套沙发，再配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也是像样子一家报馆吧。章风子离开警世报，

不多大一会，就到中原日报馆。章风子走到院子里，就喊道：“味丹兄在家吗？”他喊叫的是林味丹，是这里的副刊编辑。林味丹在副刊室里答道：“在家呀！哪一位？”章风子听到了答应，这就由客厅进去。这是一间小屋子，临窗横摆了一张桌子，两把交椅，夹了桌子，靠墙摆了一个书架，副刊室里就是这一些。这林味丹穿灰色绸皮袍子，一脸的酒糟痣。见着章风子就点个头，让章风子在他对面椅子上坐了。他笑道：“你来得正好，我们这里副刊，缺少个数百字的稿子，赶快来一条呵！”

杂务泡了茶，还端了两个碟子来，一碟瓜子，一碟子花生糖，摆在桌上。章风子笑道：“走来就向我要稿子，好厉害呵！我倒不是送稿子来。我想看一看你们骂我们的校长，现在怎么样了，还继续的骂吗？”林味丹笑道：“我们就卖的这个，当然还骂呵！但是，不是对你校长个人，凡是与学潮有关的，我们都骂。”说着，抓了一把瓜子敬客。章风子道：“骂人骂得最厉害的，就是梁墨西老人罢。”林味丹笑了一笑道：“这也难怪这老人，他译的书，大约是五元钱一千字，他译得真快，一个月有好几百元收入。还有杂志上，各报上登他的作品，也是好

几元一千字。现在全完了，老人这就怪文化运动，夺去了他的生财之道。他还在各学校教书，也同样子完了，他怎么样不气呢？于是乎他就骂了。”

章风子道：“他先生虽说译文，其实他自己不懂外国文，全靠人口译。译出来，他又不照那人口译去译，却是照他汉魏文章的路子那样翻译。拿出书来看，全不是外国文章，简直是一篇汉魏文。这要说是译文，除非欺那不懂外国文的人，那懂外国文的人，他见外国文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能不反对吗？若将汉魏文论起来，当然梁墨西先生，是有一套的，若要说翻译，那梁先生还不懂呢。”林味丹道：“那阁下对于梁老先生那样的骂，也不以为然罢。”章风子道：“骂是可以的，先要自己站稳啦。”林味丹把瓜子嗑了几个。随后道：“这里有个知道老人，根据甲骨文字，作了一篇大水擒妖记，全篇白话，你看一看，好不好？”章风子道：“好哇！这知道老人是哪一个？”林味丹道：“这是我们编辑人的秘密，给你瞧一瞧，或者你猜得出是哪一个。”章风子笑道：“那我不用得瞧文章，我猜就是梁墨西。”林味丹笑道：“不是那人吧？你先瞧了再说。”

章风子看他不肯说出名字，那倒无所谓，就不用问了。林味丹将抽屉打开，拿出一大卷稿子来。看那上面，是蝇头小楷，那字写得非常的好。林味丹把这纸就送过来，笑道：“你瞧瞧罢，这是好文章。”章风子接过来，打开来看，就是红栏两头有天地的格子纸。上面大字题着大水擒妖记，再后就是照格子写，上写第一回，下面是，看大蔡兴风作浪，说老人捉鳖寻虾。下面署名知道老人。章风子把稿子放下，就拍了一下桌子道：“这个我晓得，又是骂我们蔡校长的。我们读过两年四书的人，都知道蔡是大乌龟。论语上载得有“臧文仲居蔡”。下面注着，蔡是大乌龟，因为那东西，出在蔡地，所以叫这个名字。这骂人是大乌龟，我在章回小说里，还没有见过。这篇小说，我劝你不要“发。”林味丹笑道：“为什么不发？他又不是我的校长呀！”章风子见他这样说，不好作声。把稿子翻过去两页，里面有许多句子，还打了密圈，这倒不能不看上一看。那上面写道：

这时，大河之中，突然风起一阵，吹得那杨柳

千条，尽向西翻。那河里边的水，也起了无数的巨

浪。就在这水动风生中，飘起了一个黑黝黝的东西。

再仔细一看，那乌黑东西前头，突起了一个像蛇头又不是蛇头，有胳膊那样粗细的脑袋，两只小眼睛对岸上看了一看。原来这地方来了一个大乌龟。乌龟瞧了一瞧四周，就将它那个爪子，有蒲扇那样大，对南方招了两招，就来了许多鲤鱼螃蟹虾子等类，牵动浪头，刮起风声，这样朝拜大王。那乌龟点了点头，与部下还讲许多话。忽然在水中一个翻身，就变成了人，在岸上摇摇摆摆。他穿了一件灰绸袍子，手里拿一根手杖，倒是很像一位先生，不过他弱不禁风，他脸虽有八字胡须，但总有一点乌龟头的模样。

章风子看了，就把这稿子移在一边，淡笑道：“甲骨文字，岂能这个样子？”林味丹道：“这当然是有趣的文字，说它是甲骨文字，我们好玩罢了。”章风子道：“我细想一下，叫你不要发表，恐怕你也没有这种权利。不过这要登出去，别人是看不懂的。至于能懂的，恐怕有很多人会说知道老人胡说。我也是不同意他们胡闹的，蔡校长为人是很好的，也不一定我是他学生，才说这一句话。”

林味丹听章风子说话，好像他是一派正经，笑道：“你老哥这些话，究竟是他的学生。我听说学校把你开除了，你不恨贵校长吗？”章风子道：“我也没有开除。就算开除了，我也不能恨我们的校长，这里有很多原因，过一天，我们细细的一谈。”

章风子把这话扯上了学校要开除他一事，这倒很好，林味丹立刻接着说：“风子有好多文字发表呵，学校里也很有好处呵。中国戏剧，要像风子这样谈法，那真是戏剧的三味都谈出来了。”章风子听他谈到了戏，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把话谈上了戏剧。谈到快十二点钟，他就告辞了，他家里有电话的，想来想去，觉得中原日报骂得未免过火，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吴问禅，把当晚到中原日报所遇到的大概，告诉了一遍，而且把自己的不满，也告诉了。挂上电话，杨止波恰在吴问禅编报的房里，吴问禅道：“中原日报的搞法，总搞不出好处来的。”他把章风子打来的电话，说了一遍。杨止波道：“向来没有看过中原日报，那倒要看一看了。”

次日，杨止波就把交换的中原日报，看了一眼，自己也摇了几摇头。到了下午，三点半钟，自己日里所干的

工作，告一段落，闲着就上琉璃厂来，打算买几本书。这就在大街上，碰到了孙玉秋。看到她带上几本书，在书店里玻璃窗户上闲望。杨止波道：“下学回来了？”孙玉秋把书本子翻了一翻，笑道：“我想你该回来了。”杨止波道：“女士是特意来看我的？警世报，我想你是不会去的，要是这里会不着，那你又空跑一趟了。”孙玉秋拿书本放在怀里，自己望着地下，才慢慢的道：“我也不一定要看你。”

杨止波笑着，由琉璃厂往东走，孙玉秋在后跟着。到了青云阁，杨止波道：“女士有话对我说吗？我同你去喝一碗茶好吧？”孙玉秋红了脸道：“那里不好。”杨止波道：“这是茶楼，女客照样前去。我们新闻记者也常在这里会面。可是我一个也不认识。”孙玉秋笑道：“是真的？”杨止波道：“若是不真，那你就走好了。”孙玉秋这就和他进了市场，走上楼来。市场靠北一座大厅，开着茶楼。这里果然非常清静，还有躺椅，座位上也有四五个女客。杨止波靠着玻璃门，轻声问道：“怎么样？”孙玉秋笑道：“进去吧。”杨止波就引了她进去，而且在靠墙的桌子上让孙玉秋坐在外面，背对着人。

坐谈了一会，孙玉秋把此间父母，不是她亲生的父母，就完全谈了出来。事情是这样的：她不姓孙，本来姓李，父亲是个医生，有八个儿女，家里生活维持不了，正好姓孙的回乡下过年，他看见了玉秋很喜欢，而且他又没有儿女，就和玉秋父母说好，把她当为女儿，带上北京来了。其初，孙家倒是和自己所生的儿女一样看待。现在，有点变样了，那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她母亲吕氏有一个侄儿，年纪有三十六、七岁，今年上半年，死了老婆，丢下了一男一女，他就想着，这孙玉秋很好，何不把她娶上门来，所以他和姓孙的夫妻提了好几次，姓孙的夫妻都不同意。那姓吕的，是一个胖子，面貌又是黑漆一团，但是有两万元家财，他见孙家二老不答应，就表示若是孙玉秋嫁过去，他情愿养姓孙的老。这在姓孙的方面，有这好的条件，就不愿意再拒绝了。但是，孙玉秋听到这个消息，就说了，至死不嫁姓吕的。她要继续读书，并且要考女师大。

杨止波把这事听明白了，把身子挺直了，问道：“那姓吕的又怎样呢？”孙玉秋道：“现在他正想法子，使我回心转意。”说到这里，用眼睛望着杨止波，笑道：“我现

在有了一点希望。”杨止波道：“你的用意，我是知道的。可是我是一个穷儒，真难为你看得起我。现在我照实说，我还有个老娘，三十多岁守寡，带起了我这班儿女。所以我第一要接济我的老娘。第二，我一定就力所能及来接济你。”孙玉秋道：“真是谢谢你。”杨止波道：“你不要客气，保管预备考大学好了。”接着，杨止波又道：“这里萝卜丝饼最出名，你吃了再走。”孙玉秋笑着点点头。杨止波叫茶房，作了十个萝卜丝饼。杨止波忽然想起一件事，望望孙玉秋道：“你似乎要钱用吧？”孙玉秋笑道：“不要吧。”杨止波道：“你也不用客气！听你口气，很要钱用，分两块钱给你，够不够？”孙玉秋道：“够了。”杨止波就在身上摸出两张票子给她。

吃过萝卜丝饼，正要起身说走，忽然听到有人大声笑道：“呵哟，老王来了，怀里一定藏有许多新闻，我们分一点吧。”立刻起了一阵激动，十几个人全都站立起来。这里有个三十来岁的汉子，是长袍马褂，头上戴一顶盆式呢帽。他拿着呢帽，同大家作揖，说道：“我们坐下来谈罢。”孙玉秋细声道：“这一群就是新闻记者吗？”杨止波道：“是的，你听几分钟，看他们交换甚么吧。”两

个人就静止下来，听他说什么，那人坐在竹子编的睡榻上，问道：“这你们知道冯河间那一天起灵吗？”有人答道：“冯国璋家里人说，后天起灵。”那人道：“对的，我现在把他出殡的排场说上一说。”有人就笑道：“又来骗我们，这冯国璋出殡的排场，我可以猜想得到。”那人道：“虽然猜想得到，但这里面，还有点秘密新闻。”这里人听到秘密新闻，那就大家不约而同的围了拢来，有人道：“你们不要吵，听王先生说秘密新闻罢。”

当真，这些人就不闹，听他的秘密新闻。那人道：“这里有总统的题辞，四个人抬着。后面是国务总理各部总长的题辞，还有段合肥的题词，这题辞的字特别大……”这就有人道：“算了罢，这还是秘密新闻，这就没有新闻常识的人，也猜得出来。一个做过总统的人，他死在北京，当然这里面许多故旧，以及官场的排场，在出殡的日子，要送他一送。”那人就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是你们要新闻，说我藏了很多，我并没说我有新闻啦。你们不问三七二十一，走来就问我要，你想我不扯上一点儿新闻，那就不大好呵！”他这一说，大家也就哈哈大笑起来。孙玉秋细声道：“这就是新闻啦！”杨止波

道：“这是大家闹着玩，我们走罢。”于是他掏出钱来，会了帐，送孙玉秋到了南新华街口上。杨止波道：“哪一个星期天，我再去看你罢。”两人就此告别。

杨止波回到警世报，这里就到了不少的客，有吴问禅和余维世、孙通璧、方又山，都是吴问禅的熟人，宋一涵也在这里。余维世道：“这好了，杨先生也来了。我们大家去吃晚饭罢。”那位宋一涵坐在门角落里，笑道：“这里可以说都是我的朋友，照理，这餐应该归我请的，可是我身上就只有几毛钱。”吴问禅笑道：“今天我身上也没钱。”余维世笑道：“我来向各位凑，有个四元钱，我保诸位吃顿好的。”他说这话，真个向各位问一声。头一个向孙通璧面前走，还没有问话，孙通璧掏出了一块钱，向余维世手上一塞，笑问道：“怎么样？”余维世笑道：“很好。”他第二个问到了杨止波。他本来有几块钱，可是为了接济孙玉秋，去了两元。还好，身上还有一块多钱，他也照样拿了一块钱塞在他手上。余维世笑道：“这样子，够了够了，我照样出一块钱。这里还差钱，也有限得很。”吴问禅笑道：“再不用凑了，算我的罢。”余维世站着向吴问禅一摆手道：“这样不好，我们吃你的太多，

不要你出钱。”方又山坐着站起来，笑道：“算我的吧？”余维世道：“你不必出一块钱，出五毛钱，就够了。这叫穷凑付。”宋一涵道：“那我也当出两文啦！”余维世向他周身上下一瞧，笑道：“你还是新到，不过不请也不好，就出个两毛吧？”这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已是七点钟附近，冬日的天气，已经断黑两个多钟点了。六个人照例上宾宴春。这家宾宴春，当时还是一家小的店面，而且在铺子头里。不过内里却是很大，三进房屋。六个人进去占了一间房子，点菜由余维世全权办理。吴问禅坐着圆桌上子上头，正好与杨止波对面，便道：“我刚才打青云阁门口经过，看到你正向里头走，你买什么？”杨止波道：“我到楼上去喝一碗茶。”吴问禅道：“我知道了，上面之客，常有很多新闻记者在内，想必你是同那位记者去的了。”杨止波心想，孙玉秋这件事，还不能公开，扯个谎吧，因道：“是的。不过有个十一二位记者，大家坐着谈谈，可以说一点新闻都没有。”吴问禅笑道：“那是自然啦，有新闻的人，他不会往这里头跑。还有中央公园，在五六七八九几个月里，有许多新闻记者跑到那里去谈天。请问，这谈天谈得出新闻

吗？这和青云阁是一条路子。”杨止波也就笑笑。这里余维世开好了菜单子，点了七八个菜，吃得很有味。吃完了，一算帐，只有三块三毛钱。大家都说余维世很不错，会点菜，称赞了一番。

正在这时，有人轻轻敲了两下门，叫道：“宋一涵兄请你过来谈两句话。”大家看时，一个人穿了人字呢大衣，头上盖着水獭皮的圆帽，脸上刮得干净，是四方一张面孔，嘴唇上养了一撇短须。这是当年最时髦、最阔绰的服饰。宋一涵立刻站了起来，笑应道：“经远兄，好久不见，有什么事吗？”那人道：“当然有事。”宋一涵这就走出门去，和那人在远处说了一遍话，一会回来，就拿呢帽子在手，向吴问禅道：“我到丞相胡同刚才和我谈话的谭先生家里去。他是个新议员。他叫我去，恐怕有什么事。”吴问禅道：“你尽管去，可是你今晚初上工，不要一去就不记得回来。”宋一涵笑道：“那何至于。我知道，我的工作是在下半夜，准不误事。”说完，就出去了。

到了丞相胡同，看见一家门外停了几部马车，大门是八字门楼，钉了铜牌，上面写了谭宅。因为他家大门口按有电灯，虽不大亮，倒也看得见这铜牌，这就是说，

这里是谭议员的家了。宋一涵走到门房里，说是会谭议员的。门房问：“你先生可姓宋？”宋一涵答应是的。他就将宋一涵一引，先引到南客厅里来。这是三间南屋，外面两间打通，摆了一套沙发，四把檀木椅子，中间夹两个茶几，中间一张小圆桌子。这都是有钱的人家普通的摆设。里面这间，是梨木雕花的隔扇，靠里有张美人榻，上面铺着皮褥。靠墙两把小型的皮沙发，中间虽也是一架茶几，却是成为一套。一个小似一个，共有六个之多。打开是六个，收起来是一个。靠窗户摆了一张檀木写字台，有一架多宝柜，就是上面有了各项格子，摆设着各项古董，地下全铺着地毯，这就不是寻常的陈设了。门房道：“你在这儿，暂坐一会，我去替你通报一声。”宋一涵说是，门房就去了。

只过了一会，里面道：“请到里面坐。”门房这就格外客气，走了进来，点头道：“请先生北屋里坐。”说毕，又把宋一涵一引。他所经过的房屋，都看了一下。两边两道回手游廊，那院子中间，有假山，有树木。游廊完了，又是北屋外的走廊，而且很深。门房掀开棉布帘子，让他进去。进来一看，是很大一间屋子，地板漆得很红。

中间是六张沙发，都是皮褥子垫座。靠左边一张写字台，靠右边窗，摆了一架钢琴。再横过来，两架多宝柜，比前面一架陈设得更多。靠写字台，两架檀木书橱，装了很多书。主人谭经远已经脱了外面衣服，穿一件灰鼠皮袍子，见宋一涵进来，叫道：“请坐请坐，我们谈谈。”他引着在当中沙发上坐下。家里的用人就忙着供奉茶烟。

宋一涵坐下，听着隔壁房里，一种哗啦哗啦的声音，这是在打牌。他笑道：“先生叫我来，有什么事吗？这事谈完了，我还要办自己一点事呢。”谭经远在宋一涵下手坐着，将小胡子一撇，把手摸摸，笑道：“你有什么事？顶多是民魂报一篇社论。那个社论不做，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他那个报，顶多消不上三百份。”宋一涵道：“谭先生对办报的事，也在行。”谭经远道：“我也办过报呀！我得问阁下，对警世报方面，很熟吗？”这宋一涵到警世报去，外面的朋友，还没有人知道，自己想了一想，便道：“他们编辑方面，有这么一两个人，我是根熟的。”谭经远道：“刚才我看见阁下，跟许多警世报编辑部同人在一处吃饭，那当然是熟人。我看起来，熟人还不止一个吧？”

这时，谭家北屋子里一阵香味，只管往鼻子里钻，用心嗅上一嗅，是迦蓝佛香。原来这里多宝柜上，有一个小格，里面摆着一个金质小佛，这佛，只有酒杯样大。再在前面，有个拳头大的铜香炉。里面插了细细的两根佛香。这屋子里又没有风，所以那香也不摇动，这就一缕清烟，在面前慢慢的，微微的望上升。而且在那微微的当中，香烟就成了我们上古的篆字。再望上升，就香烟慢慢的消灭了。宋一涵道：“好，这香烧得好，谭先生好佛吧？”谭经远道：“我有点好佛。阁下闻到我的佛香香？”宋一涵道：“是的，谭先生好佛，好的是什么宗？”谭经远道：“这个今天不谈罢。我有点事，求你老兄一下，有一条稿子，请你送到报上去登一下，可以吗？”

他这样一谈，宋一涵就知道他是说警世报。但今晚上刚刚上工，就带消息去登，自然不好，故意装着不知道。便道：“这事很好办。何必要我带，写个信封，向民魂报一送，明天准大字登出来。”谭经远连忙把头摇了几摇，笑道：“哪个谈民魂报！我所谈的，乃是警世报。”宋一涵道：“是的，我编辑部里有熟人。但是谁要登一条消息，颇是不易。若是对这消息里有些意见，他们是不

会登的。”谭经远哈哈一笑，小胡子翘了几下，然后对宋一涵道：“这个我知道，凡是新国会的东西，他不登的多。这是政治上的意见，当然不敢勉强。我说的不是这个，是我们的家事。”

宋一涵道：“府上不是很好吗？有什么事要登报呢？”谭经远咳嗽了一声，起身把茶几上三炮台的烟筒子拿过来，取了一根纸烟在手，把烟筒子又在原地方放好。茶几上有盒火柴，自己又拿了过来，擦着火点上了，自己把火柴盒子一扔，打得那茶几拍达一下响，看他那样子，真有那一点不自然。把烟吸了一口，就把烟喷出来，这烟吹出来一口气，真像箭一样射出。宋一涵想，这家伙似乎有一点气呢，也不作声。谭经远手指夹了烟道：“这是我家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我现在对你说。我初到北京，有个女孩子，长得也还清秀，她叫于在云。常在我门口过，她家与我住的所在没有好多路，她家很穷。我就花了三百元，将她买下来了。后来我晓得这女孩子会唱戏，而且唱得很好，我以为她很懂戏，就让她常看戏。不料坏就坏在这看戏上，有很多年青子弟也看戏，后来有个姓李的，就和这姑娘……，我不说你也明

白。”

宋一涵道：“是，后来怎么样？”谭经远叹了口气道：“那还用说，就是跑了。”宋一涵心想，这还算是新闻啦！便道：“跑了多少天呢？”谭经远道：“我算算看，我人多气糊涂了。”于是昂着头，口里也念念有词。他记起来了，便道：“四天。”宋一涵道：“这何必大惊小怪，就报告警察局，议员先生家里走失了一位丫环，请警察替你寻找。”谭经远又了一声道：“不是丫环啦。”宋一涵这就知道跑了一位如夫人，但是这话不好说，就微笑了一笑。谭经远道：“我还许了她，我的夫人不能在外面应酬，一切应酬都归她一人包办，这是多么好，不想她跟了这个姓李的就跑了。”宋一涵道：“你事前对这事一点儿不知道吗？”谭经远把这根烟丢了，又取了一枝烟在手，但还没有点着，将手指夹着那支烟，重重的拍了一下腿道：“我以前是一点不知道的。最近几天，我知道一点儿风声，在她临走的那两天晚上，我就追问她，你对有个姓李的很好吗？她死命的抵赖。我看她那份情急，知道这事有点不妙，次日，我就叫她父母来问。那两口子倒很好，他们就知道果有个姓李的钉着她，倒劝了他女儿一

顿。过了又一天，她起了一个大早，把东西一卷，就一溜烟的跑了。我是喜欢睡晏觉的，等我醒来，已经快一点钟了，这还不知道她跑了，叫人找了一找。到了三点钟，还没有踪影。我打开箱子，里面有四百多块钱票子，全没有了。查查她的衣服，也有一只皮箱，随她拿走。我这才明白，她跑了，她父母听说跑了，倒很是不自在。因为他女儿在我这里，他们也拿着吃着，多么自在啊！”

宋一涵想着，这新议员跑了个如夫人，这算什么？便道：“跑了就跑了吧！大概连东西一齐算起来，也不过一千多块钱吧？这也不算什么。你先生学佛，这就四大皆空了。”谭经远道：“不，钱我自然不算什么，四大皆空了罢。可是为什么她要跑呢？我要追出这事主来，把二人向法院一关，那才算消我一口气。”

宋一涵一看他的年纪，也有四十来岁，虽然脸上刮胡子刮得雪白，究竟是个中年以上的人，有了皱纹了。这样一个年老的人，那一个青春年少的女子会爱他！她要投一个青春的男子，这完全是应该的。但是这话说不得的，便道：“但是送法院，法院可要传先生去。”谭经远道：“我用不着去，我是议员。”他那支烟已经点着了，

坐了沙发，架着腿，将纸烟放在嘴里，将头偏着，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宋一涵道：“但是你告她是你的第二夫人啦，自己的婚姻大事，你可以不到吗？”谭经远道：“那个还告她是第二夫人，第三夫人呢？我抓到了她，就这么向法院一送。”

这就给了宋一涵的机会，笑道：“那就算你告她是个丫鬟吧，丫鬟跟人逃走，那看你状纸，告得怎么样？也许法院判她一点儿罪，那你就犯不上了。”谭经远想了一想，便道：“这倒是一个问题。管它呢，到了那时再说，给我把消息登出就是，最好是见了报，就把人抓着了。”宋一涵道：“那登报自然是跑了一个丫鬟。跑了一个丫鬟的事，社会上根本不注意呀。”这样一说，谭经远这就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转了几转，只听到隔壁屋子里拍了桌子乱响，哈哈乱笑，同时将门卜通一声打开。抢出来三个人。看那三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谭经远道：“什么事，这样好笑？”其中有个年纪大些的人，有两撇胡子，他笑道：“刚才打了一个赌，说：最后一牌，我们三人，无论是谁，只要闹个三翻，我们就要喝谭先生同老七的一碗冬瓜汤。老七也就说好吧！这句笑话，各人都撒在心

里。谁知这样说了，果然在七爷手上，就和了个清一色三翻。这一下子，同人拍桌子大笑，弄得老七真个难为情，我们就越发大笑。”他说毕，这三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宋一涵心想，这是一个收场机会，便要谭先生向这三人介绍。介绍的结果，三个人倒有两个是新国会议员，他们没有事，就这样打打麻雀牌消遣。外面这样一介绍，局面倒静了下来。在里面的老七也就缓缓的出来。宋一涵看去，是个窑姐儿。这时，还没有剪发，梳一个大辫子，前面梳着刘海发，脸上搽了许多胭脂粉，看样子也不过二十岁。身上穿一件蓝绫子驼绒的短夹袄，下穿一条杏黄色的裤子。她刚一出门，还没有开口。这里有人笑道：“我是要喝你们二位冬瓜汤啊！”谭经远笑道：“不要闹，我们还要谈正事呢！”宋一涵早是站起来，笑道：“我真有事，关于谭先生要我办的事，回头我们在电话里商量。”说时，就把自己不值钱的呢帽，在壁上帽架上取下来，拿在手上。

谭经远也连忙站起来，把手向袋里摸索一番，就掏了一张纸出来，把手将宋一涵一拦道：“你不要忙，何必到电话里去解决，我这里就有。”他立刻将那一张纸向宋

一涵手上一塞。当然上面题目也有，内容也有。宋一涵一看，那题目是这样的：谭宅走失一美丽婢女。小题目是：与一李姓者逃跑，拐去两千余金。再内容方面，无非是这事的经过，比话说得更厉害些。末了说，此为不忠于主人之婢女，所望各方有责之人，一律严拿法办。至于李姓之人，胆敢勾引女子，犯了不法之事，更应当严办者也。笑道：“这稿，恐怕……”谭经远道：“别家我还随便，可是警世报一定要登，还不可改了内容，尤其是末尾几句，要原文登载。”宋一涵听了这话，完全是命令式。笑着把那张纸塞在谭经远手里，拱一拱手道：“这稿警世报不会登，你先生去再找别人吧！”他说时点了点头，转身就走。他心里说：“你看见我穷，以为我有所求于你吧，哼！”那谭经远还是不死心，连招着手，在里面跑出来，口里道：“民魂报的贺天民，我知道，常上警世报去。我走贺天民一条路，保准行。”宋一涵虽也听得明白，这里又涉到康松轩的私事，更是不可过问，他又对谭经远回身点点头，就越走越远了。

第九回

白纛舞能宽嬖人献寿 朱门求有术书记来钱

宋一涵跑回警世报，快打十一点钟了。一看，杨止波已经躺在床上，大概睡着了。另一张床，是自己新搬来的。看对过房里吴问禅及余维世，正在电灯下工作，自己也就不去惊吵别人，坐在自己床上，叹了一口气道：“这个年头，叫我们说什么是好？睡觉吧！”说完了，自己正想睡下，那边吴问禅道：“一涵，你回来了？这新议员叫你有什么事？”宋一涵这就来到他屋内，搬了椅子在桌子横头坐下，笑道：“这说起来，是新议员一节丑史，他自己还要登报呢！”吴问禅笑道：“新议员的丑史，这在我们也是很好的新闻啦。”宋一涵道：“很好的新闻吗？我一说出来，包管你们就哈哈一笑了。”于是把谭经远在家中那一段谈话，就从头至尾，说上了一番。最后他又叹了一口气道：“这一路新闻，一天，他们新议员不知道有多少，还要告诉军警严防啦，哼！”

吴余两个人听说也真的哈哈一笑，不过吴问禅却说道：“你说这民魂报与本报总理，很有一点关系，这是不假的呀。也许他走贺天民这一条路子，居然走通了，也

未可知。”宋一涵见吴问禅将大批的新闻稿子，差不多分完了，就向通信社稿子一指，笑道：“明后天，可以由通信社里发出通信稿来吗？”吴问禅道：“或者由通信社发出稿子来，或者他那张给你壁还的稿子，走另一条路子直接送来，这全说不定。”宋一涵将头一偏，笑问道：“会这么样子办吗？”余维世坐在椅子上，正在桌上编辑稿件，笑道：“不要猜罢，过两天看罢。”这话说完，当然各人忙着办事，这件事再也没人提它。

这里社会新闻，归第二张编的。因为这样，所以第二张是个独立的小天下；有个编辑，每天清早就来，约到下午快黑，他才完工。因之，第一张编要闻的先生就和他不碰头。再说着大样，他们也另外有人，与第一张完全不相干。所以编第一张的人，对第二张登的什么新闻，那简直不知道。要等报出来了，自己拿报一看，才知道第二张在今天登的是什么新闻。他们经过这一度谈话，到了第三天，把报一看，那条消息居然登在第二条新闻了。各人都有点诧异，好在这个倒不是专稿，是通信社里的稿件。不过警世报对于这样稿件，照例是不登，不知这回，又怎么弄得登上了。

当然，这一点小事，也没有谁放在心上。一天晚上，杨止波在编辑部里没有事，闲着在桌上看了一看。却看见一个中式信封，中间写着，警世报各位编辑先生公启。这信丢在桌子一边，看那样子，好像有下字纸篓的可能。这是编辑先生们的公函，当然可以看得，掏出来是一张八行纸印的信笺，上面空了两个字的头衔，用墨笔添写了编辑两个字。杨止波把信封放在桌上，两手摊开一张八行来看。上面写的是：

编辑先生鉴：

谨启者，此次长江水灾，惨境空前。烟迷云梦，万马突围。晴望岳阳，六鳌翻背。秋收无望，冬服不周。四民失业，万家寡欢。因此同人尽一技之长，为赈灾之举。虽属一勺之予，集腋自可成裘。但见四壁皆空，牵萝聊以补屋。于是邀请票友，于本月 X 日之晚，排演佳剧，借筹小款，恭请先生莅临，以成义举。此请冬安。（信内附票一张）

松柏常青社启

杨止波看了信道：“这冬赈义举，而且是松柏常青社

排演，我们谁去听？”吴问禅在桌上编稿子，笑道：“我们没有谁去，你去好了。我们这报还不要戏评哩。”杨止波就把信折叠着，放在衣袋内，笑道：“既然没有人听，这封信自糟蹋了，倒是很可惜，我就去了。”吴问禅点点头。

到了次日，便是松柏常青社义演的日子，到了八点钟，杨止波日里的工作，老早完了。晚间，自己就向江西会馆来。这门口虽有人查票，但是小孩子们一挤，也就挤进去了。

门口，也有一个售票所的桌子，可是没有人买票。杨止波进了大门，见有些人走南门里进去，大约那是戏院了，就走了进去。一看，果然是个戏院。不过台是突出的，就有两根柱子，立在前面转角的地方。至于其余的地方，有池子，也有两廊。四面是看台，围着这北方的戏台。这在当年，这戏台这样盖着，还是很时兴的样子呢！这时池座里倒有七成客，四围楼上只坐了二三成人。杨止波站在椅子路口，想找一个适当的位子。忽然宋一涵在第三排椅子上，站起来，向他招了一招手。

杨止波就照着第三路椅子，挤上前去。在宋一涵那

座位隔壁，一把椅子上坐下。宋一涵笑道：“我以为你早来了，怎么这时候才来？”杨止波道：“我想这里是票友演戏，也不必忙吧？足下何以知道？”宋一涵细着声音笑道：“这里演戏，在路上遇到我昔日的朋友，老早就告诉我了。就塞了一张票给我。我因为你收藏了他们一分请帖，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没有作声。意思是看你一个人来呢，还是同朋友来呢？你现在看罢。这票友戏，实在有趣味。”杨止波道：

“这个，我知道，他们唱法很够味的。”宋一涵笑道：“不是这个，回头你自然会知道。看啦，他已经出来了。不过，这是个小有趣。大有趣在后头呢。”说话的时间，他把手一指。同时还把两个手指画了两个圈圈。

随了他手指看去，这时，台上正演出“辕门射戟”。这“辕门射戟”的主角是吕布，去吕布的角儿，是个新闻记者，名字叫范古生。杨止波看他，虽是在台上，顶多是三十岁。起头几句，唱得非常的好。可是他有一个短处，喜欢拖出舌头，四周去舐嘴唇。当小生的是不挂胡子的，假如谁要拖出舌头去舐嘴唇，那就无论长相怎样的好，就十分减色了。这位范古生先生，不但是偶然

的舐，简直越舐越有劲。等他唱到那段二六板，“刚强那比楚霸王”那几句，就唱一句，舌头拖出来，一伸伸到嘴唇外面舐一下。后来唱得有劲，也就舐得有劲。那小生既未挂胡子，而且满脸搽了许多胭脂粉，他这样使劲一舐，这些胭脂粉在脸上就画了一个圈儿。结果，他的吕布，那比别人扮的不同，别人扮的，是一个面如冠玉的武小生，他扮的脸上周围是冠玉，里面却多了一个黄圈儿了。

这出辕门射戟好容易完了。杨止波坐边有一个老人，笑得弯着腰，简直抬不起来。这下面演的是“二进宫”。这是一出唱工戏，票友对唱功，天天研究，这唱起来也还可以。可是有毛病没有呢，自然还是有的。就是他们在唱戏的时候，喜欢拍板。清唱呢，当然没有关系。到了台上唱戏，手上都要做种种的动作，要拍板也没有工夫。可是他们唱“二进宫”，三个人对唱，这不要动作，就有工夫了。手藏在大袖笼子里面，不住的拍板，这在大袖里打板的手，颠簸着一动一动，不是老唱戏的人，也就含糊过去了。

到了唱二簧原板的时候，正中那个李艳妃，就唱“没

奈何怀抱太子跪在昭阳”，口里唱，人也就连忙跪在台上。这里两边，徐延昭杨波两个大臣，也急忙跪倒。李艳妃抱着太子把手伸在外面，就抢着唱。右手伸在左手臂上，照着自己唱的板，也抢着乱拍。他这一拍也不打紧，这边下跪着的徐延昭，引起了共鸣，两手抱着举着的铜锤，也禁不住五个手指，点着紧拍。这一来台下看戏的人，全看着了，这就笑着叫好，还乱鼓着掌。杨止波笑道：“本来这一出戏，唱的也还可以，可是这一拍板，这台上的空气，被这引笑的动作一招，就不灵了。”宋一涵道：“老兄，怎么样？看一看，就马上消愁解闷吧？”杨止波就哈哈一笑。

“二进宫”完了，这就来了一出“连环套”。这出“连环套”，倒唱得四平八稳。虽然是黄天霸帽子没有戴得结实，唱到半出戏，帽子掉下来了，那倒是小问题。“连环套”唱完，这就是“武家坡”。这出戏，就是两个人唱。这两个人都要在唱念做这三方面，有很深的工夫，才能够吸引观众的。这天去薛平贵的是金不换。他是某某部里一个位置不小的职员，但这位先生平常不到部，在一家日报，当了总编辑，倒是天天上报馆。他最喜欢的是

京戏，而且会唱，唱的是文武老生，尤其是文老生。他这样一来，少不得很多人都捧他。他自己也自命不凡，就加入了这松柏常青社。

他也很能够说戏，在报纸副刊上，辟了一个鼓板雄文室戏谈，说得入木三分，这无松柏常青社在江西会馆义演，他就挑了“武家坡”这出戏。因为这几天，正好在鼓板雄文室里谈了这出戏，那里应当怎样，那里要不得。所以，人家说这天义演，应当挑这个戏。他先生见人家如此捧他，就敬遵台命了。既然是定了“武家坡”这出戏，这在配角方面，不能含糊，就烦这社里有名的票友青衣，去戏里的王宝钏。不过这位金先生说什么都还不错，可是也有一层短处，就是天生一副近视眼。而且这近视眼，竟是很深，摘了眼镜，就是三尺路以外，简直不看见。但带了眼镜吧，不能在薛平贵回窑的日子，有隔了一层玻璃看人的事。所以，就把眼镜摘了。这样一来，就只好带摸着走了。台底下看到这薛平贵走起路来，这么一颠一跛，各人就忍不住好笑。等到薛平贵与王宝钏交谈的时候，无论王宝钏怎么将就，这薛平贵总是不对着王宝钏说话。后来取信，不知怎样碰着台上一

个小的木头。他脚下又穿着高底靴子，一不小心，前面一滑，这就来了一个八字步。虽然不曾跪了下去，但是他把一个八字步站稳，就死命的挣扎了几下，人就乱撞了一会。这台底下无论如何，也禁不住哄堂大笑起来。

杨止波这就皱着眉，向宋一涵道：“这人唱戏，我看比上了刑罚，还要难过。”宋一涵笑道：“你这人外行。他们虽是唱赈灾的戏，可是一样花钱，据我看，花的钱总有个十块八块吧。花这么些个钱，不就为惹人一乐吗？”于是他两人，又同笑了一阵。戏照样的演下去。后来唱到“三姐不必寻短见，为丈夫跪至在窑外边”。唱完，薛平贵须跪在一把交椅的前面。可是他急忙一跪，又跪在小池子边，这边是没有人的所在。这台底下，又是一乐。这还不是小乐，连几岁的小孩子，都哈哈的大笑。那孩子笑道：“别对那边跪，掉转身来，对这边跪呢。”这样一叫，台底下人又笑起来。

杨止波看看这戏院于四周。原来他们这里，男女虽不一定分座，但也有一个规矩，女客全在楼上。有几位老太太她们尽量的笑，笑得把手巾掩了嘴。杨止波看到，自然多看了一会。这倒看到孙玉秋也坐在那里。孙玉秋

老早就看到他了，他这一望，孙玉秋将手向他比了一比，向身后一指。杨止波会意，点了一点头，回头对宋一涵道：“我这要走了，你还看一会吗？”宋一涵还没有答复，他已挤出座位，向旁边上楼梯门走去。他走到楼梯旁边，孙玉秋已在那门边等候了。杨止波道：“你家到江西会馆，路近得很，还不多看两出戏再去吗？”孙玉秋慢慢下楼，同着杨止波一块向外走。笑道：“这种戏，哪个要看它。我原来……。”说到这里，笑了一笑。杨止波笑道：“你原来等着我，可是我向来不对楼上看的。是那几位老太太笑得厉害，我才向那里一看。不然我还不晓得你也来了呢。”孙玉秋走在并排，把手插在皮衣袋里，就拿眼看了他一下，笑道：“我猜你，或者会来。我弄到一张票，就向爸爸说，我打算去到江西会馆看戏，这会馆里好多女宾一路，我同她们一块回来。可以吗？我爸爸就点点头，我就趁此机会出来了。”两人说着话，已经到了二门的院子里，孙玉秋望了杨止波道：“我们就此各分东西吧？”

杨止波看看天色，满天全是星斗。有点弯弓似的月亮，正挂在东边，便道：“不忙，走一会儿，到十二点再

告分别罢。”于是两人慢慢的走，到了大门口，回头看一看，这里是大门洞开，一个人都没有了。走上了大街，杨止波就要孙玉秋向南头走，孙玉秋同意了。走了一截路，她笑道：“我知道，你今晚上要来，因为票友送票，有你报馆里一张，你就会设了法子来的。我一张票子是怎样来的？这票友有我们一位同乡，他到处送票，我就得了这一张。”杨止波道：

“他们是义演啦，票要卖钱的呀！”孙玉秋就盈盈一笑，说道：“你们做新闻记者的，难道这事你不知道吗？”杨止波道：“倒要请教了！”

孙玉秋把衣服牵了一牵，回头看看，有没有人，然后笑道：“自然，这义演是好事，今晚上那些票友，也都花了一些钱。这也是一件好事。可是你看今晚上卖票情形怎么样？”杨止波道：“那看来是很惨的。”孙玉秋笑道：“这条街冷冷淡淡有什么人买票，他们设这一个售票处，完全是摆样子的，票友社里也知道。”杨止波道：“那末，他们分票给你们，那是要钱的了，要好几毛钱一张吧。”孙玉秋笑道：“要是出好几毛钱一张，那就人家逛逛游艺园新世界去了。我们的票，也是不要钱。”杨止波

道：“这就奇怪了。他们既然说义演，当然是公开的。是公开的，就赈灾方面道，要出点钱才好呵。他们这台戏，自己连唱戏和戏院子租费，也总要个六七十元吧？这样一笔钱，卖票既然是无望，这钱在那里出呢？”

孙玉秋看看后面，还是没有熟人。笑道：“我真有些怕，我们回头走罢。”说着，就回头走起来，继续的道：“这就是新闻了。有个委员会，不问他是哪方面的吧，委员长有一位老太太，今年七十岁。今天是七十岁的生日。这委员会底下，当然有些干事的人。大家就说，老太太过七十岁生日，我们要送个礼吧？当然是送，凑起来，约是四百元。委员长听到这个消息，说是不好。这笔钱既蒙各位好意，退回去也不像话，就移款来个赈灾吧！这事又为这个唱薛平贵的金不换听到，说是很好，我们再出几个钱，来回义务戏赈灾，如何？这委员长也赞成，并且还愿出几十元。于是乎义务戏就凑合起来了，至于一切细节，那我就知道了。”杨止波道：“呵！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戏还好吧？”孙玉秋道：“还好吗？我几乎要笑死。”杨止波道：“这就很好呀！台下有许多人，要笑死，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收获。不然，他们花了

许多钱，又花许多工夫，难道把你们拖上会馆来，要你们气死。”孙玉秋道：“你倒说得是。”两个人说着话，不知不觉到了西草厂。孙玉秋道：“我们这真要分手了，哪天见？”杨止波道：“随便哪天见，都可以！”孙玉秋道：“这没有意思，就是礼拜这天见吧。走了。”她真是走了，一直向北回家去。

杨止波走回警世报去，宋一涵也回来了。人家问起来，这戏怎么样？只得报告一番，惹得同人哈哈大笑。过了一天，有许多报纸，登载这回演义务戏，说了演得都好。杨止波私下给宋一涵看着，两个人这也就好笑一阵。

有一天晚上，吴问禅忽然把稿子停住。叫杨止波谈话。杨止波坐在桌子横头，笑道：“这难道报纸上又出了问题了。”吴问禅把稿子推在一边，坐着歪过来，笑道：“这当然不是的。我有私事拜托你老兄一下。”杨止波道：“那就你说罢，只要办得到，兄弟无不遵命。”吴问禅道：“当然你办得到。这旧历年，有七天不出报，这是很长的一个假期。我想在这假期之内，回安庆去一次。但这七天假期，仍旧是不够，大约还要一个星期吧？在我这

次回安庆的时候，我想请我老兄，代理几天，你看如阿？”杨止波道：“这当然敬遵台命，不过这里有现成的人马，这余维世兄不是可以吗？”余维世是坐在吴问禅对面的，他把笔一放，就摇头道：“这事不必问我，请问吴兄，就明白了。”吴问禅笑道：“杨兄就不必推让了。余兄就是编短条要闻，过了年，他也许辞职不干，这代理总编的事，他不干了。”余维世笑道：“我索兴说出来罢，这种卖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只好敬谢。”吴问禅笑道：“你不干就不干，何必当头泼冷水。”三个议论了一阵，宋一涵也来了，就议定了，除了长假不算，杨止波答应编一个礼拜，在这时宋一涵答应一个礼拜，看两份大样。此外还有一层，两个人要求吴问禅请吃一顿晚饭。吴问禅也都答应了。

到了废历腊月二十三，吴问禅就走了。这在旧社会里，一人总编两版要闻，这也算不得什么。充其量不必求好，把通信的稿子，看得仔细，又抱定了在我代编一个礼拜的新闻期内，不要骂军阀，那就无事了。当然这个事，要报告他们的总经理康松轩。这位先生，他对报馆这几位先生，谁干过要闻编辑，他心里早有一个把握，

所以杨止波代理一个礼拜的话，他也就答应了。到了这日，杨止波就老早到了编辑部。通信社稿子来齐了，自己把稿子看过，那不要的稿子，也细心看了一看，在这里面，也发现两条短新闻，可以用得。自己把稿子分了一分，然后动手编稿。这稿子编得非常的细心，在两点钟就编完了，这个难关，大概是过来了。

过了六天，这晚编完了稿子，宋一涵走进来对杨止波道：“明天晚上无事，我们就到城南游艺园去，过一个不知不觉的年，老兄你看如何？”杨止波两手伸了个懒腰，把编辑桌子上零碎稿子一推，站了起来道：“我正不知到哪里去是好，既然你看中了城南游艺园，好罢，就上那里去，可是两个人，要多带点钱。”宋一涵这时在身上掏出顶好的一包烟来。手拈出了两支一举，笑道：“这是好烟，你也来一枝。”杨止波笑着就拿了一支。宋一涵把烟盒子向衣袋一揣，拿了那支烟，在编辑桌子上，顿了几顿，笑道：“过年吗，这两天的钱，自然要带够了。明天晚上算已经定了，可是白天，我们上哪儿去呢？”他烟顿好，那就把烟抵在嘴里，桌上有火柴盒拿起擦了一根点着。他虽是点了烟，却把眼睛斜望了杨止波。杨

止波道：“我倒有个地方，可以消磨一会，就是青云阁茶楼，那里就是过年，也是一样卖茶。”宋一涵道：“好！明天下午一点钟去！”

这是废历三十日下午一点半钟，青云阁楼上，两张睡椅上躺着两个人，这就是杨宋二位了。这茶座上还有四五成人坐着。那新闻记者座位上，就到有十四个人，这些人大概新闻通信社的人居多。可是杨、宋二位都是新人，而且象警世报这样的大报，根本也不会和他们一起。所以他二人尽管躺在这里，他们不会料到的。因之他们作什么事，那尽管做去吧。这里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钱可生。他穿了一件灰布皮袍，青呢夹马褂脱了，和帽子一齐挂在墙上。他是猴子脸，养了一丛头发，躺在椅子上，就道：“我们有十四个人了，我瞧着添个两位也就多了。现在快两点钟了，我们该出发了。”旁边坐了一位快六十岁的老翁，他倒穿一身西服。这叫侯养天。他道：“我们就是十四个人，这团体也还可以，我们马上就走，可能多跑两家。”有一个胖子，年纪不过三十岁。一脸浮油也似的肉，张开了一张大嘴，也穿青绸羊皮袍子。他简直睡觉也似的，躺在睡椅上，他道：“我们为了

通信社种种问题，说句老实话，就是钱的问题，那就在十家上下有难关吧？今天到的人，已经够了。有些通信社与各机关有私人来往，当然不走我们这条路，我们这叫打小秋风，他们瞧不起。还有些报馆，他们是每月拿支票，更不在话下。”这句话，他惹起了不平。坐在桌子边，有位青年，是瘦小的一张脸，皮袍子还没有，穿件灰布棉袍，外面套一件青缎背心，就道：“这话不然，我们这一家报，就没有哪方面拿津贴。”大家一看，是民本报编副刊的李子同。

这事惹动了他们中最活动的钱可生，他道：“这是我们王先劳经理说话过于笼统。好在我们今天出发，非各部长掏动腰包不可。至于钱到了手，那是三一三十一，公平办理，毫无问题。”正说到这里，两位新闻记者，又同时到了。一位是包月青，是一位通信社社长，穿件深蓝绸皮袍子，罩了件青哔叽背心，是张长方脸。一位是大顺日报编辑，穿一件青呢布皮袍子，满脸的酒糟，一张厚嘴唇，一双牛眼睛，他叫任年隐。这两个人，在他们队里，说话是很响亮的。侯养天站起来道：“好了好了，包先生来了。”他两人坐下，各人把经过告诉了。包月青

道：“我看，就是这么些个人吧？前天在这里开了会，说定今天要到。那天也不过今天这些人吧？好在我们已经事先通知，今天不来，是自己放弃了。要走我们就走罢。”

各人听了这话，就大家都起身，有的穿上马褂，有的戴上帽子，各人正要走，这包月青忽然看见了宋一涵，连忙打招呼，笑道：“我们正在开一个小会，商量明年的开支。”宋一涵站起来道：是是，足下有事，请吧。”包月青这才督率着人，离开青云阁。这时，各样交通工具，都十分的简陋，他们出来，就只有人力车子可坐。他们事先，已经商量好了，先到财政部总长家李公馆，只要一毛多钱，就拉到了。这里大家公认是包月青、钱可生两人会说话。就推他两人走前面，其余十四家报馆及新闻通信社的先生，紧紧的跟着到了门房里，包月青就掏出名片，一共十六张，笑道：

“我们今天来和总长拜年，请你回一声，我们一定要见。”门房拿过名片一看，每张名片，有二寸半长，一寸半宽，拿在手上，就有这样一大把。再看看上面，除了姓名以外，就是一大串官衔。本来他们不是官，但是当年这样称呼惯了。看那官衔，一大半是通信社社长或

经理。他笑着道：“总长不在家。”包月青哈哈一笑，回道：“刚才我们打电话，总长亲自接的，怎么这一会儿就不在家呢？我们今天不要新闻，就是和总长谈谈，劳驾，请回一声。”

这位门房自己拿着那些人的名片，在手上颠了几颠。心想这些人来了，不是要新闻，就是找钱，今天是三十，他们不要新闻，那自然是真的。那他们来，就是为钱了。看这些人，既来了，一句话都没有，大概那是不会走的。这样算盘打定了，就笑道：“总长真的不在家。诸位既是通过电话的，总长或者会留下话来，我同诸位去回一声看看。”包月青道：“那就很好，我们在门房里等着。”门房一看这班人，果是难缠，就拿着名片，走上去回。约有十几分钟工夫，门房出来了，他还没有进门房来，口里就说“请！”

这里几个通信社的记者，听到一个“请”字，赶快当别人还没有看见的时候，就彼此把衫袖敲了几下，而且彼此看了一眼，微微的发笑。于是包月青、钱可生在前，众人在后，随着这位门房转过几道回廊，到了一个院落，假山石藤萝架，都摆在院子中心。上面这片回廊，

忽然阔大，靠北几扇绿纱门，外边是玻璃门。所有廊柱桁条，都是油漆着。这就见得这公馆不同等闲了。当然他们有十六位之多，小客厅坐不下。再者这些人，也不是上等来宾，所以就请到普通大客厅来了。众人一进门，这就看到一位穿精致的西服少年，在这里站着等候。这人有几位记者认得，他是财政总长一位亲信的秘书，名字叫李冠荣。李冠荣自道着姓名，和各位拉手。

这客厅摆的沙发椅子，有二十几张，可见得这客厅伟大。沙发以外，就只摆了几张茶几，余外就是四壁字画了。安两个极大的炉子，这客厅是暖气如春。这里为什么不安暖气管子呢，因为这在过去四十年中，暖气只有几家外国使馆等有，中国还没有来呢。自造，更没有这回事了。李冠荣请各位坐下，自己坐着一边陪着。自己先说了总长不在家，各位有什么事，我回头把话转达。

包月青坐在一张沙发上，就是李冠荣的坐位对面，这就笑道：“我们一来为总长拜一个过早的年。二来我们这里有通信社有报馆，这个年我们有点不好过，我想总长是非常挂念我们的，今日前来，说不得了，总要总长破费几文。”李冠荣笑了一笑，对四座看了一眼。然后道：

“总长虽然不在家，这里还有几个人，我上去回禀一声，再回各位的信。”钱可生也坐在包月青一起，便道：“我们到此地来，真是专门奉访，不瞒你说，真有好几位未曾吃午饭，中上只吃几斤烤红薯，就这样对付一餐哩：李秘书进去回一声，总望美言几句。”说着这话，站立起来，对李冠荣一揖。李冠荣就不管西服不西服，站起两手抱了拳头，也拱了一拱。然后对各位道：“诸位，请坐一会，我去去就来。”就起身向里而去。

这里倒是抽烟喝茶，都有专人伺候，坐着等候，倒也不烦闷。约有十几分钟，这李冠荣就忙着出来，也不坐下，站着向包月青道：“本来各机关过年，也不景气。不过诸位既然来了，不能让诸位空手回去。这里有点款子请带了回去，大家分用。”说着，就在衣袋里掏出两叠票子，向包月青手上一递。包月青手里拿着票子，这样颠了一颠，问道：“这是多少？”李冠荣道：“刚才我已说过了，真是不景气，这里共是二百元。”钱可生站起来道：“这数目似乎是太少了。我们共有十六个人，这只能分到十二块几毛几分钱，我们跑这样多的路，这一点款子我们怎样的分呢？”在坐的新闻记者都喊着：“这太不

够了。”包月青道：“当然，李秘书也不能我们同人说要多少他就办到多少。李秘书再去回上一声，看我们人多，或者可以增加一些。”李冠荣看这样子，似乎非添上一点不可，便道：“好罢，我去再回上一声。”他二次别各位去了。

又约过十几分钟，他手上又拿着一叠钞票出来。进得客厅门，就对各位道：“这总算不辱尊命。我据实在情形，说各位有不得过年的。总长虽不在家，我们几个人，共同担保吧，还添各位一点款子。起先只允许了八十元，我说着还添个二十元，补上个整数吧！好容易得了一百元。这就实在不能再添了。”说时，把款子交在包月青手上。包月青举着那一叠票子道：“这又添了一百元，诸位怎么样？我们就道谢李秘书吗？”那个侯养天老翁就站起来笑道：“当然要谢谢李秘书。不过数一数，我们还不好分，就请李秘书，再上去说一声，添一个二十元，大家好分。”那李秘书看到这些人，为二十元，还要自己去跑一趟，这些先生，对面子真是不在乎，便道：“诸位既是只要二十元，在我这里拿去吧！就在衣袋里摸了一把票子，数了二十元，也交到包月青手上。包月青这倒向

他拱拱手，连声道谢。各位也就一齐道谢，大家出大门口而去。

这些人走到胡同里，包月青就把那些票子往外一举道：“我们来分钱，一家二十元。各位一定有人这样说，这何必忙，好在将来一块儿分。但是这有点不大好，钱在我身上，我会把钱带着，回家过肥年呢。”他这样说了，大家哈哈的笑着，就各领了二十元。包月青站在胡同中心，向大家道：“我们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监务署王公馆，一条是国务院里靳公馆。我看监务署的钱，没有问题。倒是靳总理他家不大好说话，我打算先到监务署王公馆去领款子，回头我们一齐向靳公馆。这话大家全同意，就雇车子齐向王公馆而去。

那时，监务署的监很吃香，中国若是小借款，常以监款抵押。所以监务督办，常是财政次长兼。包月青说是监务署的款子是靠得住的，那倒是真的。走了去，监务署就交了一百六十元钱，这又分了十元，就大家打道向靳公馆了。走到了门房，包月青把大家的名片，全拿在手上。这里摆了一张三屉桌子，桌子后面有一个插信袋，桌子当中，坐着一个中年人，却也穿着青色皮袍子，

神气十足。包月青走到桌子外面，举着名片，就轻声道：“我们有十六家报馆和通信社，想和总理谈谈话，请你回一回。”那门房听了这话，接过名片一看，全是些不注重的人物，而且有些通信社，根本它的名字，也没有听到过。不过他们今天来得很多，以不得罪为是，便笑道：“总理不在家。”这时，已亮上电灯。这位门房桌上，就临空悬下一盏亮的电灯。包月青笑道：“不然，今天是三十日晚上，国务院恐怕这般时候，已不办事。电灯已经亮起有个把钟头了，总理还不回家吗？”

门房看这人说话，相当的厉害。他也不含糊。便道：“总理不在国务院，难道段督办家里，也不能去吗？”包月青道：“我们来了十六个人，总要见见这边人。总理不在家，那就派一个人见我们也行。若是不见，我们十六个人，就在这门房等候。我们预备不过这个年了。”说完，果然一齐进来。进来之后，这就板凳上有人，椅子上有人，有几个没有座位。但是，门房里中间，有个铁的煤炉子，正是烧得满炉子火，这烟囱从一边墙上出去，不住冒出着青烟。没有坐位几个人，就围住炉子烘火。

门房见这个样子，不是一人能把他们驱逐出公馆的，

便拿了他们十六个人的名片在手，站起来道：“我给你们去通报一声。”他进去也有十几分钟，然后出来道：“我们刘秘书在南客厅里相见。屋外面有个人等候引路。”包月青心想，只要能见，就不怕你不给钱。就大家起身，往里面走。果然，有个穿军衣的在前面引路。大家想着，穿军衣的也不怕，我们此来，是完全善意的，难道你还能捉人？因此那军衣的一引，穿过两进院子，走跨院里进去，现出一个很大的客厅。这客厅又是一种排场。这里进门，有两张大餐桌，一张桌旁边有十几张椅子。这两边有两套沙发，不过除此以外，还列了四张沙发。这里自然有许多字画，前后西式窗户。这里好像是开会的客厅。进门上面，大餐桌子旁边，站了一位主人。主人穿了蓝绸羊皮袍子，光着头，带了一副眼镜。胖胖的脸，嘴上有两撇八字胡须。他绷起一张脸，虽然来人都施上一礼，他点了一点头，脸上全没有笑容。

他也不管来宾坐了没坐，自己一样的站着，首先开口道：“我是总理面前一位秘书，叫刘文龙。你们这么多人来，是什么意思？”包月青也站在大餐桌子旁边，很客气的样子，还鞠了半个躬道：“今天晚上是三十，特意和

总理来辞岁。”刘文龙笑了一个淡笑道：“这用不着。还有什么？”包月青道：“我们当新闻记者的，是很苦的，在这年节上，我们有很多记者，简直不能过年。”刘文龙不等他说完，就道：“你们敲竹杠，要问总理借钱吗？”包月青道：“怎能这样说话，不过想总理这边，那项开支项下，多添一笔，就津贴我们一些罢了。”刘文龙道：“话说得好听怎么样？还不是要钱。我告诉你们，这不是国务院，是总理公馆。我们这里，是向来不打发钱的。各位能够自己见谅，自己告退。要不然，我就要叫警察来，把你们轰了走。”他说完了这话，把脸皮绷得铁紧。

这班新闻记者，也知道他们一个电话，警察就会来的。但是并没有犯罪，警察来了，顶多劝走罢了。侯养天站在一群人后头，这就走向前两步，走到刘文龙面前，而且还是一鞠躬，笑道：“刘秘书，别这样，我们都是读书人，读书人也有倒霉的日子，像我这样就是。别的话，我不敢说，我说我自己罢。家中有个七十岁的老娘，今天委实过不去年。这来总理的私人公馆，就是告帮的意思。阁下要叫警察，当然把我们轰了出去。但是今晚是三十晚啦，总理明年还要宣告南北统一，也许有用得着

我们的一大罢。”他这一门子说软话，倒叫刘文龙硬不起来，便把脸皮放松了，看了他道：“总理公馆，请问那里有钱开发这样的开支呢？”

这软话究竟生效。钱可生也在刘文龙身边，就把旧马褂衫袖放下，向上一抬，将眼睛揉擦了两下，便道：“侯养天先生说出了他家的苦处，我也是问样的家中有老娘，不但有老娘而且有老父。家中过不了年，那倒罢了。就是通信社有三四个同人，还在家中静候，希望得两文呢。若是一文无有，哎！还谈什么过年，今天晚上，不知道躲到何处才好呢。”刘文龙一听，他也知道通信社里一点儿情形。便道：“你们到底要多少钱？”包月青道：“我们能指望好多钱呢！看我们这多的人，每人津贴二三十元，那就很可以的了。”

刘文龙起先以为他们总是一千两千的要，现在听到他们说，只要每人二三十元，这倒是出乎意料，便道：“你们请坐，只是要这些钱，大概不怎么为难。可是报馆通信社为数很多，若是他们还来呢？”包月青道：“电灯，早已来了。人家都在家里过年了，我们这一批，是穷得难受，要不然，也在家里过年啦。我保险没有人来。”刘

文龙倒为之一笑，便道：“请坐罢，我去去就来。”大家都又说：“请刘秘书多美言几句”刘秘书一走，大家就在这客厅陆续的坐下。果然不到十五分钟，刘文龙手里抓着一把票子，从屋里出来。大家都早已看到了票子，各人心里，都已动荡，他拿票子站着，各人都连忙起身。刘文龙道：“刚才我到里边，说是各位很可怜，而数目也要得不大。上面算是答应了各位请求，这里共有二百元，就算总理帮忙各位过年吧。”他看见包月青站在面前，就把票子塞在他手上。包月青接了票子，就连声说谢谢。这侯养天又挤上前一步，对刘文龙深深一点头，说道：“刘先生公馆在哪里？明日亲到府上去拜年。”刘文龙笑道：“那倒不必了！”各人都向刘秘书亲口道谢，然后告辞。这刘秘书也曾送各位新闻记者，送到大门口呢。

第十回

帖尚宜春过年原有故 誓将守夜扣值太无聊

走出靳公馆很远，到了一条横胡同里，包月青看看没有人经过，才笑道：“今天我们抢得了三关，总算不错。起初刘文龙那家伙，当着我们直骂。好在我们能忍，尤其是这位侯先生，真有两下，他还过去行礼。来个我求和不战。这一笔钱，我看多分他几文吧？”侯养天在众人里面，摇着手道：

“不，不，我们只好分个十二元，多了的钱，我们两位首长，由你两人平分。”其中有人道：“这也不好。这里一六得一六，两个十六三十二。那我们照规矩分。还有八块钱，那就两个三块，由包钱两先生平分。其余两块，送给侯先生，这算我们送包烟给你抽。”大家同声叫好，于是把票子分过。包月青笑道：“现在还没有七点钟，我们快回家去过年。现在我们有三十多元，虽然不是什么肥实年，那总比我们不来这里强得多呀！”大家笑着说是是，各人雇好车子回家。好几个人在车上唱起西皮二簧来，快快活活的回家过年去了。

包月青有一个太太。既然人家叫着太太，就算是太太吧。包月青回到家里，看钟还只有九点，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就夫妻二人雇了两乘车子，往城南游艺园一行。游艺园早已客满，后来的人。座位没有了，只好在里面逛逛。这座城南游艺园，大门在香厂路，朝北开。里面没有楼，尽是平房。有两个戏台，一个唱京戏，也是髦儿戏班子；一个演话剧，当时叫做文明戏。这两个戏台，在里面一并排的建立，戏馆对过，建筑了几层大厅，就是电影院，闹子馆。一切建设，都是草创的，大不如新世界。但是它挖了先农坛外坛一个角落，就说是花园吧，挖得很大，约有六七个亭子，挨着亭子，挖了一条深沟，大概一公里长。这中间辟了一座很大的花圃，中间还起了一座桥。这在春秋和夏季之间，游园的人很多，这又是新世界远远不及的。

虽然这是三十晚，但是，北京很多人还没有家，在这里来混混一场，这也是个消遣的法子。所以里面人很拥挤。包月青逛了半天，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就动议回家去，太太也同意了。他们在闹子场上经过，忽然一家茶社里有人叫道：“月青兄，我看你走来走去，有好几次

了，是找不着坐位罢。”包月青看时，就是日里在青云阁遇到的宋一涵，因道：“可不是，没有坐位算了，我打算回去。”宋一涵马上站起来，向他笑道：“不必，我们就走。正巧我们是两个人，刚刚让坐位给足下。”这时，他同坐有位青年，也站了起来。宋一涵道：“这位杨止波兄，是我们同事。”包月青当时感谢一番，宋杨就离开茶社走出了大门。这个日子，香厂路是繁华的街市，年三十夜，更觉得灯火灿烂。两人在路上走着，宋一涵道：“今天我们这一行，有些不入流的新闻记者，忙着出去告帮。这位包月青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时候，他有兴来逛游艺园，恐怕这一趟摸得不少。”杨止波道：“管它呢！”宋一涵道：“今天晚上没有风，街上走走吧？”

杨止波虽然穿着皮袍，仍觉得有一点冷，走走路，寒气也许少些，便道：“好呀！我们从街上走，没有什么意思，逛逛冷巷吧，也许有些人家，在门口贴起对子来，看上一看，闹一点旧年余兴。”宋一涵道：“也可以。不过这旧年，表面上不过了。好多人家，已经不贴对子，有，也未必好。”杨止波道：“我们不管这个，碰碰看罢。”两人说着，就由街上转到胡同里来。原来这过去四十年

上下，北京过旧年，还过得非常的闹热，商店总要停营业上十天或者半个月。这十天无事，就各找各的消遣法子。这时，店户虽不会停止十天或者半个月，但是，七八天总是要停的。有人七八天没有事，这就够闹热的了。

从喝了腊八粥起，就开始闹热起来。这里有几样东西，虽是叫废历年，可是并没有废掉。第一是胡同里很多卖芝麻秸子松柏枝的；第二是纸店卖的灶神爷，和一些纸做的玩意；第三各家糖果杂货店里卖的杂拌和糖瓜；第四是街上写对子的摊子；第五是往人家家里挑的蜜贡担子。至于其他，和南方差不多的，就不举它。我们再介绍上面几种特别的東西：第一芝麻秸，就是三十晚上把它排列在各房门口地上，人踩在上面，发生拍咤拍咤的响声，这叫做“踩岁”。柏枝各插在门口窗户上，叫做松柏常青。纸店里卖的灶神爷，同南方一样，可是财神爷就是南方所没有的，等到三十，下午就有小孩到你家来，口喊着“送财神爷来了”，这要破费一大枚。但是这送财神爷的，不止一个，很多小孩子都作这种事，一直要叫到六、七点钟。糖瓜这一项，南方虽有，可是没有

北京这样多。几乎每条胡同，这腊月二十三起，至少就有一个摊子。杂拌，也是南方所没有的。这个东西，就是各种蜜饯，或者各种糖的东西，将它一拌，所以叫杂拌。这是每家至少至少要买上一斤。至于贴对子，南方也有，可是早几年就没有了。在北京，依然还有。最后一副蜜贡担子，这东西，南方也没有的吧，它是细的面粉做起来的，像个宝塔形。有的做成小孩儿一样大，有的只有三寸高。你要多少斤，在上半年说好，在你要的斤数内，分期拿钱。到了年边上，把蜜贡送来，就不要钱了，这叫着“打”蜜贡。

他们既是探访年景，就向深巷子里走去。过年第一项，就是点爆竹。老百姓尽管说经济困难，但是，爆竹是要放的。越是有碗饭吃的人，放的爆竹越多。所以三十日晚上，爆竹声音就没歇过。两个人听着霹雳拍啦响着，觉得很有年味。看去各家虽也贴着各种对联，也有不贴的，至于纸做的花笺，（就是纸做的很多空花。）印的门神，这就难逢其一，变也有些变了。再说贴的对联，言语尽是一些老的，当然不去记它了。他们走了几家，忽见一所八字门楼，门口许多放过的爆竹屑。门的两边，

有一副长字对联，上写着“子盍图之一门三级浪，吾今老矣几日两新年。”杨止波笑着指道：“这对联倒有点意思，我看这家有一位老太爷。”宋一涵点头道：“对的。”

两个人又走了一条胡同，在一家一字门上，也贴一副春联，那文字虽不甚好，却也有趣。写的是“今年直渡双除夕，是日横冲一道关。”宋一涵哈哈的笑道：“这虽不好，却是事实。这家我看是一位穷公务员。”杨止波笑道：“如何？我说总可以碰碰罢。”两人又走了几条胡同，虽然有几副对联，都不好。后来有一家，上写着：“春风秋月闲边好，杏雨槐烟忙里过。”还有一点寄托。宋一涵摇摇头道：“我不行了，身上有一点冷。”杨止波道：“那我们就回去吧。我那里有一点儿卤菜，还有几两酒，我们还可闹个一、两点钟。”这三十日冷胡同里，也可以碰到人的，因为小孩子说是要守岁，这时候还不睡呢。两个人就由冷胡同向热闹地方走，因为这一晚，店铺里也不关门。正走到两扇绿漆门边，抬头又看到一副四字对联，乃是“时非用夏，帖尚宜春”。两个人看着，杨止波两只手笼在半旧的青布皮马褂袖子里，望着这字，不住出神，沉吟着道：“这好像不是一位老先生家，这人还

读过一点书，这夏字和春字，不是这路读书的人，他还不会用。”他这样猜着，忽听到里面道：“门对过，有一棵树，可以捡根树枝，拿着树枝绑住香，远一点放。这是加大的炮打灯，仔细打在身上。”随着声音，就听到开门的声音。两人就慢慢的走开，但见门里出来三盏红灯笼，三个小孩，一个人拿一盏。随后走来一个大人，逗着小孩玩。这边有一根电线竿，悬着一盏电灯，照着有一点亮光闪闪的。那人在电灯下看着，就道：“那不是杨先生吗？”杨止波对那人仔细看了一眼，看出来，是方又山的亲戚，叫章文澜，在路上遇到过，这人约有四十岁挨边。杨止波道：“这是章先生府上，我倒不晓得。明天过来拜年。”章文澜笑道：

“这一会，正是无缘巧合。请到舍下小坐片刻，回头我把酒烫了，痛饮三杯。这位，我看是宋先生吧？”宋一涵走向前来对章文澜笑道：“足下何以认得？”章文澜哈哈大笑道：

“果然是，这就好极了。方又山曾说起宋先生，不瞒二位，这方又山正在我家过年，二位还能够不进去吗？”杨止波道：“今天晚上过年，我们不进去吧。”章

文澜连忙自己跑到路头，将两手一分，笑道：“我家就不知道什么是过年，不过哄着小孩子玩耍，就说过年吧也请赏赏光。”正说到这里，方又山得了小孩子报告，赶快追了出来，笑道：“进来吧，进来吧！”过年不能到人家作客，这不是我们说的活。”两人听了这话，就依了章文澜的话，随他进去。那些打灯笼玩爆竹的小孩，就找别人玩去了。

这个屋子，和北京样子略有不同。进门是一个小院子，里面有一棵老槐树。进了小院子，是三面的房屋，那一面是墙。这院子里有一丛细小的竹子，还有比了檐齐的两棵柏树，因为今天是三十，檐下都点了三盏玻璃罩子灯，用绳子给它穿上，挂在檐下，所以看见正屋有一带廊子，廊的柱子上，也有一副春联：“不要浪抛一粒米，须知寸积万千金。”这门上还贴了五张花笺。进门来，地下芝麻秸铺在地上，人踩着当然有一种响声。上面一张大横桌，系了桌围。靠桌子外面，摆了锡制五供。这五供里面，大蜡烛台点着大烛，这里还剩有一半真点得喜气洋洋，中间香炉里也点着一把香。五供里就有一排蜜贡，共是四个，有二尺高。再过去，是月饼四盘，每

盘二个。再底下是三个酒杯，另外还有一个檀香炉。上面供着章氏祖先之位。

这时，章文澜跟了进来。旁边桌上，有一盏白瓷罩子的煤油灯，灯光很亮，照见章文澜的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他笑容可掬，穿一件蓝绸皮袍，对三人道：“这上房不好坐，请到东边书房里去坐罢。”于是他又把三位一引，走过一个跨院，这儿竹子非常的茂盛，还有一株树。当他们由走廊经过的时候，看见东屋里摆了两只钵子，一钵子是白菜猪肉，一钵子是面。几个妇女把小椅子小凳子，将这钵团团围住，各人齐在那里包饺子。饺子已包了一筐箩。杨止波立刻感到，饺子要吃到十五，这句俗话，大概是真的吧？

章文澜把大家引进了书房。书房有两间，点了二盏罩子煤油灯。这间书房，有三架书橱，装满了书籍。靠上面有一座百宝柜，上面几个格子，也都装了珠翠的花、铜炉、宝石等类的东西。靠里有张圆桌子，配着四只圆凳。靠窗有张写字台，配了一把椅子。靠里是二个木椅和一个茶几。这在书架旁边，还有一张沙发。四围墙上，一副耕读图。这边又悬着一副东坡玩砚，靠书架有一副

对联，成亲王写的，是“马上粉桃雨，村前闹杏花”。杨止波道：“这书房很整齐。”章文澜笑道：“我是凑合凑合。小孩子妇女要过年，我就过年罢，要过得有个年样，这可为难了。我们江苏人，怎么会像北京人过年呢？我自己简直不知道，就让给太太罢。哈哈！”

大家经主人一让，大家就各靠椅子坐定。主人叫了他兄弟过来见客，他见了一会，就走了。随后女佣人端了一个桌盒，泡了一壶茶来。主人笑道：“这就是年样。我说，这年可以不必再来了。我们这里四个人，烫一壶酒，几个碟子，大家畅谈一会。”方又山笑道：“有过年的样子，也很好。我们三个人，全是第一次到北京来过年，尝一点年味，将来到南方去，也可以在南方人面前大夸一阵。”章文澜笑道：

“那么，回头煮饺子吃。”那个女佣人，也禁不住一乐。一会儿，端来两锡制小壶的酒，还有糟鸡，熏鱼，红烧肉，烧鸭，拌海蜇，红绿丝儿六样小菜，拼成的一碟，全摆在圆桌上。方又山道：“这除两个酒壶，像个小瓶子，还是北方的样子，至于这个菜，完全是江南样子。尤其是这碟红绿丝儿，南京这一带就叫十景菜。”

大家全欢笑着，主人让在圆桌子上坐下。这房里有一只铁炉子，把烟囱安到室外，屋子里很暖和。章文澜将各人面前小酒杯，全斟满了，一面吃，一面谈。随后把铜制酒壶拿出来，这又是家乡味了。随后，章家人端上饺子来。这儿的饺子，又和江南饺子不同。他们是用两只白瓷盘子装上，饺子不是用笼屉蒸，全是用水煮的。笼屉蒸的叫“烫面饺”，做得比较费事。章文澜看看端来的饺子，便和那人道：“还有‘腊八醋’没有拿来。”宋一涵笑道：“这‘腊八醋’，又是过年味了。”章文澜道：“是的，回头你看，有一样东西，很有意思。”说话之间，用人已将“腊八醋”儿搬来。是一只陶器小罐子，把纸给它封上。佣人也携了两个空碟子来，放在桌子边。然后主人取过醋坛，把纸取了，用筷子倒转来，在里面夹取，就望空碟子里装。这倒很奇怪，他夹取的，尽是大蒜瓣，却并不是白的，一个个全是绿得爱人。蒜瓣头上，还有一点儿嫩芽。杨止波看见，也不禁叫妙。

主人将蒜瓣取了一碟，把醋也倒了一碟，大家都说不错，就把消夜吃过。

杨止波站了起来，说道：“腊八醋儿甜又辣，今朝好

味胜屠苏。我们真吃饱了，打扰打扰。我们要走了。”宋一涵也起来道：“是的，现在有两点钟了，我们该走了。”章文澜道：“今天根本不论钟点，坐下何妨？”方又山道：“等他二位睡一个好觉吧。”于是两个人告别章文澜，出了大门。走上了大街，果然各家店里，还是灯火通明。尤其是杂货店里，水果店里，有好多人在里面买东西。宋一涵道：“这北京守岁的风俗，一点儿没有改。”杨止波道：“中国没有礼拜，一年忙到头，只有这几天闲，自然是要玩一会了。这些店户，今晚忙一晚，明天也开始玩了。我觉这事应该。”宋一涵也就点点头。

两人回到报馆，还坐谈了一会，就展开被睡觉。杨止波这一觉睡到第二天十点半钟才醒，自己打水洗了脸，泡壶茶喝了，看一看宋一涵，已早起来，走了。这一天，听不到机器响，编辑部也只有自己一个人。不出去，也没有意思。想一想，往那里走呢？自然要去王豪仁、邢笔峰两处拜年，回头还找一个地方吃饭，因为这旧历正月初一，是任何饭馆都歇工的。想了许久，还是先到王豪仁那里为是。自己走出报馆，由十间房那边走，路上除看见几个穿新衣服的人出去拜年而外，家家都关起门

来，比平常日子反而安静多了。一直跑到皖中会馆，那长班倒是很客气，见人请了一个安。

杨止波往里面走，一直向王豪仁房间里去。可是他这里房门虚掩。房里桌上，留有一张红字条，上写着：

杨止波老弟：

恭喜恭喜。若是果然如此，兄在邢府等候。因笔峰兄知弟没有中饭可用，留弟过个晚年也。

兄豪仁留

心里想，还好，我确是到这里来了，那就赶快向邢笔峰家去吧？可是，到了皖中会馆，杨止波又想起一桩事来，王豪仁虽没碰着，到邢家是可以会面的，可是，孙玉秋家去不去呢？早几天，她说过，有几个亲戚，要接她一家去过年，若是真去了，那就会扑个空，未免扫兴。正这样想着，自己还向院子里走，真是一点响声都没有，大概真是走了。望了这北屋一会，自己正要转身往门外走。忽听到那北屋里有人道：杨先生恭喜你今年要做一个总编辑了。”这正是孙玉秋的声音。心下大喜，答道：“恭喜，你要考大学啦。”刚说了这句，自己有点

后悔，考大学这件事，正是她父母不乐意听的事。

门开了，就见孙玉秋站在门口，旧衣服上罩一件新的蓝布褂子。那个时候，女子喜欢搽胭脂。玉秋向来也不爱搽，可是她今天，也打了一圈胭脂晕儿，头上也没梳辫子，梳了两个堆云头，头畸角上一边一个。这是当年自己最欢喜的样子，自己是和孙玉秋提过吗？但早已忘记了。孙玉秋笑道：

“给王先生拜年，王先生不在家，留了一张字条给你吧？王先生还说了，叫你只管晚一点去，最好十一点三刻到姓邢的那里。上我家来坐吧，我做了一点吃的给你。”杨止波听了这话，真的又吃一惊，她的父母是不许她这样交朋友的，因之，他站在院子里，不敢动脚往她家里走。孙玉秋笑道：

“进来罢，这院子里没有人，一齐拜年去了。”杨止波就进门四周一看，果然没有人。

孙玉秋把椅子一搬，让他坐在炉子旁。她把茶壶倒了一杯淡绿的茶，含笑迎了过来，杨止波手端了杯子，闻到有阵清香，笑道：“这是毛尖……还有吃……”孙玉秋不等他说完，笑道：“有点吃的，你猜一猜？”杨止波

道：“我怎样猜的到呢？”孙玉秋走到自己房门边，一手叉着门帘，笑道：“我早就预备了，是用筷子吃的，来得很远，而且是你喜欢的。”杨止波道：“那我更猜不到了。”孙玉秋含着笑，向屋里去捧着一只青花大碗出来，放在桌上，又连忙到屋里去，拿了一双目用的骨头筷子出来，放在碗边。杨止波现在看明白了，是一碗线粉，这在北京，同样的东西，叫做粉条。这种线粉，只有江西方面有，它用米粉做成的，离开江西，已有七八年了，一直想吃这种东西，可是没有，便笑道：“这是线粉，我空想了它七八年，你从哪里弄来的？”孙玉秋将碗移了一移，笑道：“吃罢，你一会要吃饭，我没有给你多做。至于什么地方来的，是江西的同学送了我一点，我父母也不知道，留着给你吃，你还可以吃一回。”杨止波站起放下茶杯，坐到碗边，自己把筷子挑了一挑，见线粉里有好几块鸡肉，便道：“故人情重。”孙玉秋站在桌子边，望了他，笑道：“吃罢。”

杨止波吃着线粉，就问道：“你父母哪里去了？”孙玉秋叹口气道：“在往日，我就不知怎么是好，现在定了心，管它怎样，反正我不闻不问。我母亲上娘家吕家去

了，吕家接去，你想这里头还有什么好事吗？”杨止波道：“丢你一个人在家，他们不觉得你太孤寂吗？”孙玉秋笑道：“那他们管什么？反正这女儿不是他们生的。至于我自己，倒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反正你会来。而且王先生也说了。”杨止波道：“说我会来？”孙玉秋道：“你有事也不会瞒着王先生。名正言顺，我们……我们公开……我们交朋友吧？”她说着，也就盈盈的笑了。杨止波尽把线粉挑着吃了，鸡肉似乎没有动。便把碗一推，在衣袋里抽出手绢，将嘴揩抹着。孙玉秋道：“这鸡，你不吃一点？”杨止波道：“我已吃了很多了，你若嫌它脏……”孙玉秋道：“我还嫌它脏，你看看这筷子是哪个的？”杨止波道：“哎哟！这真是今朝两相视，脉脉万重心了。”孙玉秋笑着，也不说什么，把碗收着，向自己屋里送去。

这里院子里只有两个人，杨止波也不好说什么。孙玉秋将碗收去，出来在下手一张空椅上坐着，她见杨止波不言语，自己也不说，把衣摆下襟，折了又折。杨止波一看这桌上放的小钟，已经过了十一点一刻了，因道：“我要走了，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孙玉秋道：

“没有什么话。就是我想学点诗，不知怎样下手？”杨止波道：“那需要读诗。”孙玉秋道：“你告诉我的唐诗三百首，和洪迈作的唐人万首绝句选，经王渔洋手删了的，我都读了好些首。”杨止波很兴奋，将身子偏着，问道：“你已经读得相当的熟了？我问你一句，昨晚是除夕，你记得什么句子是咏除夕的吗？”孙玉秋把衣襟不扯了，好像将诗读熟了的样子，手画着圈儿道：“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这是高适作的，我觉得颇好。尤其是你们，昨夜一个人度过年夜，从小就念过这首诗的，就不期然而然的会念到它。这话对吗？”

杨止波将大腿连拍两下，笑道：“对的对的。你平仄懂得了吗？”孙玉秋也很高兴，笑道：“懂得一点。我在读的近体诗上，这样圈圈点点，又把学校拼音讲义仔细一念，大约不要几久，我就全会了。”杨止波道：“很好很好。等你把这两本诗念熟了，我再介绍几本书你读。”他说着这话，拿着茶杯，起身四下来找茶壶。孙玉秋就连忙走进房里，将搪瓷茶杯，倒了大半杯出来。双手递给他。杨止波道：“你这样恭敬，我感到过分了。”孙玉秋道：“这是敬先生的。”杨止波笑道：“你别骂人了，我

这算得了什么先生？”孙玉秋笑道：“我不记得什么书上，有这‘一字师’称呼，怎样称不得先生。”正说到这里，就听见前面哈哈大笑。杨止波怕有什么人来了，就道：“我们改一天见吧。”放下茶杯和孙玉秋点个头就出来了。

十一点三刻，果然就到了邢笔峰家。这王豪仁徐度德全在邢笔峰的小小办公室里。邢笔峰倒也殷勤待客。在邢笔峰身边坐了一位年将五十的先生。他穿一件绸面、狐皮里的袍子。可是这狐皮，说起来好听，有十成之八，都没有毛了。皮袍上罩一件墨绿背心，和那皮袍一样，好多地方都是空花碗大。他有一张雷公样的脸，两只蚕豆大的眼睛，头上戴了一顶瓜皮小帽，杨止波一进门，大家喊着恭喜。这位先生倒很知礼，就对了杨止波作了三个揖。经邢先生介绍，他是兴国报的编辑洪廷耀，在报上另外有个名字，叫做红桥。

大家坐下，当然这是过年，有很好的果品敬客，大家有吃有谈。杨止波和洪廷耀是初次见面，就谈了许多问题。

原来这份兴国报，是一份小报，这些小报不能以群力报来比，群力报是以戏剧为主的，这些小报，就没有

这戏剧广告了。不过戏剧广告虽没有，下三烂的广告，那倒很多的。比如梅毒广告，它们广告栏里就有四五份之多。因此，广告要占去两版半，登新闻的地方就只有两版不到了。两版不到的篇幅，重要新闻要占大半版，本市的新闻只有半版。此外，一篇小说，两篇感言，两小段戏评，这副四开的小报，就功德圆满了。

这是兴国报的篇幅，算一算它的收入，究竟怎样哩？我们先算广告，大概平均每方广告收入五元，三四十家广告，就有二百元。此外，算算发行。我们知道，报馆发行，是一种大收入。像兴国报，顶多销三千份。他们定价是一个铜子儿一份。当然没有自订的，都是派报的人批发来代销的。既是代销，就得打一个折扣。像兴国报这种报，顶多每份只有五文钱，收入，是四百元上下。统而言之，该报有六百多元收入。开支有多少呢？大约印刷所要他三百元不到。纸张六七十元，房钱杂用四十元，这还有二百元的收入。用上一个编辑，一个校对，一个杂务，也不过四五十元。所以，兴国报这样平平稳稳的过，社长还可以落一百多元一月。

兴国报社长名叫马国彬，他聘请洪廷耀先生名为编

辑。当然，许多编辑事务，都归他办理。洪廷耀被马国彬请来的时候，言明二十元一个月。除了重要新闻，本市新闻，还有一个副刊，都归他发稿。这本来没有什么稀奇，北京的小报，差不多都是如此。可是副刊上要是缺稿，还要洪廷耀来补。此外一篇小说，也就规定，每月是五元钱。这篇小说，还要里面逗眼的。有时眼太少了，就要洪先生加上一点。洪先生只要每个月能拿到二十元，倒也不在乎。不过，这位马社长总是言而无信，要拖住他半个月。就算拖住半个月，也不要紧，他总是三块一给，五块一给，那就实在太不成话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是这小报今年发稿的最后一天。洪廷耀这日来得特别的早，因为要拿几个钱回家过年啦。所以，这日早上就到报馆里来了。报馆是一个小四合院。北房三间，是社长住，东房两小间，住了他的岳父岳母。南房两间，是报馆的编辑以及营业务部，西房两间，那就是报馆家庭，厨房、打杂的杂务，全在这里办理。这编辑部里倒有两张两屉桌子，向两边靠墙摆了，也有一个书架。可是架上的书，也不到半架子，放在窗户边。这前面就是编辑桌子所在。靠门有一张四方桌，这里粘

贴报签，料理馆里的一切事务。这个报馆，大概就是这样。

洪廷耀这天到报馆里来，坐在编辑桌子旁边。这里一个打杂的，叫着老何。他也走进房子来，笑道：“今天你来的特别的早，想是早点来办完事，好回家去办点什么吧？”洪廷耀道：“可不是吗？不过办事时间尽管提早，可还有一层，咱们都得花钱啦。”这时老何沏了一壶茶，这茶没有茶叶，是五文钱一包的茶叶末子，将纸包打开，向瓷器茶壶里一倒，把纸丢在字纸篓里，自己在地上把黑铁壶提起来，对着桌上壶里一冲，哗啦直响，那响声倒是好听，像冲了两吊钱一包香片一样。洪廷耀笑道：“这茶不怎么好喝，可是冲下去，响声很好，我这就解渴啦。我问你，社长在家吗？”老何将水壶放在这屋里铁炉子上，自己把茶杯放在桌上，把茶壶斟起，斟了一杯马尿似的茶，端着放在洪先生面前，低声道：“一早社长就出去了，大概也是为钱吧？你要钱，我也要钱啦。”

洪廷耀这倒没有猜到，社长这样早，就出去了，叹了一口气。老何站着，望见他脸上两眉皱起，几乎变成一条缝，也叹了一口气道：“真是社长不体谅人，我心

想这一个月的钱，固然是要，就是我还要借几个钱用呢。可是社长总出去了，有话也告诉不了他。”洪廷耀道：“反正社长总要回来的，我们就等着吧。”老何走了，洪廷耀喝了一杯茶，就来整理稿子。他先是把今天的日报，看了一遍，回头就看了能用的新闻，把剪子一一剪下来。跟着用小纸条把他剪下来的报，一条一条给它贴上。粘贴完了，把桌上预备的红墨水红笔，把它取过来，把红笔蘸了红墨水，就一勾一涂，涂得只剩七八十个字，这就够了。在本段新闻前，按上这么六个字题目，这段新闻，就算成功，大概发个十条新闻，也就够了吧，随后发两条预备新闻稿，发要闻稿件，算是完事大吉。至于发本市新闻，这里有专投稿的，要是用了一段新闻，就发他三个五个子儿的一条报酬。这些新闻，也只五六十个字上下，下面注了一个字，这是注明那个投稿的。这些新闻若是由警察所来的，那是靠得住的。若是打野鸡的，在家里瞎凑一些稿子，那就完全不可靠。这类新闻，发得要比要闻还少。大概吃中饭的时候，就发齐了。

至于发副刊稿，那比发新闻稿还要早，大致出报以前两天，就要发稿子。也就是下午一个半天罢。洪廷耀

把新闻稿发了，看看社长还没有回来，就把自己带来放在抽屉里的四个馒头，取了出来，在铁炉子上烤起。老何在那边方桌上贴报签儿，大概有个二三十份吧，这都是与报馆有些来往的人。他看到洪先生烤馒头，就遣：“这就算是中饭吗？”洪廷耀将一小方儿子对了铁炉子坐着，四口气道：“就是这个罢。”老何道：“这要是就个咸菜，也有限得很啦！我那里还有一碟疙瘩丝儿，我拿来，你将就着吃罢。”他就马上取了来，放在桌上。洪廷耀道：“谢谢你呀卜老何还取了一双筷子给他，他就着疙瘩丝儿下馒头，把四个馒头都吃光了。”

等了一下午，那社长还没有回来，洪廷耀把今年最后一次副刊，也发完了。看着街上电灯发亮，老何也就取了一盏罩子煤油灯进来。洪廷耀今天下了决心，非等社长回来不走。再过了一会，看着街灯明亮，社长才慢慢的走回来。洪廷耀听到向北屋里走，心想，你这总要出来吧，还是等着。可是等了半点钟，他还没有出来，这实在不能等了，就站在编辑部门口，大声叫着道：“国柑兄，你早回来了。我等你一天，中午吃了四个馒头，晚饭还没吃，等你真是够久了。”上房里马国格才答道：

“该罚该罚，洪兄等了这样久。”他马上到前面编辑部里来，他穿着宝蓝级面的皮袍，头发梳得溜光，一张尖脸，一双小眼睛，进来和洪廷耀拱拱手道：

“洪兄还在这里等候，那是太久了，来一支烟吧。”说着，在他衣袋里摸出一盒大长城来，取了一支，拿在手上相敬。洪廷耀站在方桌子旁边，将手连摆了几下，很生气道：“烟不要抽了，我饿着肚子，还没有吃饭哩，我也不坐了，站着说几句经。我家里什么东西……”马国彬道：“不用说了，我一脉亲知，今天我不是为钱，会到这时候才能够回来吗？过年还有两天，我在年里，准一定把这一个月工资先付给你。”洪廷耀道：“这上个月薪金，请你在今天就给我。此外，我还想向社长借几文过年。”

马国彬听说还要借钱，觉得很严重，便把烟卷放在桌上，将手指轻轻拂桌沿，望了他道：“报贩的批发，拿不来，广告费简直拿不到。”洪廷耀瞪着眼睛望着道：“这样说，是没有。好了，明天一早，我带老婆孩子来，在你家过年。今天晚上，我也不回去，就坐着，熬一晚到天亮。”他说得到，真做得到，就侧转身，向椅子上一坐，

一句话也不说。马国彬也生了气，将袍袖一拂道：“我只欠你十元钱，我就是不给！”他这话说错了。原来从前给钱，是先作事，后才给钱。所以真正的欠钱，是一个多月。他也不管了，就放快步跑进上房去。

洪廷耀也不管他，一个人只是向炉子边坐着，一会儿，听到老何咳嗽的声音，向北屋里去。约莫有十几分钟，老何身上有银元的撞击声，走了进来。他走到洪廷耀面前，将十元钱凑齐一叠，一把拿着，笑道：“这欠你的都一齐拿来了。你快拿回去，买点东西罢。至于借钱，我想三块五块，咱们要借，总还可以借得到吧？”洪廷耀见十元钱已经拿来了，连忙伸手接住，向老何道：“这有劳你了。我想你也要钱用啦。”老何轻轻的靠着椅子，低语告诉地道：“你只管向他要罢。我亲眼看见，他有了一大把票子，大约二百多元。我想一定是报贩子给了他钱。我自然也要向他要的。”洪廷耀道：“我明天再来罢。”他于是向衣袋装下了这十元钱，回家去了。

次日，近正午边，洪廷耀又来了。这一天，只发点儿新闻稿子，就放年假了，所以很轻松。洪廷耀一进门，老何又轻轻的道：“他又走了。你别说什么，就这样老等

着，包有好处。”洪廷耀只管点头。今天也是带着四个馒头当午饭，可是今午比昨午好得多，已经买了一吊钱熏肉，还有一枚铜子儿的疙瘩丝。等到半下午，社长回来了。在屋里脱下了外面粗呢大衣，倒是很客气，进来向洪廷耀一个三揖，笑道：“昨晚我对不住，十元钱我兄已经收了。我知道你家还要钱，这里有点小意思，不要说借罢。”说着，他手里拿着五元票，高高举起，只管向他手里塞，洪廷耀只好接住，两手捏抱了一个拳头，口里含笑道：“多谢多谢，这我也不用客气了！”

第十一回

纳币引车巧言夸老吏 劝餐敬客妙事说先生

这邢笔峰家，新年无事，大家坐了闲谈。洪廷耀就把他社长的事闲谈了一阵。邢笔峰请人，出钱虽然也不多，不过他是江苏人，招待方面，那很周到，这却比马社长好一点。当时他就对洪廷耀道：“你的马社长对同事，稍为嫌太锱铢较量了一点，但是他送了五块钱为洪先生的过年费，那究竟是好人呀。”洪廷耀道：“说起这钱，在从前我是不放在眼里的，但是，如今对于我，是不无小补的。去年冬天，我本想把二十块钱的事情辞了它。可是这个年月，找同样的事，真不容易，只好忍气又干了。”邢笔峰当时在许多朋友面前，就道：“这是对的，这是对的。现在要找二十块钱的事，真不容易呀！止波兄，你以为如何？”当然客人都称是。

过了一会，邢家开饭，各人都饱餐一顿。饭后，王豪仁、杨止波就说还有事，告辞出来。走了一截路，来到大街上，王豪仁笑道：“我丢了一张纸条在桌上，你看见了吗？杨止波道：“自然是看见的。”王豪仁哈哈一笑，将手拍了他的肩膀道：“你的朋友，待你总算不错罢。她

弄了什么东西你吃？我看你在邢家吃饭，就是没吃一点点。”杨止波道：“我的事，也不瞒你老哥。她用鸡汤下了一碗线粉我吃。”王豪仁道：“什么？线粉？”杨止波想着，这线粉是江西一个名称，当然他不懂。这就把线粉的做法和样子，就详细的告诉了王豪仁。王豪仁又哈哈大笑道：“这线粉不要管它了，这分情意，却是人所难能的。兄弟，再向我皖中会馆去一次吧？也许她的二老还没有回来，你们还好谈谈。”杨止波笑道：“不去了，我要去报馆瞧瞧，也许有事。”王豪仁道：“你果是有事，我就不强人之所难。我就告别了。”说着，他就跨着很快的步子走开了。杨止波忽然又很忙的跑来，叫道：“王兄，王兄。”王豪仁站住了，杨止波跑到他面前，对他道：“你可别说我到了会馆里。”王豪仁笑道：“这还用得着你招呼吗？哈哈。”他笑毕，和杨止波伸手一握，走了。

这个日子，天气还是短的。杨止波到了报馆，一点响声都没有。到编辑部看看，也没有人，自己倒觉得茫茫然，仔细一看，却见宋一涵床上被条堆起，便笑道：“有人在家便行……”话没有完，就见被条掀开，宋一涵擦着眼睛笑起来道：“我到了一个地方很有趣，晚上你同我

去，好不好！”他披起衣，拔上鞋，便站起来，拿着脸盆，要打水洗脸。杨止波站在房门口，笑道：“不忙呀！你在什么地方，怎样有趣，说出来我听听。要是真有趣的话，我是愿意去的。”宋一涵用手把洗脸搪瓷盆敲了一下响，笑道：“你这是耍猴儿戏，敲锣一下，就逼着猴儿非演戏不可。要说我就说吧：他们窑子里，这日子有半个月不作生意。有家的自然回家去，没有家，在窑子里的人也欢迎我们去的。我们去了，还有吃有喝，一个子儿不花，我今天上午，就是到那里去逛的。”杨止波笑着，又叹了一口气，指了他衣服道：我猜你是到清吟小班里去吧，你这种穿着，老鸨们是不会欢迎的。而且这里很多二十上下的姑娘，卖到小班里来，她们非常想家的。到那里面去找乐儿，她们虽然也对你们乐，可是暗地里正在掉泪呢。”宋一涵笑道：“胡说胡说！虽然我穿的这身衣服，全是布的。可是在几个月以前，我是花过大钱的呀？”杨止波道：“你去打水罢，这只好让你独乐了。”宋一涵也知道杨止波讲的是真话。但他有他的另一个想头，就是得乐且乐，笑嘻嘻的舀水去了。

这两个人虽然作事相同，可是两个人寻乐儿，就大

不相同了，所以这几天假，很少玩在一处。冬日的天短，这样过了几天，吴问禅就回京了。这时候，余维世以功课要紧，报馆去学校的路程又太多，他就把这编辑事务辞掉了。康松轩以报馆用的人不少，就指定宋一涵杨止波二人，轮流代编短栏要闻。好在这短条新闻，只有三条多一点，一个人代编，只要一小时到两小时的工夫就完了，这是极容易的事。吴问禅看着杨止波代总编几天的报纸，也没有登骂人的新闻，对眼前的几位官长并无伤害。吴问禅笑道：“果然四平八稳，可是警世报总要有两条泼辣新闻，人家看了才算过瘾。杨止波道：“这个我自然明白，但是给人家代编，编得没有毛病，那就算很好，至于新闻要泼辣，我想这不是我代编的事吧？”当时，二人想穿了这一件事，就哈哈一笑。

过了半个月，这后面那一所接待宾客的三间房子，每日下午到夜晚，总有客来。而且，其中贺天民每天必到。杨止波这就想到，这这位先生每天往这里跑，大概是段祺瑞那方面已经很注意到了。不过，这新闻倒又没有受过段祺瑞的甚么限制。有一天深夜。等着大样。彼此无事，杨止波拿了一本英文周刊在看，宋一涵却是坐

在总编辑位子上，把一张格子纸，摆在面前，就拿红笔在纸上乱写。头也不抬，只管写去。杨止波坐在他对面，以为他是写东西好玩，便笑道：“你又在做戏评吧？”宋一涵这才将头抬起，把红笔放在桌上，把手将那格子纸提起来，笑道：“你瞧一瞧，凭这就可以给我一个谥义。”杨止波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就接过来，对电灯光仔细一看，上面写了两个字，是社论，便道：“哦！是给民魂报写的。”宋一涵笑道：“你看这一段，写得怎样？”他把手指点红格子中间一段。杨止波这就依了他看那一段，上写着：

若夫八方无事，听命中枢，当然我公不妨东山丝竹，其乐逍遥。围棋赌弈，胸有成竹。若一旦天人不测，群小蠢动，则我公擎天之柱，一声霹雳，四海眼见波清，群魔共将胆落。

杨止波看到这里，不觉哈哈一笑。将那稿子，交还了宋一涵。宋一涵将稿子摆着，笑道：“我兄为什么发笑？”杨止波将面前英文周刊拿起，向桌上吹了一吹灰。其实这桌上是没有灰的，不过借了这样动作，心中思想了一下，回头把书依然放在自己面前，笑道：“我兄把我

当个朋友呢，我就说，若是不把我当个朋友呢……”宋一涵笑道：“我知道，我这社论，骈体不像骈体，散文不是散文，这简直不成个东西。但是我们社长倒很喜欢这个。”杨止波笑道：“既然你知道，我就不妨说了，你这篇文章，所谓‘我公’，当然指的是段祺瑞。这安福系的名声，什么人还不知道，真是其臭不可闻也。你还去这样恭维他干什么？”

宋一涵把纸烟从衣袋取出，抽了一根在手，只管在桌上顿着，笑道：“你瞧，我不是买了一盒大爱国纸烟吗？这就是民魂报津贴我的好处。今天早上，贺天民送了我六块钱，我这文章里面说了声‘我公’这不是恭维段祺瑞，也不是恭维贺天民，恭维的是六元钱。”杨止波笑道：“你这家伙，没有出息。”宋一涵把张稿子摆在面前，使手拍了两拍，叹气道：“我还说这很好，也许弄到一个谗议当。这样看起来，我的朋友都通不过，那算吹了！”杨止波听了这话，也就不禁哈哈一笑。可是宋一涵虽是明知道这社论是不好拿出去的，但是他依旧把这社论写完了。

这样一篇社论的稿子，好在是由民魂报发排，可以

说，对社会没有影响，可是隔了一天晚上，贺天民坐着包车，前来拜见这总经理康松轩。康松轩似乎知道他要来，就坐在这客厅里等候。贺天民走进屋来，就笑嘻嘻的对康松轩道：“我可以说不辱尊命。现在我把两个月津贴，都拿来了。他说着，自己在身上掏摸了一阵。果然在衣袋里摸出一张支票，上面写明，是一千元。双手捧着，走近康松轩身边。自然，康松轩也是站起来的。把支票接过去，见上面写了这样的大数目，笑道：“你老兄，为这事，有劳了。”贺天民这才将帽子马褂，一齐脱了，放在衣服架子上。笑道：“这还谈得上有劳吗？我倒有一样事，希望与你谈一谈。”他说着，走来和康松轩隔了茶几，各坐了一张沙发。康松轩将三炮台烟筒由茶几上向前一移，笑道：“你请吃烟。至于要我帮忙的事，你只管说，我可以办的事，总可以办。”

贺天民在烟筒子里取了烟，使劲抽了一口，笑道：“这在康先生，大概还不难办，就是段公，想和足下见一见面。康松轩笑道：“那我当然要去，当面道谢一番。”贺天民将烟在沙发掸了一掸灰，笑道：“当然你会去的。可是总要写点新闻才好。康松轩把手在长袍上掸掸笑道：

“这是理所当然。”贺天民把眉毛皱了一皱道：“只怕你那编辑部里的人通不过。”康松轩立起身子来坐了，笑道：“你看着他们乱说乱道，以为他们了不起吗？这有什么难处，他们是我请的，我要怎么样，他们不能不怎么样。这条新闻，归我自己写就是了。”贺天民笑道：“那就好极了。我回头去请示一下，看是那一天见面。我保险段先生是很客气的。两人谈得很入港。约定明天两三点钟，贺天民到这里来通知。也许明天见，也许要等一天。

可是次日贺天民去问消息，段祺瑞很是高兴，就约定下午四点钟见。贺天民又跑到警世报，报告了一番。三点多钟，就看见一部马车，来到了吉兆胡同的段公馆门口。康松轩下了车，站到门房前，将自己名片递上。门房看了那张名片，点点头道：“是康先生，请到客厅里等一会吧。”过了二门，这里是一条长廊。长廊中间，有一个客厅。此时另外有人引着，就到这客厅里等候。这位康先生，是一家有名的警世报的总经理，各位部长家里，也都是去过的。不过像边防军督办段家，却没有来过。康松轩到了这家客厅里，看着是这样一个模样；是一座船厅，三方都有窗户。上面摆了五张沙发，中间摆

了大餐桌子。桌子旁边，围了几把椅子。靠门有四把檀木椅子，夹了两个茶几。这在平常家里，摆式已经却也平常。但是段督办家里，这就格外不称了。不过这只是普通客厅，谁知道这段公馆里，还有什么客厅哩！康松轩看看这里摆的朴实无华，也暗自点头。尤其是大餐桌子，铺了白布，那边上，还有几个香烟烧的窟窿。他想，这里常有贵宾来的所在，都没有换掉新桌布，可见得他为人勤俭吧！这是他的见解。

康松轩在这客厅里约等了十分钟，就见一人引着段祺瑞出来了。他身上穿着古色黄绸棉袍子，下面穿着蓝绸裤，还系了裤脚，穿一对双梁鞋，头上没有戴帽子，梳了一把白头发。他的脸和相片一样，略微长形，人字须，走起路来，还是很快，没有老的样子。康松轩见着，就连忙站起来。

段祺瑞走到康松轩附近，伸出手来，和他握手。握手毕，段祺瑞还说的是合肥话，道：“请坐请坐。警世报是国人的报，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我们是非常的欢迎。”说着，他就让了这高头的沙发，请康松轩坐了。康松轩看这段祺瑞倒不是难缠的人，当时很恭维了一阵。

这时候，茶呀烟呀都向他敬过了。康松轩就把学校问题，内阁问题，以及练兵问题，都问了一点，而段祺瑞总说，自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很多事不知道。不过谈到学潮问题，他说学生总是好的。只是读书的人，不要这样过问政治，应该以读书为重。他问答了一段，康松轩答应是是。

谈话约有半个钟头，康松轩觉得不宜多谈，起身告辞。段祺瑞倒很客气，将客送到二门口，方才止了。康松轩上了自己的马车，在马车上细想了一想，这段祺瑞还是不错呀。以后每月送五百元给我。照情理说，自当去叩谢一番的，自己去了，那老段倒亲自出来招待，还指明以后尽管来，非常欢迎。我回去之后，当然得在报上亲自捧他一场的，才算以答盛意。于是自己在马车上，就想了一个大概。回来了，向东边房屋一溜，脱了外边马褂，吩咐左右，无论什么人前来，就说我不在家，不要吵我。自己这样告诉了，便在睡觉的屋内，将面窗户边一张写字台边坐了，点起了一盏桌上移动的玻璃罩子电灯。挪开了砚池，拿起笔来，正要动笔写一条特别新闻。却有一位满身绸缎，香气喷人，年约二十岁的妇人，

走了过来，也端了一把椅子靠了总经理坐定。康松轩手里拿着了毛笔，看见了她来，就拿笔在纸上点了几下，笑道：“你别吵我，我这里作篇文章，恭维老段。此后还猜不透给什么官我做呢。”说完了自己就动笔写起文章来。

康松轩是总经理，他的文章。用不着交编辑部，而且自己定下了，这是第一条。编辑部这就谁也不知道。可是这里头聪明人也有失脚的地方。康先生并没有招呼排字房，我的稿子大样不用得送编辑部看。回头送大样的时间，就说总理有稿子得了。大概是晚上四点钟，大样已经就送来编辑部了。杨止波伏在桌上，自己拿着红笔，看一句念一句，第一行便是本报记者与段祺瑞很亲切的谈话，他就感到这里面有文章，这天，正好吴问禅没有回家，在这房里睡了。杨止波将这全版大样，放在桌上，自己对了大样瞧，自看了一段之后，还没有说话。却是在一张桌上，也在看另一版大样的宋一涵，就哎呀了一声。他与杨止波是对面坐着的。杨止波听他叫了一声哎呀，自己就把笔放下，两手将大样纸一按，问道：“为什么哎呀一声？”宋一涵将红笔圈着小圈子，指着那条

特别新闻道：“你看这一条特别新闻啦。”杨止波道：“这的确我们要请示总编辑一下，好在总编辑今晚没走。”宋一涵把红笔拿在手上未动，很为犹疑了一阵。因道：“我前无作了社论，恭维老段一番，那还是暗写，你就笑我没有出息。现在这里明写，当然……”说到这里，微微一笑。杨止波道：“暗写明写，那倒没有什么。可是警世报是反对安福系的，人家看我们的报，也就为了这一点。今天反过来，恭维一阵，那我们就要检点一番了。为什么前后矛盾呢。”

宋一涵听了他的话，就将笔一丢，站了起来，笑道：“这事非同小可。我们叫醒吴问禅，请他斟酌，反正有他负责任。”于是走到床边，就喊道：“问禅问禅，起来罢，我们这有一个大问题发生了。”本来吴问禅当他们提到特别新闻，迷糊着就听到一点。宋一涵一喊，他就立刻爬起来，问道：“什么事？”杨止波也站起来，问道：“这里有一条新闻，是总理写的。这条新闻要登的话，我们两个人觉得位卑职小，不能负这样的责任。”吴问禅就走了过来，拿起大样细看。看到一半，他马上将桌子一拍，很生气的道：“这项新闻，怎么可以登！若是真要

登，那我只好卷铺盖走路。”这时，正好有个排字房的人在面前，听了这话，便笑道：“这是总理的亲笔，我们不敢说不登。请吴先生加以考虑。”吴问禅道：“你为何不老早告诉我一声呢？”排字房的人道：“原来是不打算把事情告诉编辑部的。后来一研究，这大样总理又未曾叮嘱，叫不要给编辑部人看，因此我们像往日一样打出大样来。”吴问禅也没有作声，又把大样看了，便道：“这条新闻，不登那是不行的。不过从中有几个字，非改一下不可。”宋一涵笑道：“我来念一念罢，念出了毛病，你再改罢。”他于是站在桌子边，两手拿起那大样，就念起来。新闻这样写着：

昨日日暖风和，吾人往吉兆胡同，拜见训练督办段祺瑞先生，约四点半钟，在会客室中会见段先生穿杏黄棉袍，性蔼然可亲，约吾在旧沙发上坐下。吾在其时，看及此屋之大餐桌桌布，有火星烧及之火眼数个。灿然落在眼内。此知先生非常勤朴，虽然此处常有佳宾前来，竟不顾及也。吾人晤谈，当然有许多国事可商。但是段先生十分谦逊，谓吾人不知者不可乱言。此真为年轻人之好榜样，不是政界中人乱言者可比。

吴问禅听到这里，便向宋一涵摇摇手。宋一涵笑道：“不念吗？”说着，把大样放在桌上。吴问禅皱了眉道：“这改起来，真是不好改。二位意见如何？”他说这话，望了杨宋二位。杨止波站在吴问禅后面，向宋一涵望了，宋一涵就对这话，摇了一摇头。吴问禅笑道：“这并不是我们有心要改总理的文章，这是为本报好。就是知道你二位改的，那也无所谓，这本来是好事，怎么二位不作声？”宋一涵道：“我们没有成见。”这连那个排字房的人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吴问禅道：“好罢，回头我改了几句，再交给你们吧！”排字房里人才答应着走去。

宋杨到中间屋子里看大样，让这间屋子空着，吴问禅去改稿子，稿子上称先生的地方，都改了一个氏字，有些恭维得太过分了，把它改了一改。如“此真为年轻人之好榜样，不是政界中人乱言者可比。”把最后一句言语取消，改作“此为政界中人之故态”。这一条新闻，他逐段删改，改了有两三百字。改完，他念着，请二位听听。当然这两个人，也只说“很好”，不便多言。后来排字房就照这个改的稿子付印。这两个看大样的人，心里有点疙瘩。听说吴先生在九点钟走了，临走，写了一封

信给康总理，那当然是改稿子的原因了。两个人一听，这事既是有人出来承担责任，身上自然无所谓。第二天早上起床，看到报馆中人都对着微微一笑，自己也只有微笑相答。

十点半钟，杨止波到邢家来了。走到窗子外边，里边便有了笑声。走进屋子，还没有坐下，这邢笔峰拿着报看，自己坐在藤椅子上，就带了微笑问道：“你们的报，今天改了样子了，似乎在昨夜晚，这编辑部里有不少新闻吧？老兄何妨谈谈。我们这几个人，老早就猜了一宝，这宝不晓得可能押中？”杨止波坐下来，问道：“先生问得是警世报那一条特别新闻吗？”坐在旁边桌子上的徐度德笑道：“自然是。我们猜那吴问禅，一定是不肯登，猜中没有？至于你，也是不肯登的一个。”杨止波笑道：“我算什么？人家登的什么。我照样子对正就得了。可是吴问禅倒是不主张登的。”于是就把这稿子出版的经过，说上一遍。邢笔峰道：“不错，我们猜想，吴问禅是五四运动的人，今天恭维安福系的后台老板，总有点格格不入吧？”杨止波心想这条特别新闻，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以少说为是，自己一笑，这下面就没有提。

回头吃午饭，杨止波又去吃了一顿牛肉面，看来时间尚早。而现在仲春天气，北方虽然早晚有点凉，至于中午，太阳当空晒着，风又不大吹，这就没有这冬天的冷味了。就一个人在街上逛逛吧！自己顺了这骡马市大街往前走。忽然自己肩膀被人拌住，笑道：“老杨，好久不见呀！你是什么日子到京的？”杨止波一看是一个穿西装的人，将自己扯住。原来这是当年演文明新戏的时候，自己闹着好玩，在里面去一角小生。这就有了一班同事，穿西装的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是苏州东吴大学里的学生。他能演女角，平常又喜欢穿西装，因此，他到哪里去，只要见过一回面，人家都认识他。这个时候，他穿一件深绿色的呢大衣，戴一顶绿色的宽边呢帽，帽子底下，一张瓜子脸。他叫郁大慈。那个时候，扬子江一带，还有湖南省，提起郁大慈，那是无人不知的。

杨止波也就紧握了他的手，笑道：“我早知道你在北京，还常看到你的大作，可是不知道你住在哪儿，所以无从拜访。兄弟是去年秋天来的。不过是为别人作嫁，在新闻界与人帮忙而已。我常在黎明报看到你的文章，想必你同黎明报人是很熟了。”郁大慈道：“很熟很熟，阁

下到哪里去？”杨止波道：“还有一会就有事。现在街上胡逛一起。”郁大慈这时用手去箝他那胡椿子。这是他的老习惯，还没有革除。他想一想，便道：“你过一会就有事，我也要到部里去。今天晚上，准七点钟，到前门西交民巷，一家巴黎小西餐馆去叙一叙。”杨止波道：“请我叙一叙，我必到，但何必上西餐馆。”郁大慈笑道：“你没有听到我说，是小西餐馆吗？我有好些话，要问你，你一定要来。”杨止波听了，他有话问我。我以前演戏，等于玩票，而且又是一个小角儿，那他问我什么事呢？但他很是念及故人，就答应了一定来。

在民国八九年间，这西交民巷，是一条财政官员在这里想法子弄钱的地方。那时候最出名的银行，是中国银行。这银行开设地点，就是西交民巷。所以凡有钱的银行，都开设在西交民巷一带。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车，所以到这西交民巷来的人，都坐着马车人力车。西交民巷口上，只盖了几所楼房，这巴黎西餐馆就是平式西方屋子，就是在巷口上的。推开门来，一个很大的餐厅。里面摆下三十多张座位，在这里碰着银行界，或者财政部交通部的朋友，那倒是常事。

郁大慈约了杨止波七点钟在这里相会，杨止波就按时而往。果然郁大慈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他看见杨止波前来，就连忙站起来让坐。他坐的是一把小靠椅，围着一个四方的桌子，桌子上铺了漆布。这厅内虽然摆了许多座位，人却坐满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此大声说话。郁大慈将椅子挪开一点，拍了两下椅子，招待客人，这里坐下。杨止波就在这里坐了。郁大慈坐下，笑道：“我今天没有另约一个人，这就是我们谈谈。”杨止波道：“足见老哥盛情，我到北京来，日子还浅得很，怕是没什么可谈吧？”郁大慈笑道：“这个我也明白，但是总有可谈的呵。”

茶房过来，问要什么菜。郁大慈对杨止波道：“这个地方有定分的西餐，也可以零碎点吃。”杨止波道：“随便怎样都好。”郁大慈道：“那就随便点吃罢。这里的十锦小吃，不怎么好。”茶房听到他要点菜，就在白布衫子口袋里掏出一搭雪白的小纸簿，在纸边上，用红头绳绑住一枝铅笔。这在现时，随便那家小馆凡是几位在餐厅走动的朋友，都是穿起白布衫子的。可是那个时候，就不晓得这是卫生常识，就没有这一套。还有将铅笔让你

点菜，那只有极大的中餐馆子，才是这样。有很多地方还用毛笔、墨和砚台。这说明这家巴黎小西餐馆，已经很进步了。郁大慈把拍纸簿放在桌上，这就将铅笔在上面写一样想一样，写的就是鸡溶番茄汤，扒生鱼，青豆炖鸡块，炸牛排，栗子粉，咖啡。他写完了，便将纸笔伸过来。杨止波道：“我不用点了，就是这几样很好。”茶房就将菜单拿起来走了。

杨止波道：“我还有一点是外行，这栗子粉，就是常吃的栗子磨出来的粉吗？”郁大慈道：“是的是的，不过它不是磨子磨的，是西餐店里把弄熟的栗子捣成粉，把乳油一浇，十分香甜。仁兄此回到北京来，吃西餐，回数还不多吧？”杨止波道：“我在北京吃西餐，今天第一回。”茶房已经摆上刀叉。郁大慈这就一笑，顺手把面前的刀叉，又重移了一下，问道：“你老兄现时在哪家报馆？”杨止波将到北京来的经过，略微告诉了他一些。大家这开始喝汤。将汤喝完，郁大慈把衣袋里手巾掏出，擦了几下嘴。然后笑道：“警世报也是北京四大报之一。不过今天，我倒看到一条新闻界之新闻。你们那报，今天第一条，很为老段帮忙。从前不会有这样的事呀！这

是什么原故呢？”杨止波道：“正是如此。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的代理总编辑，也不知道。”郁大慈道：“当然，这是你们社长干的事。”杨止波笑道：“你这话，也是外行。我们那里，不称呼社长，叫着总经理。要是人家称呼，又省了一个字，叫着总理，这一省，就有很大的出入。”郁大慈听着，倒是好笑。

吃了两道菜，郁大慈这老话提起来了。问道：“从前许多演话剧的朋友，你和他们通过信吗？”杨止波道：“我和这一行，总觉这座山，爬不上去，于是我不爬了。因此。这些朋友，也就不通信了。”郁大慈将一盘鸡，吃了一大半，回头把盘子一推，叹口气道：“这哪里是一座山？一个烂泥沟吧，谁要能爬起来，当然就爬起来了。不过话剧，却是要干的。再要干，就把那些老人，一概不要。得另起炉灶，这样大干一下。”杨止波着他这副精神，倒很是自信。因把盘子移到一边，就偏过头问道：“你说这话，有什么来路吗？”郁大慈点点头道：“自然有来路。本来我现时在财政部，一个月有两百多元，马马虎虎也够糊嘴的。不过我自己好的是话剧。觉得我一辈子，话剧干得是不大好。但是这不好，不是话剧不好，是从事

话剧的人有了问题。现在居然有一个人愿意拉我一把，我要重干。他很愿帮我的忙。”

回头牛排来了，杨止波已吃了个八成饱，慢慢的把刀子切了，将酱油瓶子打开，洒上一层酱油，自己把叉子叉了吃，笑道：“真有这样一个好朋友吗？”郁大慈道：“看老兄这副样子，好像是不肯信。我就实说了罢。愿意帮忙的朋友，就是黎明报的社长牛西圃先生。西圃先生这个人，你知道不知道？”杨止波道：“我听见说过，这是一个才子，在四川听说十几岁就中了解元。这回在北京，居然当上了黎明报的社长，这倒是人所猜不到的事情。他怎么同阁下谈起话剧的问题来呢？”郁大慈将牛排放下了，也将盘子移开一边，笑道：“这就是我们多识几个字，作得出这似通非通文章的好处了。我向来是看黎明报的，他报上常说，哪里话剧演得好，所谓演得好云云，那全是学生的玩意。叫我们内行看，那真是不怎么的。于是我作了几篇文章，送到黎明报去。在北京话剧萌芽的时候，我说了几句内行话，而且我用着我卖艺的名字，不是郁祖训，是郁大慈，自然很吃香。所以送去就登，登过几回，西圃先生就叫我到报馆里去谈

话，久而久之，和西圃先生就很熟，而且待我很好。我知道你们代理总编辑对黎明报还没有什么，不过你们这后台老板，就对黎明报有些道不同之感。要不然，我倒可以引你去见一见。”杨止波就笑了一笑。

最后是栗子粉来了。果然盘子里装一茶杯那样多，上面泼着很厚一层乳油。将那勺子把栗子粉乳油一拌，送到口内，真是香甜可口。杨止波道：“扬子江一带的西餐馆里，我也曾到过二三家，可是这栗子粉，我还未曾尝到过。可见人要多跑一点地方才好。吃的这还不打紧，有多少没有见过的东西，我们可以看见。”郁大慈道：“这是当然的。这里谈到黎明报，你老哥若是有意思一见西圃，改一天你到我家来谈一谈，好吗？”杨止波道：“我在这里多多拜见朋友，这也人之常情，报馆经理那也不会见怪的。”郁大慈笑道：“虽然如此，像今天你报上登了一条特别新闻，那就不见为是。这里很可疑心你去乱说。”杨止波这时，也拿手巾擦嘴，笑道：“你作事，还非常的细心，倒是你当年脾气，依然未改。”

正要说什么，茶房就把钱单子拿到桌上，郁大慈就在身上，掏出三元钱给他，还把手挥了一挥。那茶房就

道一声谢谢。菜饭，一共是两元多钱，要找的就全付了小费。郁大慈道：“我们今天，就要告别了。你老兄，有什么要托我办的没有？”杨止波道：“现在还没有，不过我要打听打听，这黎明报，是西圃先生自己编吗？”郁大慈道：“那没有错，三百六十日，全是他自己编。大约每晚十一点附近，他就来到报馆，先就到编辑部看看，有事，他立刻就办事。若是没有什么事，这编辑部里，有一张睡椅，他就睡在睡椅上。这样一睡，而且是睡得非常香甜的。你在编辑桌上，随便怎么闹，他都不听见。可是新闻来得差不多，你一叫他，他就会醒。这要一醒呵，就一直到天亮，他都不倦。最妙的，就是快。你这边报告新闻，他在那边写，一下子工夫，新闻得了，你看一看，简直是妙得很。我这不是给西圃先生吹牛，你看黎明报上，有新闻加了许多妙语，那就是他作的。”杨止波道：“是的，我常翻报看，黎明报上有许多新闻，写得非常之妙。”这时郁大慈在衣架上取下大衣，穿上。又在帽子架上取下那顶墨绿呢帽子，但是不就戴上，拿在手里，这么一晃一晃，然后笑道：“这是阁下公道之言呵！”两个人这才出了大门。

这时候，西交民巷不像现在人来人往，就只有几个人靠边上走，倒是人力车停得很多，拉车的知道这家西餐馆，是很多有钱人在这里出入的。两个人出来，就有很多车夫包围上。郁大慈并没有答应车夫的话，站着未动，向杨止波道：“我还有一句话问你，我那个学校办好了，你能来教几点功课吗？”杨止波笑道：“我还打算读书，那里还能教人呢？”郁大慈道：“我这是舞台经验，你能教，你能教。这话过几天再谈罢。”他于是戴起帽子，见面前停有人力车，就坐上车去，回头说声再见。又给人力车夫告诉了地点。车子也不曾讲价，就拉起很快的跑了。

第十二回

诗解茶楼人比黄花瘦 财丰赌墅树经绿叶扶

杨止波自西交民巷向西南走，经过前门杨梅竹斜街，缓缓的步行到报馆时，已九点半钟了。编辑部只有吴问禅一个人，时间还早，他正拿了一本书摆在桌子上看。杨止波悄悄的走进来，笑道：“你这早就来了，有什么事吗？”吴问禅把书放开，将手摸了一摸西服领子，笑道：“我晓得，你这话是有用意的。但是没有什么事。我对他说了，今天登的那一条特别稿子，若是不改，照原新闻稿登出去，那我只好辞职，所以他也不好说什么了。你放心，你同一涵，反正不负责任。”杨止波问道：“你在下午，已经会到康先生了？”吴问禅道：“那自然，我要和他面谈。不过，我已经尝到了这报馆是什么滋味，我等洪小波出了监狱，我也会辞职的。”这洪小波就是前次为警世报吃官司，坐了一年的监狱。杨止波听了他的话，心里就明白了。过了上十天，并没有发生甚么事故，杨止波想：大约事情过去了。他为了在每晚三点钟就要静等看大样，有点不耐，有时五点钟敲过，大样还没有来，在编辑部里，更是非常无聊。自己就带了几本英文，

拿出来念一念。杨止波说话的嗓音，碰上高兴的时候，就非常的大。嗓音大，是父母生成的，自己克服不过来。

有天早上，大样已经看完。杨止波觉着搞得有些乌烟瘴气，要打水洗把脸。看看编辑部对过的厨房，已经在作点心，热气滚滚，从厨房门里往外直冒。心里想，正好到对过去打盆洗脸水，自己就拿了个搪磁洗脸盆，口里还低声哼着京戏，自由自在的走向厨房。

这时，有两个人正在厨房里忙碌着。灶上炖了一罐子吃的东西。灶火眼旁边，有两个热水的缸罐，罐里的热水正冒出很大的热气。杨止波将盆放在灶上，就四周去找舀水的瓢。那两个人，立刻走过来一个。也不说什么，拿起了脸盆，举手一扬，把盆向厨房外一扔，只听得呛啷呛啷，滚着地响。杨止波向外一看，盆正好滚在编辑部门口，他想，这人的手法真不错，也不作声，就对那个人笑笑，就由厨房走出来，走到编辑部门口，将脸盆捡起，走进编辑部，把脸盆放在床底下。也没对那个人说甚么，倒在床上就睡觉了。

这又过了三五天。一个晚上，编辑部三个人团团坐在桌子边。吴问禅道：“止波，恭喜你，现在你得一分美

差事了。今天下午，康先生对我说，你读英文倒很用功，不过，他睡觉却发生问题。现在，他介绍你，为天津警世报通信，一个月写个十五封信。至于你的薪水，按月还在这里支用。今天，他就写信到天津去了，今天你还照样作工，明天你就用不着来了，从此，你就用不着熬夜，而消息一项，你在那笔峰那方面，当然可以弄到，你这美差事，该不错吧！”杨止波连忙道谢，说这是完全好意。吴问禅道：“好意自然是好意。不过，念英文的时候，声音还是小一点好，你以为怎么样？”宋一涵在一旁听了，也不禁哈哈一笑。

杨止波忽然调了工作，尽管调换得很好，但心中不免狐疑，难道这就是念英文的功劳吗？当日晚上，细想了一下，好在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也就不再想了。次日早上，就跑到西草厂北山会馆去，想去找一找房子。北山会馆，是杨止波自己的会馆，只要有，搬到里面去住，倒无问题。到了北山会馆，正好有个叫徐子峰的，他是陆军部一个谘议，在会馆里住下了三间房子，杨止波碰到了他，说明来意，他连说有有有，就引着他去看了一看空屋子，原来这里是两进很大的房屋，后进房屋租出

去了，现在就空着前进。前进，也有十几间房屋，这前进房屋，造得非常特别。中间一所院子，南北两厢房屋对照。靠外面三间东屋，就是那徐子峰所住的。至于看定的那一间住房，是南方一间屋子，门朝北开，里面有一张两屉桌子，两个几子，中间有一张木床。这木床顶上，木片儿支了三块板，上面好放箱子等件。地方虽不大，倒也满意。当时叫过长班来，叫他打扫打扫。约了在这日下午，搬到此地来。

到了下午，果然搬了进去。自己还买了一座小书架，把到京来所收的旧书摆上去，差不多大半书架子。自然，数目还是太少，以后慢慢的来罢。杨止波把屋子弄清，也就晚上。此晚睡了，到了次日，杨止波一人私自念着，这一回搬家，应当使孙玉秋知道。不然，她还照样去信报馆，容易耽误事。西草厂离皖中会馆不远，自己在十点钟，就走向皖中会馆来，到了她的北房门外，便高声道：“孙先生在家吗？”她的爸爸孙庭绪就立刻开门，笑道：“在家在家，今天如何有空？请到这里小坐。”杨止波朝屋里一看，没见孙玉秋的影子，大概她是到学校里去了，自己笑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拜托孙先

生一件事，如是王豪仁回会馆来，请对他说一声，我已经搬家，搬在西草厂北山会馆里住。要会我，请他到我那里去。”孙庭绪点头道：“好的，足下还有什么事吗？”杨止波在衣服袋里，摸了一摸，摸出一张纸来，双手托住，交与了孙庭绪，道：“我怕孙先生事忙，开一张纸条儿在此，望先生交给王豪仁。”孙庭绪接着纸条，将字念了一遍，上写：

小弟于昨日迁居西草厂北山会馆，所住为南屋，第四个门。若欲会小弟，除日里照常时间外，通夜无事，恐兄有误，特告知。

波上

孙庭绪笑道：“写得真够详细。不过你没有写上豪仁兄三个字。”杨止波道：“这是大意了，好在先生会交到的，就不必再添上了。”孙庭绪道：“这当然。”杨止波点头道：“多谢先生，那我就告辞了。”他也不等第二句话，就走了。

今天抄新闻，工夫很短，没有过四点钟就回家了。他住这样一间房子，也觉得怡然自得。回来就沏上一壶茶，拿了一本词律，坐在桌子边翻着，自己也不知道看

书看了多少时候，门一声响，眼前一亮。但是他并不在意，照旧看书。忽听得有人问道：“请问，这里有一位杨先生吗？”杨止波这才把书丢在一边，抬头一望，只见孙玉秋穿件青布白花点的棉袄，下系青绸裙子，将身子靠门，一手扶着门框，那样似笑不笑对自己望着，杨止波哎哟一声，连忙站起，笑道：“我真想不到，你今天就来了。请坐。”孙玉秋道：“你看书真是用功，我来了一会，你都不知道。”杨止波道：“我哪里谈得上用功二字，今日无事，我拿一本闲书，看了消遣。”孙玉秋爬在桌上，将词一看，笑着摇头道：“这个我就不懂。”说着，将手对书上那些圈点指点着。杨止波道：“这没有什么，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凡是打一个圈的，这是平，打一个黑圈的，这是仄。有半边白半边黑的，这表示可平可仄。这圈点注在字句旁边，就表示这句的平仄了。”孙玉秋道：“哦！原来是这样。”

杨止波从桌子底下拖出抹布，将几凳抹了，笑道：“你坐着，我有话对你说。”孙玉秋道：“不，我马上就要回去。”杨止波道：“你到这里来，坐还没有坐，马上就要回去吗？”孙玉秋立得端正了，笑道：“我刚才在学校里

回去，看到你写的字，用钉子插在王豪仁的墙上，我看就知道你的真意，是为了告诉我的。我就在家里撒了一句谎，就出来了。”杨止波把手擦净，笑道：“我知道你会猜着我是告诉你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你来得这样快。”孙玉秋把身子退后一步，将背抵靠了桌子，将手两边扶着桌子沿，将一只脚的布鞋，在地面乱颠，笑道：“我快一点来，还不好吗？”杨止波道：“当然是好，可是马上就要回去，到底有点美中不足。”

孙玉秋笑道：“这里我觉得不大方便，小小的一扇门，就开着对院子里。人来人往的，瞧着多不好。”杨止波道：“是你心理作用，我们来明去白，有什么怕人。不过你不愿在这里，我们到外面吃个小馆，也可以。”孙玉秋就连忙站起来，催着要走。杨止波也就立刻戴上帽子出来，这时天气，已经很暖和了。两个人前后走着，因为这时男女社交，总是这样不十分公开的。杨止波把怎样离开了报馆。说了一说。孙玉秋道：“你离开了好，听说不久要打仗，在报馆里究竟不大好。”杨止波道：“你也太小了。我们不说这些吧！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孙玉秋笑道：“有的。大概平仄二声，我已全部知道了。”

杨止波道：“那很好，你可做几句小诗，我看看。”孙玉秋道：“我做了一首呢，恐怕你笑话吧？所以不好意思拿出来。”杨止波在前面走着，忽然停住了脚，对她望着，笑道：“你会做诗了，的确是大喜。你快点念给我听。”孙玉秋也站着，看看这胡同里，恰好没有人，伸一只手到衣袋去掏，笑道：“不用念，我抄了一首。”

杨止波听说，就格外欢喜，伸出手来道：“你赶快给我瞧瞧。”孙玉秋看了他那股兴奋劲，就把手空着拿出来，笑道：“那你还是不要瞧罢。我觉得那是笑话。”杨止波道：“那就是你不对了。你要我教你作诗，现在会作诗了，怎么不拿出来我看呢？”孙玉秋道：“我怕你笑我。”杨止波道：“我不会笑你。就是我笑你，你也应当拿出来我看。”孙玉秋又到衣袋里去掏，脸上一点笑容没有，掏出一张红格子纸，拿手一伸道：“瞧罢，反正我听你笑就是了。”杨止波把纸接过来，对她笑道：“你这个样子，对老师一点不恭敬。”这就把纸慢慢打开。上面写了，题目是“对镜”，是五绝一首。写的是：“镜中飞絮影，笑问意如何？衫子层层叠，青裙是旧罗。”他看了几遍，又念了几遍，笑道：“我想不到，你初作诗，就会写得这个样

子，的确不错。再有两三年，我要拜你为师了。”孙玉秋笑道：“这就是对我的批评吗？”

转眼到了大街，自然不便在大街上讨论诗的问题，就雇两部车子到了青云阁。这里是孙玉秋来过的，她也不推辞。两个人在楼角上，泡了两碗茶，孙玉秋坐在杨止波下手，问道：“现在你可以谈一谈我的诗了。”杨止波把诗稿摊在桌上，笑道：“你要谈吗？当然你是初学，最好是不要多改。

我只问你两个字，这飞絮影的飞絮两个字，是由何处来的？”孙玉秋道：“这是诗上看来的呀！我觉得自己六七岁就离开亲生父母，不象杨柳飞花一样吗？这句诗，不通吗？”杨止波道：“我知道，你用飞絮两个字，是说飘零的意思。但诗里用字，也要看甚么地方，飞絮的飞字，没有摸着诗眼。这诗眼两个字，你懂不懂？”孙玉秋扶在桌子上，点点头道：“懂的。”杨止波道：“你这首诗，除了改去两个字，裙字底下改个儿字，再把四句诗，挪个地方，就是底下两句，放在上面，上头两句，放在下面，再念一念，就响亮得多。我抄给你。”说着，拔出身上的自来水笔，就在那纸上空的地方，抄下来了。

孙玉秋等他抄完了，就将纸移到自己面前，诗是这样：“衫子层层叠，裙儿是旧罗，镜中扶瘦影，笑问意如何？”念了两遍，笑道：“果然不错，把我的意思，这一改，全改出来了。我要一辈子跟着你，那是得益非浅。”刚说到这里，自己忽然想起来了，怎么一辈子的话，都说出来了，自己不好意思，只管把茶碗就着嘴喝。

杨止波倒不在意。过了一会，孙玉秋看见杨止波不在意，也就过去了，笑道：“你这诗，的确改得不错。这是我的看法，至于别人，我可不管了。我还要读些什么书？”杨止波笑着端起茶碗来喝了一口，说道：“等一会儿，我请你吃饭，你挑你得意的菜。我还要告诉你读些什么书。我家里书架子上，有一部杜公甫集，此外有一部古唐诗合解，你先拿去看。以后要什么书，我到书摊子上去收，反正要钱不多。”孙玉秋道：“我同学那里，有一部随园诗话，你看这书能看吗？”杨止波道：“袁随园这位先生，在清朝乾隆年间，算三大诗人之一。不过他作诗，专讲性灵。我们读书有限，他的诗，一学就滑。”

孙玉秋听他所说的话，觉得都是学校老师所未讲过的，自己将茶碗盖把手按住，只管在碗上，轻轻地将它

撇了几撇，好久没有说话。

杨止波道：“我是晚上无事，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你大概多早晚要回去呢？”孙玉秋就把衣服牵了一牵，说道：“要去吃饭就去罢，我到九点钟，一定要回去的。”杨止波笑道：“你打算九点钟回去，那还早哇。我们闲着，就到哪里玩个两点钟回去，你看如何？”孙玉秋道：“玩个一两点钟，那有什么意思呢？既然时间还早，你就在此，和我讲两点钟诗词，那比去玩，不好得多吗？”杨止波道：“那也可以。当然，我读的书也就有限得很，不过你要问我这浅近的事，也勉强答复得上吧。”孙玉秋道：“说了我们二人不要客气，怎么又是这样一套？”杨止波笑道：“这是你说的，我们二人不要客气。”孙玉秋一想，笑了一笑。

于是二人，把唐宋诗人，略微讲了一讲，又把唐朝以上的诗人，也讲了个大概，再一瞧钟，已是快七点了。孙玉秋笑道：“多谢你了，讲了很多了。我们去吃饭吧。吃了饭，我还要到你家去拿书，否则赶不上回家的的时候了。”杨止波想想，她家不是亲生父母，回去超过预定的时候不好，于是就同她出去，吃过了小馆。然后就到自

己家里，把两部书交给了孙玉秋。他这个书，全是包好了的，好像是预备送人。孙玉秋将书抱在怀内，颠了几下，问道：“这书是送我的吗？”杨止波道：“是呀。”孙玉秋道：“刚才你在青云阁说，我要读书，所以把这两部书送给我。可是，我要不读书……”杨止波道：“我给你预备好了，那也是送你呀！”孙玉秋这倒看出了杨止波比自己都用心，笑道：“那我更为谢谢了。我这就走吗？”说着，把眼珠四周观看，见一盏煤油灯放在桌子上，在光线下，虽然被已折得整齐，书架子上也还不乱。可是床底下，以及上面三块板的地方，都是乱七八糟的，于是放下书，将床底下的东西，以及上面三块板的东西都把它归齐。有不用的，自己去寻了扫帚簸箕一齐扫了。有一只洗脸盆在床底下，她又拿出去舀了凉水，把脸盆放在几子上，将手擦干净，把水倒了，然后把脸盆放在原处。

杨止波站在桌子旁边，只是微笑。孙玉秋道：“你笑为着什么呀？”杨止波道：“我笑你看到我房里弄得乱，就替我扫得干净。以后我想我家中一定比现在好，所以我就笑了。”孙玉秋看了他，笑道：“你看，你又要胡说

乱道了。没有什么事了吗？”杨止波道：“说无事又有事，就是想你再坐一会。”孙玉秋也不说什么，把书包从桌上抱起，笑道：“再见了。”她走得非常的快，一会就出了大门。出了大门以后，她想杨止波准没有送她，就停住脚回头一望。可是杨止波就在她身后站着。孙玉秋笑道：“你还送我干什么？”杨止波道：“反正我没事，将你送到皖中会馆大门口。”孙玉秋笑道：“那不好，我不要人家看见。别来呀，你听见了没有？”杨止波笑着点点头，就让孙玉秋一个人回家去。

过了一些日子，都没有什么重大的故事。有一天，杨止波到邢家去，这日来的还早，进入那间编新闻室时，却看到殷忧世在桌子边将报看了又看。杨止波一面坐下，一面对殷忧世望着。姓段的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还在将报看了又看，看了好久，才将手指在报纸上轻轻一弹，叹口气道：“这位仁兄，好难找呀！现在居然让我找着了，我今天晚上就去找他！”杨止波才看见殷忧世抬起头来，便问道：“足下找什么人，用得着在报上找，想必这人来头不小。”殷忧世就把这人介绍一番。他道：“要提起这人的地位，根本不足道。他在部里，也不过是一个小职

员。不过他在部里是很红的一个儿。总长有什么事，都叫他去办。”杨止波道：“这人叫什么名字呢？”

殷忧世听了这话，就哈哈一笑，把手指比着，一个拇指一个食指，两个手指，比成了一个圆圈，将一双近视眼睛对杨止波望着道：“他叫一元钱。可是当了他的面，这话不好叫他，就叫他老袁。本来他叫袁有才。”杨止波道：“这人也没有什么难找呀，部里总长家里，不都可以找吗？”殷忧世叹了口气道：“人不能有钱，有钱就无事忙。我到部里去找了三趟，他不在。到他家里去了两趟，也不在。至于总长家里，那是不便去的。”杨止波道：“那也不能在报上找一个会人的地方呀。”殷忧世道：“这是当然，不能在报上找到他会人的地方的。可是今天有个朋友，他说，有一个地方，包我一找就着。我问他什么地方呢？他说也是在一个总长家里，今天报上还登着的。那地方是在西四牌楼以北，一个胡同口上，十点钟附近去，准可会着。我说，你就告诉我哪一家公馆吧，何必还这样藏头露尾？他说，你已经是新闻界人物呀！给了你这样一条新闻线索，还找不着吗？我听了这段谈话，就来找新闻。找了半天，我居然找到了，是在老娘胡同

附近，汪总长家里。”

杨止波道：“你怎么知道是汪公馆呢？”殷忧世道：“汪总长好久没有作官了，可是家里很阔。今日报上登着，他家晚上有戏，京里有许多阔人，都在他家。我找的这一位，也在这里，我就豁然大悟，什么堂会，就是赌钱罢了。因为汪总长很喜欢赌钱，他家里办了一个赌场。必是老袁转托的人，一定是不要过两三天，就必然到汪公馆去玩一次。至于老袁，他见此地有许多有钱的人，他不天天去钻才怪哩。”杨止波道：你说请老袁转托的人，那是总长吗？”殷忧世道：“那倒不是，不过位于也很高吧？”杨止波道：“那你有什么事要托阔人呢？”殷忧世的眼镜吊下来了，他连忙把右手两个指头，托住镜边，向眼睛旁一送，便笑道：“这是好买卖呀！你要有这路人，也走这条路子的话，我保你必成。”

杨止波听了他的话，却是莫名其妙，只管把眼睛望着。殷忧世也知道他不懂，就道：“今年江南不有几处水灾吗？所以府院允许有关部门，查明抢救有力的人士，酌量保举，这保举里面，有给以简任的，也有给以荐任的。自然，这虽给以简任荐任，如要作官，还得靠人的

路子。不过说了有关部门，酌量保举，这就大开方便之门了。虽出力人士，他们不能不稍微点缀点缀，可是真正的大批被保荐人士，那这是可以买卖的。关于这种保举，老袁也曾对人说，这竹字头（指简任）要五千元，草字头（指荐任）要三千元。这还是作保荐的人实价。至于我们说话的人，跑路的人，我们要多少，听其自便，他在所不问。这买卖，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有钱就行。这就是拜托老袁的这一条路子了。”

杨止波想了一想，笑道：“这大概我明白了。不过花个三五千块钱，买这样一个空头衔顶着，会有人干吗？”殷忧世又是哈哈一乐，说道：“什么没有人干？有钱的人，要干的还多着啦。不过老袁虽说硬要五千、三千，总是有价还的。他说他不能作主，得请示他的包局长。这个包局长，就是我说的要拜托拜托他的。”杨止波道：“官能卖钱，还有行市。这都算罢了，保举方面，像这样花了钱就卖，这就买官的一方面说，一点资格都没有，他们怎样往上报告呢？”殷忧世笑道：“足下没有作官，不晓得这里的妙用。他们要作官，这一封官样文书，还有什么难造吗？”杨止波听了这些话，觉得很有趣，这时，

邢笔峰在里面屋子里来了，就只好把话停止，工作起来。

这天晚上，殷忧世想起托人的事，总是念念不忘。他也是住在会馆里的。挨到十点钟，自己在灰布夹袍子上，加了一件青呢马褂，帽子也掸掸灰。就出了会馆，雇了一辆人力车，向西城来。到了门口，看见一座很大的铁栅栏门，门口电灯通亮，红漆门楼，铜牌子上大书“汪宅”二字，钉在大门旁。门口有六辆汽车，歇在胡同口墙畸角上。若是往日，看了这副情形，那是不敢乱往门里闯的。但是，殷忧世知道这是赌局，自己就也不怕。走到门房里，看见有五六人围坐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有整盘的卤肉，花生也有一大捧。放了二瓶子酒，各人面前放了碗，大碗斟着酒喝。殷忧世走到房门里，敲了几下门。有一个人一扭回了头。殷忧世问道：“袁有才来了吗？”这样问法，似乎对这个人是很熟的。

这个人就站起来，剥了一粒花生，往口里一丢，笑道：“你找一元钱，来了罢。你到南房那边去问一声。”殷忧世看到门房，对于新来的人，倒是很大方，自己就走进大门，拐弯抹角，虽遇到几个人。但是故意大着步子，好像很熟，这也没有人问他。可是，这个南房究竟

是哪里？这又不便问。走过二层门，看到南边有个客厅，四面玻璃，光射得内外通明。隔着玻璃窗，只见人影摇摇。殷忧世自己一想，门房说，南房一间，老袁也许就在这里吧？我姑且走这里再闯一关。自己就走到玻璃窗一望，只见客厅内，满屋都是沙发，不知刚才有人说了句什么，引起众人哈哈大笑。朝东有张长沙发，上面有个人，穿一套西服：一张圆脸，手里拿根纸烟，将腿架起坐着。这不是寻了几天，不见踪影的袁有才是谁呢！

殷忧世就推开门，喊道：“有才兄，真是少见啦。”袁有才一看，是殷忧世。心里说，不错，对此人还有一笔买卖。他不管这里有几多人，连忙起身相迎，笑道：“你也想到此地来，观光一二吗？”殷忧世也是个老于世故的人。见各处沙发上坐了六七人，各人都穿得非常的阔，要说到此地来，不是为了赴赌局来的，恐怕人家要另眼相看。不过自己穿这样一身衣服，也不像是赌钱的人。自己在路上走的时候，老早想得了主意，便道：“你老哥在此干些什么，小弟学学样吧？”这句答复得非常的好，袁有才就将各位介绍一下，这许多人都是跟着自己几位上司，在这里鬼混的。上司今天赢了钱，那就检一点元

宝边。上司要是输了钱，那就赶快，溜之乎也。所以袁有才对于他们，倒也不在乎。拿着殷忧世的手，就让他并坐在一张沙发上。

殷忧世既然是说来混时间的，当然也就装着混时间的样子。袁有才口袋装了很好的烟卷，就被敬着抽了两枝。此外还有勤务，送上很好的茶一杯，放在茶几上。慢慢地闲听几位说上笑话，也笑上几回。袁有才是知道他为什么来的，就暗下捏住他的手，笑道：“你同我这里来，我还有几句私话告诉你。”他说着，就起身向隔壁屋子里走。殷忧世很快跟他来。这是檀木镶花一座隔壁。这里面一张檀木美人榻，另外一套木桌椅，和几套沙发。两个人同在沙发上坐了，袁有才笑道：“你来，是为那几个草字头的事吧？”殷忧世道：“可不是。”袁有才道：“这里一赌钱，就是几万银子输赢，这草字头就算是弄成功，那他们大输一场。钱也就完了。所以到赌场上来谈这事，足下你看，是时候吗？”

殷忧世将眼镜一托，看了一眼镇花门外。才轻轻的道：“虽然不是时候，这究竟是正事呀！”说到正事两个字，好像不怎么合乎口味，又笑道：“管它是正事不是正

事吧，反正这事，十拿九稳的捞一笔。我只问问老兄，这五千元一个竹字头，三千元一个草字头，究竟能少不能少呢？”袁有才道：“找不是对你说过吗？这件事我作不了主。而且这是上面开出来的价目，我也不敢驳回。”殷忧世道：“你们包局长今天他在场不在场？”袁有才道：“今晚上，是一场大赌，他当然在。”殷忧世就笑道：“你可以同包局长说，牡丹虽好，也要绿叶儿扶持呀。我们在外给他绿叶儿长得好好儿的，他自己这一朵花儿就终年长得茂盛了。你今天晚上，何不对他说一说？把这事办成呀。”袁有才把手抬起，将鬓发搔了几搔，说道：“我进去看一看，看他是输还是赢。”殷忧世笑道：“我也想去看一看。这好大一个场面，咱们开开眼界。”

袁有才听他这话，又搔了一搔鬓发，便道：“你去，也可以，只是你不用害怕，因为那里全是大官。”殷忧世笑道：“这个我还不明白吗？我由门口进来，就这样闯关而过。要不然，门外停了许多汽车，那不要说进来，差不多的人，满以为这里面在商议什么军国大事，还要回避一番呢！”袁有才笑道：“你这倒是真话。好，你我同去。我站着看看，你也看看，要是我走，你就同我出来，

这倒不是好玩的。”殷忧世道：“那是自然，我一人在里面乱瞧，那成什么话。”袁有才点点头，他在前面走，殷忧世紧跟在后面，他们这里有几进房屋，而且内里这两层，带点洋式，中间起了一层楼，有前楼也有后楼，底下是个花木整齐的院子。两楼之间，又搭了一座天桥。桥的栏杆是红色，在外头马路上都看得清清楚楚。过了这天桥，又达到一层楼。楼上有回廊，电灯照得雪亮。袁有才推开一扇门，他见殷忧世还跟着，也不作声，两人踏着两寸多厚地毯进去。

这里同外面，又是不一样的空气，一进去就觉得热气溶溶。这屋子很大，正中天花板上悬有个圆形多层的架子，八宝琉璃垂下来，代替着丝络。里面有四盏电灯，全用喇叭式琉璃罩罩住，所以下面，格外光亮。此外还有许多电灯。四周壁上，用漆漆着，上面是白色，下面淡绿色，画着牡丹与竹子。字画全用玻璃框上，好在地方大，十几框字画，并不嫌多，下面有一套红缎的沙发，围着一架玻璃茶几。上面一架多宝橱，是檀木镶花的，中间却是一架玻璃镜子。这里面又是一套沙发，像那边一样。在电灯光底下，有一张檀木的大圆桌。四围许多

软椅，上面坐着人。在人旁边，摆了四个檀木的小茶几，这上面沏着茶，用细瓷杯斟了，放在几子角上。茄力克烟卷，用烟筒子盛了。还各有两碟点心，一碟是巧克力糖，一碟是水果。

这样陈设，坐的人干什么呢？却是不斯文，是推三十二张牙牌。牙牌归一个胖子在推庄。推庄以外，这桌三方，一方就坐一个像有钱的人，陪这人坐着各方的，就是陪考的角色，也是照样的赌。再就论到各位赌资。这里不赌现款的，各人掌着筹码。在庄家推出牌来之后，大家就把筹码乱出一起，下款三道的有人，下款一道的也有人。

赌钱人在各方椅子上坐下，有男的，也有女的。坐庄家对过的一个，穿件灰色呢袍子，尖脸，嘴上留一点八字须。这个人就是这公馆里主人，总长汪公。在他旁边，坐着一位二十挨边的女人，打扮得非常齐整，一张鹅蛋脸，穿着一件水红色华丝葛旗袍，头上梳了一把辫子。她脸上擦了许多红胭脂。这人是汪公的爱妾，小名叫着小鹦哥。因为这两个人，非常出名，所以殷忧世倒认得。至于主人，根本不认得这位殷忧世。庄家下首坐

一个矮胖子，团团一张脸，没有蓄胡子，戴了一副眼镜。他穿了一件哗叽袍子。但是他没有起牌的资格，只是随别人下注。这人殷忧世也认得，就是包局长。

袁有才站在软椅子边上，看包局长的牌，庄家把骰子一掷，掷了一个九在手，他首先起牌，把两张牌叠起来拿着，回头把面上一张牌缓缓的抽着看。把牌抽完，他脸上涌起一阵狂笑。把牌一扳，说着：“我这次要吃一个通吧？”大家看他的牌时，是一张地牌，一张杂七点，这名字叫地子九。当然，那两家没有话说。可是他下家是位穿西装的把手一摆，笑道：“慢来，慢来！我的牌，可是不小呵，你看看我的牌吧。”说着，将牌一翻，却是一张天牌，一张么六，名字叫天子九。于是陪客的人，哈哈一笑。那庄家就吃了那两家，却赔了这一家，赔的是三道。袁有才看到包局长赢了，轻轻的道：“这一下，大概包局长进钱不少。”那包局长抬头一看，见是一元钱，便道：“也不多，三道大概三千块钱吧？”

袁有才看着，见庄家推庄，有四把牌，都是包局长赢了，心想，大概这是说话的时候了，于是悄悄的向包局长道：“刚才刘总长有个电话来，希望回他一个电话。”

这时，正是张督办在推庄，只怕输赢有个上十万。包局长打量是个小小的赌徒，这里就不够格。看看筹码，已经赢了一万挂零。这袁有才说是总长有电话来，明知是个假话，觉得顺水推舟，最是时候，便哎哟一声道：“你何不早一点儿说，我赶快回电话去。”说毕，就把筹码一块儿抓起，往袋里一揣，就起身来打电话。那个时候，袁有才在看牌，殷忧世当然站得更远一点儿。他见那些人，随便拿起茄力克的烟卷就抽，他也把两个指头，向烟筒子里一伸。不知道怎地，一下就拈起两根烟卷。好在他抽烟，谁也不去管他。他看看没有人注意，就把这另一支放进衣袋里。这才腾出手来，在茶几上找了火柴，把烟放在嘴里，两手把火柴一擦，将烟卷点着，又把火柴扔到茶几上烟灰缸里。这就把两手一抱，嘴里衔住烟卷，闲看着牌，真是其妙无穷。后来包局长走了，袁有才向他把头一点。他会意，回头看看各位，还没有人注意茶几上的东西，于是一伸手指，又夹住了两支烟卷。这才放宽了脚步，走了出来。

他走着，稍微落后，袁有才正在前面对包局长喁喁私语。却是其中有两句，却听得很清楚。袁有才道：“俗

言道得好，牡丹虽好，那总要绿叶儿扶持呀。”这一说，那包局长笑了。三人下得楼来，走到一个过道里，袁有才就向殷忧世用手招了两招。殷忧世连忙就走过来向包局长一鞠躬。包局长道：“刚才袁有才同我说过了。照理说，我们这里最公事公办，你虽有几个人在水灾区里出过力，但是没有原来的省府把你们出力的人报上来，那我们是不管的。不过经袁有才说了，这几个人真是出了力，愿意听我们这里调度，那我就勉为其难吧！”殷忧世脸上带着微笑的样子，口里连说是是，两手微微向包局长一拱。

袁有才看这个情形，包局长已经当面答应了，便道：“这里人来来往往，多话也不用说，这个礼拜一，我们部里就把稿子办齐，你这里共是六个人，两个简任，四个荐任，是与不是？”殷忧世连称是是。袁有才道：“好了，你礼拜五把稿子送到我家里去。晚上七点钟到八点钟，我准在家里相候。包局长我们没有什么话说了，你请便罢。”包局长倒是很客气，向殷忧世笑嘻嘻地点了一个头，这才上楼而去。等他走得没有影子了，袁有才轻轻的道：“我已同包局长说了，你们这儿跑路的钱，让你

们也发个财，你们实得一千元吧，包局长点点头，至于我们这儿，要你共开个二万一千元的支票，礼拜五晚上，你送给我。我们也不能得了你们的钱，就这样算了，我和包局长共开个收据给你，若是这命令不能发表，我们还照样退你的钱，你看我们作事，作的硬不硬？”殷忧世笑道：“说起来容易就真容易。”袁有才笑道：“你来的机会，他赢了一万多啦。我说，牡丹好，也要绿叶儿扶持呀，我看，这个牌不能押了，他点点头，装着有事，一会儿也就会走的。至于你的钱，他一高兴，马上就答应了。”殷忧世这就只管多谢，和他又谈了许多秘密的话，两人只管发笑，一面谈话，一面走着。袁有才直送到大门口，方才告别。

第十三回

诗句海无边灵槎变幻 乱言虹有影索款浮空

次日，殷忧世到邢笔峰家里去办公，到了编新闻的时间，杨止波也来了。等把新闻稿子全编完了，杨止波看见殷忧世快要走了，才问道：“昨天到西城去了没有？”殷忧世站起，就在这衣袋里一掏，掏出一个纸烟盒子来，将盒子一张开，把两个指头，在里头掏出一根纸烟来，就隔着大餐桌子，笑着递给了他，因道：“你尝尝，这是什么烟？”杨止波道：“你那盒子是大爱国，那还用得着猜吗？”一面说着，一面就看那烟。那烟枝上有印着的英文，上面写着茄力克一行字。笑道：“这是最好的烟。你在哪里得的？”殷忧世道：“这就是到西城去得来的烟啦。我们不是走西四牌楼过，有个红天桥，在路上看得见吗？那就是我去的汪公馆。我初一看门口，停着许多汽车，以为这里头，在开军国会议，其实是里面在赌钱。我还在里面看了几牌，茄力克的烟，那算什么，满桌子都是。他们那里茶房敬了我几枝，我特意带两枝回来，你们尝尝。将来有机会再去，还带巧克力糖回来呢。”

杨止波吸那烟，果然好烟。看那殷先生不住的微笑，也可知他去得很顺适，人家的私事，这就不好问了。过了几天，看这位殷先生，在腰里拿钱，很是方便，他又说到西城去过了，也就深信不疑。杨止波知道北京有赌大钱的地方，这里面也有些好的新闻材料，自己也很想去观光一次，可惜没有熟人，正在这里想主意。这天五点钟，正在会馆里看书，就听到院子里有人喊道：“止波老弟在家吗？”杨止波一听，是王豪仁口气。连说在家，就掀开帘子来迎接。原来这个日子，有一种便宜帘子，是一种细蔑条，穿着冷纱，冷纱上还涂着大花。这要去买，还不到一元钱，北京旧时苍蝇很多，不挂这一副帘子，那简直不行，茶碗里及有汁水的地方，轰也轰不了的。

王豪仁进来，见他手上拿着一本书，书面上印着灵槎二字，他顺手放在桌上。将凳子挪开，围上桌子角坐了。杨止波道：“老哥的训练处，在黄寺，到会馆里来，总有十几里路，这样来回，足下走来很吃力吧？”王豪仁道：“走惯了，倒也无所谓。”说到这里，他将凳子移拢一步，低声道：“我们这里，听说要跟直军打仗。这就

看奉军怎么样？若是奉军一点头，那仗就打得起来。”杨止波道：“奉军帮那一边呢？”王豪仁道：“原来是两面倒，现在专靠直军了。”杨止波道：“真打起仗来，我们没事吗？”王豪仁道：“住在北京城里，包你无事。不过东西涨价，是涨定了。”

杨止波笑道：“要是那么着，打的全是军阀，就不管他谁胜谁败了。到了那日子，再说罢，你怎么高兴买书？”王豪仁笑道：“我这是送给你的。我还对那管书的人说，以后按月送你一本，你的住址，我已开给他了。”杨止波道：“那就谢谢。”王豪仁笑道：“你不必谢，看了书再说。”杨止波心想，难道这书是不宜看的吗？他把那书移过来一看，是三十二开的本子。封面是一张黄纸，那灵槎二字，写得非常的好，因道：“写的是柳兼颜的字，不知是那一位写的？”王豪仁此时将茶壶提起来，斟了一杯茶，把它喝尽，将茶杯一放桌上，自己先打了一个哈哈，说道：“这字不是人写的。”杨止波看了又看，说道：“你这叫胡说。不是人写的，是鬼写的不成？”王豪仁道：“虽不是鬼写的，可是神仙写的。”

杨止波听他说是神仙写的，倒好生不解，就急忙把

书打开来一看。首先一页，是铜版印刷的一副张果老倒骑驴像。并不是画的像，而像是一幅照片。杨止波一想，这或者是化妆这个样子照的吧？自己虽然猜着，并没有说出来。在这个像片底下，写有一行字，张果老大仙，在空中显圣，留下倒骑驴背神像。杨止波便笑道：“果然是仙家真迹。这是哪里弄的，倒像真的一样？”王豪仁道：“这是捧着照像匣子，向空中一照，就留下这一幅显圣的真迹，你好像不大相信啦。”

杨止波将书一翻，这里共有四张铜版。除了前一张，是张果老像，其余三张，都是仙家留下来的字画，笑道：“我明白了，这书头上两个字，说是仙家所写，那一定是吕洞宾所书。”王豪仁道：“不错，你对仙家也很熟悉。”杨止波看了一看书，头一行题目是纯阳演政警化尊佑帝君吕祖神谕，下面有三五百个字，大意是劝人为善，倒没有别的话。他将书本一按，笑道：“我越发明白了，这一定是那家道观，要募捐修庙，就印出这样一本书来，好教人看了募捐。这所谓真迹，当然尽在不言中。”王豪仁拿手湿了茶水，将一个食指，在桌上画着圈儿道：“不然又不然，你这一猜，猜错了。这是我们一个神仙团体

办的。你说这是道家募捐的小册子，这又不然呵！他这里佛家诸佛，也常是到社扶乩，而且儒家诸位，像孔子子路，也常到社，所以说，他们这一门，是无所不包，真是其妙无穷。”王豪仁说了不算，尽管把指头在桌上打圈。

杨止波听了王豪仁的谈话，非常有趣，就叫长班提壶开水来，重新泡了一壶茶，斟了一杯，给王豪仁喝。自己还有半包大长城香烟，这又敬上老友一支，笑道：“回头我们同去吃小馆子。你谈得非常有味。我曾听到说，北京有个扶乩的社，当时听着，也就算了。今天你拿来一本书，书上很有点排场，这就不是小玩意了，所以我很愿再听听。”王豪仁倒过一杯茶喝了，笑道：“我知道你有兴趣，这个社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不过这社里很有几个钱。这社，叫着悟善社。社的头儿，是我们安徽人，叫江大波，从前做过国务总理。”杨止波将身子坐了一起身，笑道：“是这个老人家，他兴致很不浅。”王豪仁笑道：“兴致不浅，你这话让社里听到，这就太冒犯神仙了。神仙只可以说崇拜，怎么可以说玩耍。”杨止波道：“这个你别管了，谈点这团体新闻罢。”

王豪仁把枝烟点着，吸了两口。说道：“要说他们团体里有趣闻，那就天天有趣闻。譬如说，他们说仙家留真迹，那真好像留下真迹一样。扶乩上说，明天下午几时，仙家要留下一轴画。诸弟子预备。于是到了那个时候，拿照像机对天空里一照。照过之后。就到洗片的房子里去洗。过了一定时间，他们真个在洗片的房子里取出一张画来。画虽不是真好，可也不是坏的作品。我想这里就只有洗片室里有毛病。这些字画，那都罢了，就是真个仙家留下人相，这里很有点艺术。”杨止波道：“这的确很有味。我想到悟善社去看看，你能想法子不能？”王豪仁道：“我们不是悟善社的弟子，去是要受些限制。不过去总可以去罢？等我哪天，遇着他们的时候，问问他们。”杨止波笑道：“这也是新闻，要快些才好呢。”王豪仁笑笑。

杨止波谈着话，又把那书，翻了一翻。先是把各位神仙，下凡时留下来的乩语，纪录了一遍。有的说，他们经过些什么地方，有的说，他们在某地方，看见许多小百姓埋头工作，可是吃饭，却大有问题。不过那是天数。有的说，我打算在社里，经营某些善举。悟静是可

以捐钱的人，何以他总是推诿。兹定某日，他必定要到社里来，我要当面告诉他。杨止波看到悟静这个名字，有些不懂。就问王豪仁道：“这悟静是个什么人？”王豪仁道：“他们仙家称他们为弟子，照他们赐号称呼，那是我们不懂的。不过你说的悟静，我倒是晓得。他是金可读，也是一个从前的国务总理。仙家既要他捐款，他自然是很有钱的。”杨止波就立刻将桌子一拍，笑着道：“这就那天到悟善社去，看看这仙家怎样当面告诉他，好不好？”

王豪仁笑道：“这个我哪里能说定呢？不过我试试看罢。”杨止波将手抱着，作了一个揖，笑道：“这件事，我望你办到，我这里先谢谢你了。”王豪仁道：“好，我去试试看。”杨止波这就很高兴，接着又把那书，仔细一看，后头是四五页仙家乱语上降凡的诗，还有各弟子的诗。那些仙家诗，虽不见得怎样好，但总可以说得过去。其中有一首七绝，是韩湘子过南海的诗，这诗就是一个例子。那诗这样说：

肥星瘦大罗天，一笛能五兴色烟。

笑夜深归去否？白云无际海无边。

抄了一些好看的字句，又说了一两句神仙的话，这就很像一位仙家的诗了。杨止波看到这地方，就含笑点头，说道：“这很像仙家的诗。”王豪仁听说，就把书拿了去，问道：“你说的哪一首？”杨止波笑道：“月肥星瘦大罗天呀！”王豪仁把诗一念，笑道：“这诗很好呀！本来是仙家作的，怎么说是像仙家作的呢？我想起一件事来了。你把玉秋的诗，改得甚好。这孩子将来的诗，会作好的。”杨止波倒是吃了一惊道：“怎么你晓得她学会了作诗？”王豪仁道：“我又怎样能不知道呢？她常常背着她父母把诗集拿到我这里来念。她有话总不瞒着我。你们两下万一不行，我在里面搭桥铺道，这也是不可少的呵！”杨止波道：“我们谈的是神仙，这搭桥不搭桥，留到下回再谈罢。我问你这里边的问题，神仙收了很多弟子，这弟子是些什么样人？”

王豪仁这又一笑，向杨止波望了一望，笑道：“我看你也不像入悟善社的人，就是打算入，人家也不会欢迎。他们要政治上有地位的人，所以有许多总理总长成批的入悟善社。第二要大资本家。第三才收我们这些喽，要书画琴棋诗酒花，都懂得一点。至于他们是什么目的，

他标题不是有吗？是悟善，行点好事吧！此外除了悟善，还搞些什么，我是不知道。”杨止波道：“这里面就不无政治问题？”王豪仁笑道：“北京这样大，是不是搞政治问题，那你就猜罢。不过他们所行所为，那倒是不带政治色彩。”杨止波道：“那也未必，像神仙要金总理捐款，这就有点硬要的举动，所以这里头就有点政治味了。”王豪仁道：“那样说，我带了这本书送你，那这里面也有些政治味了。”

杨止波拿了烟卷，分着二人一枝。他笑着拿了一枝烟卷指点着王豪仁道：“我们当新闻记者，就是一个带政治气味的人，你带这本书来，我又看了这书，要你带我去参观一下悟善社，还不是很浓厚的政治味吗？”这样一说，就连王豪仁也笑起来了。杨止波将帘子掀起来一角，对外面看了看，夕阳已下，屋角上只余残照。便回头道：“我们要去上小馆子，这是时候了。”王豪仁道：“吃小馆子，改为下次罢，我还有事。在你这里，我还坐个十几分钟，你还有个什么事要问的？”杨止波道：“我当然还有，不过没有看书，我提不出来什么问题。”王豪仁道：“那我就要告辞。”杨止波两手把门一拦，笑道：“你

不吃饭，那就不吃饭罢，还坐一刻，总不要紧。我倒想起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书，那个编的？是完全送人呢？还是出卖？”

王豪仁这又把一杯茶喝了，站着起来，说道：“我站着说吧，说完了我好走。说这个书，是哪个编的，那我倒知道一点。他们有个临坛抄录的先生，叫何桂山，听说是前清一个贡生，他也主编稿。手下还有一位，是帮他的忙的，坛上扶乩抄下来的东西，这自然不许动。其次，是各位信实弟子的稿子，那作兴要换两个字。至于编的稿子那有的是。至于他们的报酬，总要拿个上百元吧？这是很好的差事。至于在外边什么部里，弄一份挂名差事，你想还会成问题吗？说到这书，除送人以外，谁会出钱买这种书！说完了，我就走了呵！”说着，就掀帘子望外走。杨止波送了出来，有话正想说。王豪仁笑道：“我带你去参观一次，还望那一天正好是金总理去听话的时候。三天之内，听我的回信吧？”说着点头而去。

第三日，又是那日谈话的时候，杨止波却接了一封专人送来的信，这就是王豪仁送来的。信上说，前约之事，他们已经认可，明日两点钟，你在家中等候。看了，

杨止波非常高兴。次日两点钟，果然王豪仁来了。依着杨止波的意思，还要泡茶喝。王豪仁道：“贤弟，不必吧！我们宁可到悟善社里去等，也不要迟到，如果不得进去，那就败兴得很啦。”杨止波想了也是，就跟着王豪仁一块儿走。所走的是西城一条胡同。到那门口，是很大的一所朱漆门楼。门楼上挂着一块铜牌，大书悟善社三个字。出门几步路，这里停了两部汽车，一辆马车。王豪仁走上前一步，对杨止波道：“这部马车，是江大波坐的。他都来了，那就很快要开坛了。”

两人走到里面，对门房说了一声，正好里面有人出来，门房说是会胡先生的，那人也就不问。果然，这里面非常的清静，鞋子步履声，听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四方院子，三面房子开了房间挂上帘子。院子里种了各样盆景，两棵高大的槐树，长得盖如大亭子一般。上面三间大屋，门口是漆得绿色游廊，红漆圆柱，和红绿夹漆的窗户，靠游廊还有一丛绿竹，这里是客厅。靠东西边三间厢屋，也有走廊。虽这个时候已到夏天，但是这屋里，其凉如初秋，走到东廊旁边，那里有位六十多岁老人，穿一件蓝绸长褂，嘴上留着一大把胡须。便掀开

帘子来一招手。王杨二人进了屋子，王豪仁介绍这是胡老先生。王杨在中间屋子里坐下，这房子也和大公馆的排场差不多，这倒无须多看了，胡先生说：“现在就要开坛了。你们来须要格外的肃静，站在远一点的地方瞻仰。你们就去吧！由东边走廊上去。”王豪仁站起来和老先生道：“我这里瞻仰过的，一切我都知道。”胡老先生点点头。

王杨二人出来，避开那大客厅。由东廊前进，这里又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四棵海棠树，都有屋子高，其余的空地，栽了许多盆景。两面走廊之外，全是粉壁，各开了圆式的门，那里全是跨院。正中三间大屋，还是游廊遮屋。这里是朱红漆的柱子，朱红隔扇，门口一幅帘子，这是仙家长临的地方，是乩坛了。杨止波看屋子的四周，看到东边跨院，这里有葡萄树，搭上很大的一个架子，有些空地，栽了两棵杨柳。葡萄底下，也摆了盆景，最出色的是荷花，一个盆不过是两个脸盆大，摆有七八盆，一盆有三四朵荷花，几片荷叶，觉得它的红色可爱。王豪仁道：“你爱这个院子吗？似乎开坛还有一会，我不妨先带你看看。”杨止波当然无可无不可。王豪

仁引着先由圆门里一引，这里有两个花儿匠，在那旁编花，他也不问。

这院子是五间北屋，门口有小廊，开了中间房屋这一扇门，自然挂着帘子。杨止波一进来，感到一阵希奇。原来人不在这里住着，供奉的全是牌位。这牌位供在长条桌子上，一排有几十个。这五间屋子，全是牌位，那就有二三百个了。靠墙边，一张长条桌，上面放了香炉烛台。牌位面前，也供有果点。香炉里面，供有盘香，这时，正在点着。这烟很为细小，而且还有香味。杨止波轻轻地问着王豪仁道：“这供着许多牌位，供的是谁”王豪仁将牌位一指，轻轻的道：“这不是菩萨，不是仙家，是鬼。比方你在这里进了悟善社，又捐了钱，这就你可以把你去世的父母，或者亲戚，开上一个名单，请这里仙家起度。仙家在扶乩上答应了，那就挑一个日子，可以在这里供起牌位来了。”

他谈了一阵鬼，杨止波只好笑笑。王豪仁看了一眼外边，轻轻的道：“现在要开坛了，我们去罢。”他就引着杨止波由走廊上轻步一走。就到坛门口，两个人先取下帽子，而且不敢咳嗽。

进了门，先看到一个大厅，四面拆除，三间屋子变成一间。里面红漆柱子，白漆糊墙。北面挂了一轴很大黄绸的幔帐，两面垂下。里面是什么，这谁也不知道。黄绸帐子外面一张很大的餐桌，餐桌外，套一张檀木八仙桌子，桌上披了黄绸子桌帏。案上摆着很精致的烛台香炉，正点着一对红烛，檀香炉里，烧起一股轻烟。最妙的是这里摆下三大杯酒，杯子是白玉的，有我们茶杯大。再过桌子，便是乩坛。乩坛是一方小桌，上面铺着细沙，桌边还有两三分高的边檐，这是怕沙飞了出去。桌上摆着红木作好的乩。乩是两根细小的红木棍。一根横摆，一根直摆。直摆的这头，把横木给它拼拢，那头底下，按上一根小的棍子。好像一个丁字架上顶着笔。普通扶乩都是两个人，这里却是一个人，两手托在丁字架横木。乩在桌上，桌边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在那里静立。乩，就是他扶。乩后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台上摆了纸笔墨砚，桌子边也坐了一个人。至于地下，摆了五六个蒲团，都是红布包的，有两三寸厚。四边墙上，都是玻璃框子，里面都是仙家字画，此外并没有什么东西。

王豪仁把杨止波的衣服，轻轻扯了两下，他的意思，是告诉一声，坛外人应当靠外立。杨止波虽是外表好像很恭敬，可是心里却是好笑。王豪仁虽通知他靠后一点，但他只把脚移了一步，他又停住了，这里就是靠乱坛边上。王豪仁还想去扯他衣服，正好门外进来了三个人。第一个江大波，穿一件纺绸长衫，罩着八团龙纱的马褂，没有戴帽子，长方形的脸，一副苍白胡须。后面跟着金可读，也是一个老头子，是短须，一张四方脸，穿件绫罗长衫，没有穿马褂。最后一个人有五十来岁，也是穿件蓝绫罗长衫。他们三个人进来，各有蒲团，齐向上跪下，行了个三叩首。然后起来站在一边。

这就看到那个在乱坛边站立的人，过来将乱扶着。他两手扶着乱柄，看到他将乱笔放在沙上，只管画圈。约莫有五分钟，那乱忽然乱动。只见那乱在沙上画了三个字。这时又来了一个人，穿件墨绿色春绸长衫，也留了八字胡髭，走到坛边，他道：“吕祖到。”这三个人听了这话，又一齐跪下，行了三叩首，坛内本很清静，这吕祖到一句话说出，这就格外静默，几乎鼻吸都停止。三人把首叩完，这才慢慢的起来。那个扶乱的又将乱画

了几回，那个报字的人，看一个，嘴里就报一个。报得对的，那乱笔在沙上画上一个圈。有不对的，就在沙上打一个叉。不过这位看字的先生，他对仙家所写的字，看得很熟，所以在沙上写出的字，不认识的倒很少很少。

在沙滩上画了几个字，报字的报过了。那右角坐着一个人，就将笔墨，在一本簿子上，立刻抄写一遍。他将这事作完了，就站了起来，将那簿子，照念一遍。他这时所念的，就是如下几句：

吾在嵩山，来到燕京，与财神相遇，西角有小雨一阵，回首便有一道长虹。吾与财神，闲观阵雨为戏。彼当时笑谓，吾家悟静，颇有资金，吾当题诗几句，叫他捐资，谅不推辞也。此时，他即刻在云中，题诗一首。现长虹依然未散，命汝弟子立刻向长虹右边摄影，必有所见，吾在此静候。

念毕，江大波就立刻向上一跪，轻轻的道：是，立刻就让人照相。”如此祷告了，就起身向院子里走，他手下那念字的人，也就向前院子里跑。王杨二人，看着各人，都往院子里走，也就轻轻的移着脚步，向走廊下走来。

向西角一看，果然有道长虹，弯挂在屋角。刚才由家中出来，也洒下雨点一阵，但是雨下得非常之小。当时，他们都未曾注意，这时经仙家点明，才知道了。那个写字的，手上拿着一个照相匣子在外院进来。那时玩照相，是一个扁匣子，面积有七八寸大。那个拿照相匣子的，就捧了匣子，对长虹右边，将机子一开一关，这就算照得了。不过这还不放心，他一人跑到乩坛，问了一遍，立刻又跑到院子里，笑向江大波道：照得了，吕祖说，照得很好。”这才各人听了，都表示一番得意，就向乩坛里来。

乩坛又开始动了，这经念字人念的结果，是和悟正说的话。这就看到与两位总理进来的那个人，就立刻跪下。乩上现在批道：

汝父母在地狱中，受各种苦刑。最苦为炮烙之刑。自吾与彼超度后现已免除各刑，但尚未得出地狱之门。吾自当继续超度，但汝亦必多行善事也。

乩上扶毕之后，那个抄乩的，又起立念了一遍，悟正听到，只是跪着，连连叩首，嘴里祷告道：“吕祖说的话，当然弟子时刻留心。不过我父母尚未出地狱之门，

还请吕祖大大的超度。”上乩批道：“汝为此言，尚见一片孝心，汝且起立一边，吾自当超度。”悟正磕了头，方才爬起。乩上又批道：“悟超过来。”江大波这就立刻跪倒。乩上批道：“屡见善举，汝功诚不可没。此赐汝玉酒一杯，即刻饮毕。”江大波道：“是，当遵我师之命。”这时那个念字的人，就将桌子上的供酒，拿了一杯，两手捧着，恭恭敬敬，递到江大波的手中。那江大波也是两只手捧着，将手还拱了一拱，然后仰起脖子，两手端起杯子，向口里倒，把一杯酒，喝得点滴无存。把杯子交与那认字的人，还叩首三次，这才起来，站到一边。

乩又在动了，而字写得非常有劲。乩写着是“悟静听训”。这就让金可读走了过去，对上面跪下，磕了三个头。必恭必敬，听吕洞宾谕下。那乩上批道：“扬子江水灾，汝知之乎？”金可读道：“晓得一点，因为弟子现在不管政治。”乩上说：“悟静，你虽不管政治，可是汝为过国务总理，天下大事，汝当时刻在心也。”金可读道：“是，弟子当留心。”

乩又乱动。这次只见上面写道：

“悟静，汝家中甚有银钱，既有银钱，作些善事，

此为阴功，亦为汝作许多年高官所梦想不到之事也，吾现今令汝捐洋两万元，救办水灾事宜。款交社中使用，限三日内纳齐，切切毋违。

金可读听了要捐两万元，还要三日内就交齐，这就吓了一跳。立刻在下面，磕了三个头。祷告着道：“弟子不敢欺骗吾师，家中实在没有这多钱，而且在三天之内，就要交足，委实拿不出来。”乩上道：“三日太急，那就七日吧！”金可读道：“不是几天的关系，要纳两万元，弟子万难办到。”说着，又磕了几个头。

乩上批道：

汝真交不出来这多款子乎？我要把汝家许多不干净之事，照实说来，恐汝亦不能推诿不知道也。这乩上要批露金可读家的短处，他这心里越发的吓了一跳，也不磕头，脸上胀得通红，急道：“我真筹不出许多钱来，筹不出钱，那就阴功不要也罢。”这时，仙家动了气了，写了几个字道：

目无神仙，你这样子，意欲何为！真是该打：真是该打！

江大波站在众人跪着的地方后面，他见吕祖一定要金可读捐款，而金可读又嫌这钱太多，两下坚持，这样弄下去，很可弄得不欢而散。这个僵局，非自己亲身出马解围不可。于是走近两步，跪在蒲团上，作了哀切的祷告。他道：“启禀吾师。这悟静入我们的社，是诚心诚意来的。念他过去所为，还不失为清官。吾师请息怒，我当劝他，能捐多少，就尽量捐多少。总请吾师息怒。”说着，就磕头下去。起来，听吕祖的谕下。乩上批下道：

吾有怒乎？悟静所为，本来不是朝廷大官所为。悟超为他讲情，吾亦不怒。唯吾之所论，汝自为斟酌，哪日可以送来。所言断不能改。

金可读听这话，还是要款。就马上自蒲团上站起，将两手向外一张，自己冷笑声道：“你们什么悟善社，什么大师吕洞宾这全是假的，你怕我不知道。你说我家有不干净的事，要批露出来。我不怕批露，你不批露，那我自己来批露。前个星期，我的大儿子，纳了一个小妾。这个妾，并不是花国总理，也不是小家碧玉，是他自己屋里一个丫鬟，根本就没有花钱。回头说到我自己，在家里无事，二三朋友来了，打个小牌，这也是我的家庭

短处吗？我知道，你们这班人，全是勾通的。谁要有点短处，你们就咬一番耳朵，敲这人几文。我金可读本来没什么钱，就是有钱的话，也不能这样狂花。三天之内，要我捐两万块钱。谁有这种冤钱，望你们头上花？我今日照直说了，你们是假的。你要有什么处罚，我倒在家里等着。”他越说越有劲，两只手时而高时而低，乱指挥。说完了，他一个哈哈大笑，就转身向乱坛外走去。

这里乱坛上几个人，谁也没有料到这老头子，发了这样大的疯狂，因此几个人也没谁劝他，像那抄乱文的，那个认乱文的，还有那一个国务总理江大波，和刚才跪在地下哀求的悟正先生，都觉得这事情太糟，都缩着手，在乱坛上呆立。王豪仁看看这事，他是事外人，在这里也不能多事，自己赶快扯着杨止波的长衣，轻轻的道：“我们走罢。”依着杨止波还要看看，他们怎样处理这回事，这事看来不好收场。可是王豪仁说了一声走，就赶快起身移步走了。杨止波不能一个人留在这屋子里，也就只好走出来。走到后院子，杨止波就低声道：“你怎么不看完就走？”王豪仁就按着杨止波的肩膀，对他耳朵边说道：“有什么话，回头到外边再说吧。”于是两个人赶快

走出来。

可是没走两步，就见金可读也向外走，他脸上还是红的。把两只大袖，微微的摆着，那鼻子眼里，还呼直呼直只响。杨止波想，这个金可读正在气头上，好生把话奉承他，也许在他嘴里，会说出入悟善社的底子来。心里这样一想，也不问王豪仁同意不同意，自己加紧两步，就到了金可读面前，自己从旁一闪，闪到金可读身边，不敢待慢的向那金可读一点头，笑道：“金总理回家去呵！刚才金总理的言语，倒甚是扼要。”金可读本来看见他两个人，也在乱坛上的，这也可以说算是熟人吧？便道：“老弟台，我原是借此处遮掩遮掩而已，难道真会信这鬼扯吗？可是他们不知道我入社的原故，却开口问我要两万块钱，你想这是笑话不是笑话？他们说仙家很灵，不要信他胡说。今天说是有财神经过，在半天云里，长虹边上，书上了我的钱财，这是骗鬼。他说向那方面一照，就会有写上的字句，那完全是骗局。我若许了他两万块钱，或是还价，就是一万，那就这样麻麻糊糊算了。若是不然，他就把这照片，暗下往洗片房里一送，到取相片的日子，就说真照下来了，就把假相片拿出来。

我现在说破了，看他还敢拿出来，不敢拿出来，我谅他不敢！”说着，已经到门边，他坐的汽车，已停在门口，司机也在车上。他于是点了一个头，便上汽车而去。

第十四回

一道网拦客言京路断 几声炮吼人迹古城稀

王豪仁杨止波进了悟善社，看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戏，两个人含笑走了出来。王豪仁道：“老弟，今天这一次，算不负此行吧？”杨止波笑道：“可惜我还没有看到怎么结局。”王豪仁笑道：“这还用得着看结局吗？假如你是神仙，你总不能追上金可读去饱打一顿，那就这样迷糊的说几句大话，就如此了事吧。老弟，你可要我带上一个口信给玉秋呢？”杨止波笑道：“倘若你不出城的话，今天晚上，你就会把悟善社的事，饱谈一顿，这还带什么口信？”王豪仁道：“这到悟善社的事情，当然我会说的。可是此外没有什么事吗？”杨止波想了一想，答道：“没什么了。”王豪仁道：“叫她星期日，同足下逛上一趟公园，这不好吗？”杨止波道：“你还不知道她出来很不自在吗？算了罢。”王豪仁笑笑，看看天气，只见东边屋顶，斜阳照着一片黄色的光。王豪仁叹口气道：“你到北京来，快一年了，你倒是慢慢的有点前进。我还是我，没有前进一步。哎！不说这个了，你等着消息吧，她大概会来找你的。”说着话，便走着各自回家。

过了几日，杨止波同邢笔峰同坐在屋里，稿子已经写完了。邢笔峰将雪茄衔着，将报纸向大餐桌角上一推，笑道：“现在报上，简直没有一点消息，可是政府里，正是有消息的时候。这次吴佩孚全军北上，这里颇有点儿奥妙。我们到来今雨轩去闲坐片时，也许可以得一点马路消息，你去不去？”杨止波看看钟，已三点半。便道：“好的，我不过要回家一次，回头我就来。”两人约定了，杨止波先向家里来。自己在山西街南头，刚一拐弯，就看到孙玉秋在太阳阴处，那里闲着看墙上所贴的广告。便喊道：“你到过我家里了？见我没有回去……”孙玉秋回转身来道：“我写信告诉你，说了三点半钟来，我就按着时候来了，见你果然没有回来，我就在这里等你。今天我有一点真消息告诉你。”杨止波道：“什么消息？”孙玉秋看看四周，便道：“我到你家，再告诉作罢。”

杨止波看她这样情形，当时也就不问了。到了会馆里，杨止波把帘子放了，将几子搬着，叫孙玉秋坐下，看看外头没有人，笑道：“现在，请你把消息告诉我了。”孙玉秋也将帘子外面看了一看，自己将手巾在衣袋里掏了出来，擦了一擦脸上的汗。笑道：“我这消息是真的。”

我有一个同学，是河南人，她有一个亲戚，在吴佩孚军营里办事。她说告诉我不要紧，我的朋友中是没有军营里的人或者新闻记者的。”说到这个地方，抿嘴笑了一笑。杨止波道：“我这个新闻记者，也等于不是新闻记者，我没有法子外露消息。”孙玉秋道：“我当然知道你。我可不晓得军事，她告诉我怎么样，我就说怎么样吧。她在郑州搭了车上北京来，走不几站路，就挂上了军车，有好多兵士，就到车上来查查吧。恰好她的亲戚，也在这次车上。她的亲戚就轻轻的告诉她说，你怎么这个时候出门，我们同段祺瑞的军队快打仗了。这是通北京的客车，也是最后一次车，这趟车以后，铁路就断了。”

杨止波道：“他们军有军车，这是通北京的旅客车，他们何以挂上了这个车呢？”孙玉秋笑道：“这个我也知道的。我也问了，我同学就说，这何足为奇，他们不要你旅客走，没把你丢下，这就很看得起你呀。他们就把这火车头连上他们的车子走，不管旅客，那也很平常呀。好在他们挂上的军车，只有一百多人。他们是干什么来的，当然我们不知道。车子到了涿州，他们就不走了。可是我们这平常客车的客，到了涿州站，军人既不说放

我们走，也不说让我们回去，就这样等了好几小时。毫无消息。问问车子上的人，他和旅客一样不晓得。后来同学的亲戚跑来了，私下告诉同学说，前面在挖战壕，当然不让过去。不过到了晚上，就放你们走，而且就只有这一辆车，放你们过去，那也就无妨吧。”

杨止波笑道：“我还要问你一句话，这同学是女人呢？还是男人？”孙玉秋这时在桌上把笔拿着，在一张纸上乱写，这就把笔丢开，按住桌沿道：“自然是女人啦，我的同学，还有男人吗？”杨止波道：“你同学这个亲戚，他这样告诉了一些话，当然是关系很密切的人呵。究竟你同学是男人或者是女人，我随便问一声罢了，你别误会。既然是女人，这亲戚的话比较好说点。后来呢？”孙玉秋笑道：“男人女人那人家的事，我们何必管他。到晚上有些时候呵，我同学她这就下了车，看看这涿州的情形怎么样。她一出车站，就吓了一跳，只见街上铺子里，完全是兵。枪呀、机关枪呀、小炮呀，成排的在地上放下。她不敢上大街，就挑那没人的地方走去。但是不凡多路，就站有一个兵士，看那样子是不许人胡乱过去的。她也不等他说话，就马上回身走了。”

杨止波道：“看到许多兵，那自然要打仗。此外，还看见什么呢？”孙玉秋见桌上有茶壶，这就拿着杯子，自己起身要倒。杨止波连忙将杯子接了过去，笑着提起壶，倒上一杯茶，两手捧着，放在她面前。孙玉秋道：“你怎么这样客气？”杨止波道：“这也不算客气，就是客气，希望你多谈点吧。”孙玉秋喝了一杯茶，她笑道：“她告诉我什么，我就说什么吧。她觉得这样就走了，究竟打仗不打仗，自己还不敢决定。还要想法打听打听才是。等一回一个卖烧饼的老人家，到站里卖烧饼了。她买了烧饼以后，她先和这老人说闲话，后来就说，前面在挖战壕，我们自然不许看见的。到了晚上，天黑了，站上才让我们过去。那老人答应是的。同学问：老人看到过战壕是什么样子吗？老人说：“看到的。大约是分南北，挖下一条沟，这沟很长很长呵！沟有好宽呢，简直让两个人走，谁都可以不挨着谁。我长了六七十岁，打仗挖沟，我还第一次遇见啦。”

杨止波道：“他没遇到过打仗挖沟吗？张勋复辟那一年，没有挖战壕吗？”孙玉秋道：“那年我在北京啦！几个辫子兵，一打就垮，没有挖战壕。”杨止波想了一想，

又将桌上的报，翻了一翻，因道：“我还找不出什么话要问你。这个同学，她还遇到一些什么？”孙玉秋道：“还有，她最后告诉我，那个卖烧饼的老人说，这战壕外面，就布置一个铁丝网。有人高的柱子，大约七八丈长就立着一根，柱子上面绷了铁丝，网有拳头大一个窟窿。这个老人越发没有看见过了。他是捉去挑土的，所以他看见。这天下午的时候，不知哪处人家，有几头牛跑到铁丝网外边，这里看守挖沟的，就放了几枪，自然那几匹牛都倒了。放枪的还说，将来敌人要到这铁丝网外头来，咱们也就是这几枪。自然这班挖沟挑土的，就不敢作声了。”

杨止波道：“这倒引起我一件事问你，他们要用挖沟挑土的，这都是捉拿一班老百姓去干。你问过你同学的，他们对老百姓怎样的安排吗？”孙玉秋道：“既说捉拿，有什么安排？同学听到前几天就在各处捉人，年纪大的，派你挑土，年纪轻的，派你挖沟。你想那个卖烧饼的，有六十多岁，都抓了他去，岂不是见人就抓？卖烧饼的干了两天，放回来了，自然这沟，也挖好了。同学在火车上熬到晚上，窗户及门，关到铁紧，这就开过了涿州。

约有半点钟，慢慢的打开。

到了北京，下了车，晚上又不许走开，在车站上，坐着熬到了次日天亮，才回到家里。这是学当一个新闻记者的初试，不知道如何？”说着，就笑了一笑。杨止波笑道：“问不是你这样的问法。可是你已探得了骊珠，这两三天以内，就要开火了。可惜你同学少问了一声，这个吴佩孚到了涿州没有？”孙玉秋笑道：“新闻记者，这个也要问吗？吴佩孚倒是谈过的，这天晚上，他坐专车来到涿州。”杨止波跳起来道：“这是真消息？”孙玉秋也站起来，对杨止波周身看了一看，笑道：“你怎么了？我不知道是真消息与假消息，但是同学告诉我的话，却一点不假。”

杨止波现在不跳了，桌上那个茶杯，是倒给孙玉秋喝的，他就拿过来，一口喝干。他想起来了，这是给孙玉秋一杯茶，怎么自己喝了。自己立刻将茶壶斟上了一杯，放在孙玉秋面前。可是茶杯依旧是那个茶杯。孙玉秋就微笑了一笑。但这一笑，怕杨止波又有一点儿疑心，端起茶杯也喝了一口。杨止波也不说什么，因道：“直军方面，我们看着就要打仗了。这奉军消息，可惜没有办

法得着。”孙玉秋将一条凳子，是靠桌子外边坐的，这就起身对门帘外面看了一眼，笑道：“还好，外头没有来人。我提到奉军，就觉得以不说为妙，所以，关于奉军的消息，我就不说。现在我告诉一点消息，我家斜对门，有一个熟人，在奉军驻京办公处当一点小事，他回来对他母亲说，他们处长已不在京，这话已有三天了。”杨止波道：“妙，妙。这又是一条头等消息。”孙玉秋这就站起来道：“消息说完了，我该走了。”

杨止波道：“他们约我到来今雨轩去，我为了专等女士，所以我说有一点事，回头再去，立刻赶快回来。怎么你又要走了呢？”孙玉秋道：“你忘了我的家庭，是不准离开太久吗？而且现在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我更不可以在外太久了。”杨止波叹口气道：“那你就走罢。”孙玉秋在衣袋一掏，掏出一方手绢来。这手绢是粉红色绸子的，四周拦了五色丝条，折叠着只有巴掌大，她站立着，把这手绢，在手上摆弄。杨止波道：“姑娘们总喜欢红红绿绿的。”孙玉秋道：“你猜错了，这不是姑娘的，是送给先生的。”她把手绢，放在桌上，微微的向杨止波面前一推。杨止波笑道：“这是送给我的了，那我……。”

孙玉秋抢着道：“谢谢！”杨止波倒引得哈哈大笑了一阵，因道：“我收下了你送的东西，自然得谢谢。”孙玉秋笑着，也没有交代。杨止波拿了手绢，将折叠打开。一看是一块四四方方淡红绸子手巾。四周将五色丝条拦着，中间就绣了两只鸳鸯，一只闲游，一只跟在后面，颈脖子弯着，要啄那只鸳鸯的羽毛。鸳鸯外有两朵莲花，将鸳鸯引着。杨止波心里，自然是明白了。笑着道：“这很好，这很好！这正是你亲手绣的了？”孙玉秋只是笑，低头站着，没有说话！

杨止波将这方手绢，尽看。孙玉秋扯了他的长衫两下，笑道：“你把手巾放下罢。你看你回来这样久，长褂子还穿着。”杨止波一看，可不是一件旧的纺绸长衫，还不曾脱下么。因道：“回来之后，你就讲在涿州一段故事，我尽管去听，就把它忘记了脱下了。这就让它穿着罢，一下子就到公园去，免得再穿了。”杨止波说完，这才把衣箱在床下取出打开，把手绢放了进去。放好站着。孙玉秋笑着道：“没有事了吧，真个我要走了。”杨止波对她身上望望，见她上身穿着白布衫，下面系了蓝裙子，上面梳了两小圆髻子。只是笑。孙玉秋道：“你笑什么？”

杨止波道：“你怎么梳两个头？”孙玉秋道：“这是你喜欢的呀！”杨止波拍了手道：“我真的喜欢梳两个头，这一点不脏衣服。可是也见你今天来，是有点意思吧？你送我一方手绢呀！可惜你不能同我出去玩玩，以留纪念。”孙玉秋含着微笑，自己把一手叉住了门帘子，有要走的意思。杨止波因晓得她已经把万首绝句选读熟了，便把温庭筠的南歌子词念道：“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孙玉秋本想说一句：“又读诗，怪酸的。”回头一想，这不好！我送了他一方手绢，他没什么可说的，就念两句诗，这也可怜得很。笑道：“好吧，莫教长袖倚栏干吧。”这就一点头，把帘子一卷，她是真个走了阿！

杨止波看她去了，去时念上一句诗，这里意思也就深可玩味的。自己就这样站着呆想，忽然一低头，就想起公园来今雨轩还有一个约会，于是就关了房门，上公园来。这时还没有长廊，也没有许多亭阁。尽是这样千百年来的柏树，长得绿树阴浓，像天棚一样，真是没有一点儿暑气。东南角有一家茶馆，这就是很有名的来今雨轩。向东走，穿过一片柏树林。地上又洒上了一点水，此时已到下午，更觉得凉风习习。柏林当中许多夏季花草，

一种幽香袭鼻。到了来今雨轩，杨止波在柏树下一望，见靠外边有一张桌上，坐着有邢笔峰。和邢笔峰同席的，有一个周颂才，这是一个大报的记者。还有一个老者，一张圆脸，列着八字短须，穿件秋罗长衫。另外还有一位年纪轻的，一张瓜子脸，一个高鼻子，却是一脸的麻子。穿一件花土格的长衫。他这里正在打量，那边的邢笔峰，已经看见，连忙把手抬起来，对这边招了几招。

杨止波看到，连忙就向这边走来。那老者，也是一位大 报记者，是李继轩先生。这大报是上海的报，报叫文林报，每日要打上千字的电报。年纪轻的，是不出名的外埠记者，名字叫孙一得。杨止波扯把椅子在邢笔峰手下坐了。那位孙一得倒好像是一位老记者的样子，便问道：“这杨先生从哪里来，来得很晚，敢情是打听新闻来着吧？”杨止波道：“没有，家中有点私事。”孙一得道：“这仗一定不会打的，这保定方面，无非装腔作势。至于关外，那更是看风头说话。这里两位不是真打，当然段合肥也打不起来。”杨止波看这人好像猜得很准，便问道：“听说有人去保定，这是保定回来的人说的吗？”孙一得道：“不光是保定回来的人说了这一番话，好多明

白内部消息的人，都是这样说。”杨止波听到，倒好生疑惑。何以他听来的消息，与刚才自己所得的消息，恰恰正相反呢？

这时那扬子江日报与文林日报两位老记者，都还静坐着没有作声。再看邢笔峰起身，和杨止波倒了一杯茶，他对两位老记者道：“我看调停人的话，当然是望不打仗，可是内里就和事实不尽然吧？”周颂才把茶杯端着，喝着了一口茶，向李继轩道：“继老，你打听的消息怎么样，好像京汉路上不稳吧？”李继轩笑笑，便道：“不稳自然不稳，和平的消息，也还有人传着。”杨止波在旁边看着，这两位老记者，说话不着边际，那是他们职业的关系，各人得来的消息，不能轻易告诉人。不过这里边也有一点儿空当，好像这两位老记者说，京汉路上似乎不稳。自己得的这一点消息，还是不错的。便道：“我们派一个记者，向各站去观看一番，这不比我们空猜好些吗？”邢笔峰道：“我就派了一个人，向保定一带前去，的确这路不好走。”杨止波一想，邢笔峰派了有人到保定一带去吗？这好像没有呵！

李继轩看了杨止波一下，便道：“杨先生打听得这消

息怎么样呢？”杨止波笑了一笑，便道：“我这消息，真是马路消息。早上有一个人，从河南向北京来，他说，是最后一次车了，在涿州就断了交通，听说以后就不许火车过。”邢笔峰道：“这话是真的？”说时，起身向杨止波望了一望，杨止波道：“关于这项消息，我看也不会假。车站上一定有消息报告的。”李继轩起身，一面说道：“我去问问看。”他这就向电话室走去。约莫十分钟的工夫，他匆匆的转来坐下，点头道：“果然是断了，我家里已把这消息，打电报给上海了。杨先生得的，不是马路消息。还有什么？我们愿意听听。”孙一得这时就不能说各方面不容易打仗的话了，就道：“哎哟！时局真容易变呵！真的，你这位客人既是自河南来，总还有一点儿消息吧？请杨先生谈一谈。”

杨止波这就想到孙玉秋告诉自己的话，能谈不能谈。心里想了一下，有了一个谱子。笑道：“消息是有一点，但是我还断定不能尽靠得住。就是涿州过来一小站，那里已挖下战壕，铁路上已铺上铁丝网，涿州现在已成了一个兵站。”邢笔峰也看了杨止波，站起身来道：“风尘中人，看到的消息，那总是可贵的。杨先生你回去吗？”

我这就要走。”杨止波看到这个样子，是要赶快回去打电报。便道：“好的，我也回去。”两个人向在坐的告别。在坐的人都说要回去，看看大局的变化。杨止波这就想，当新闻记者，真有一条消息来，大家都是要抢的。正这样想着，后边却有人叫道。“止波兄，请站一下。”杨止波回头一看，却是周颂才，当然站着等候。周颂才到了面前，就道：“止波兄，我打听一件事，就是吴佩孚现在他在哪里？”杨止波因他找了来，又明问了吴佩孚的消息，当然扯谎是要不得的。便道：据那今晨坐火车来的人说，这吴佩孚好像是昨晚专车北上，就住在涿州，至于到了涿州以后的情形，他一个行路的人，当然不知道。”周颂才当时就道谢一番，然后告别。

一会子工夫，杨止波随了邢笔峰来到他家。邢笔峰请他坐下，说道：“刚才你老兄报告的消息，很好！我想，还没有报告得彻底吗？”杨止波笑道：“自然还有。不过这些消息，是过路人的谈话。要怎么取用，那就全凭阁下选择吧！”于是他将孙玉秋向自己说的话，把不敢说的地方，自己也不说，其余全告诉了邢笔峰。邢笔峰就在桌上摊开纸笔，向他点点头道：“你这消息不错。等我发

完了电报，我们一道去吃晚饭。”说毕，这就把电报赶紧发了，然后出去吃馆子。次日，杨止波又到邢家去。邢笔峰道：“仗是要打的了，王豪仁兄，他应该有一点消息。”杨止波脱了长衫和摘下了帽子，便坐下来道：“王豪仁兄，我不晓得来家没有。他关于督理边防军训练处，或者知道一点消息，可是他守了如瓶之戒，他总是说不知道。”徐度德殷忧世都在屋里等候了拍电报，听了此话，都哈哈一笑。邢笔峰手上夹着雪茄，向窗子外一指道：“来了来了，看你们的话，到底是灵与不灵呵！”

果然是王豪仁来了，他穿件小纺的长衫，原来是嫩黄色的，现在洗得变成白色了。那一顶盆式的草帽，就反过来变成焦黄的颜色。笑着进来，将草帽放在桌上，笑道：“现在要打仗呀，这北京被直奉军四面包围了。你们还笑啦。”邢笔峰道：“请坐请坐。止波兄说，足下消息是有的，可是不肯说。”王豪仁就坐在邢笔峰对面，笑道：“那是真有一点。可是今天这消息，明早全中国都知道了，那还秘密什么呢？我特意告诉各位。这里推段祺瑞为首领，实际是徐树铮包办一切。现在京汉路前线，在涿州一带，是归第一军曲同丰带领。京奉路在廊坊一

带，归段芝贵。这里段祺瑞发通电，起稿人还是徐树铮。对于外交团方面，由梁鸿志告诉了各位公使，决计保护。这消息是我从训练处得来的，当然不假。”

邢笔峰站起来，将雪茄在嘴边拿下。笑道：“你这消息果然不假。我从外国人方面，得来的消息，和你一样。我这去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消息怎么样？各位不要走，就在我这里便饭。”说毕，邢笔峰就向里面去打电话。

徐度德是他们亲戚，在家里喜欢讲话。而且讲话也不受什么限制。他见邢笔峰一走，自己就把译电的铅笔一指，向众人道：“你猜向哪里打电话？”殷忧世坐在桌子头，就道，“这还不是外交方面，打听消息。”徐度德眼睛始终看着外边，自己站起来，将铅笔画了个圈圈，笑着轻声道：“这一下午，外边问消息的人很多，他自己也只猜着会打仗，究竟是谁动手先骂对方一顿，实在不知道。所以他很望王先生来。王先生这一来报告，他很欢喜，就打电话，告诉要消息的人。这至少有两三个电话吧？扬子江日报办事处，就是一个。”杨止波道：“扬子江报馆，说是请邢先生打电报，这事怎么又不说了？”徐度德道：“那是那边看得钱太紧一点，我们名与利，全

谈不上，所以这事，就悬搁起来了。但是这里有好消息，照样给周颂才通电话。”王豪仁就皱了眉毛道：“这事何必去谈。”

大家看这个样子，这是邢笔峰私事，当然不谈好些，大家就把边防军的情形，问问王豪仁。大概有二十分钟的工夫，邢笔峰笑嘻嘻地前来。笑向王豪仁道：“你的消息，和我的一样。还不知道靳内阁怎样敷衍？”王豪仁道：“这回靳云鹏却是十分暗昧，所以这次通电，老靳却置身事外。合肥也情愿这样。假如事是失败了，这里请作一个中人，少不了他的。”邢笔峰道：“你这话，是你揣想来的，还是你得有实在的消息？”王豪仁道：“我哪里还敢揣想呵”邢笔峰笑道：“你这和我得来的消息一样，我还去打电话。”说着，他又起身走到里边去打电话了。徐度德本来还想说什么，他看见王豪仁已站起来，将报翻着看，他觉着自己说话，老王有拦下去的可能，那就不说了。

当时就留在邢家吃饭，吃了饭，王豪仁还要去办公。所以吃了饭之后，各人去办各人的事，不过杨止波要跟王豪仁说几句私话，就跟着出门，在胡同里站着道：“仁

兄，我看你那个训练处，有点不妙。可是你不用着急，我们私下补贴你几个零花。”王豪仁道：“那多谢老弟。老弟报酬，还是十元钱吗？”杨止波笑道：“现在我又给他写一分稿子，比从前加的多了，加着对倍还要转弯。”王豪仁道：“那很好。大概战事，不是今晚，便是明天，就怕要动手的。至于谁赢谁败，那还在不可知之数。老弟的好意，我记得了。”说着，就匆匆跑上训练处去。

这日，邢笔峰就比较忙些。到六七点还在通电话，送电报稿子。次日，果然段祺瑞发了通电，要削平内乱。派了一军曲同丰，二军段芝贵，分在长辛店廊房驻守，令两军南下。这就三军人马，翻了面皮，动手要打了。下午，把电报新闻稿子，全数搞完了，杨止波看钟还只有五点。这个日子，白天很长的，所以天色没晚，自己就向香厂前门外大栅栏，各地看上了一遍。这里唯一的象征，就是各家戏院子停演。还有一家不停演的，就是广和楼，演小孩儿班的。其余没什么特别的表现。不过有一层，令人可注意的，便是街上的游人觉得太少。还有两条铁路，自昨日起就不通车，要上前门去看，这就见东西两车站，只有几个人在那里走着了。至于铺子里，

生意虽然闲着，可是人并不闲，在店里柜台上，打开一张报，两三个人伸了头瞧。当年北京一有了事，就是顺天时报格外吃香，各铺多半是看顺天时报的。这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也无人不知，但是在这日子人们就爱找它来看了。

各街上看看，觉得没什么表现，这就上几家报馆看看也好。这时，天色才晚，走到警世报，大门口依然是不亮的电灯在那里亮着，进营业部去问问，这里吴问禅已经辞职，还有着大样的同事宋一涵，也早几天已经离北京南下。这就不必进去了。再向黎明报去看看，这报馆虽少数人也不认得，可是看一看西园先生，或者会见的，从他那里问得一点消息，也未可知吧。报馆是丞相胡同一所房屋，门口也悬着电灯，门外边有铜牌，上写黎明报。但是这门口，不像警世报，只见许多人，在门口来往，并有些警察，在这里看守门房。杨止波心想，这是报馆有事呀，以不进去为妥。心里这样想着，就赶快走了几步。心里想着，这又是一条新闻吧？

他正走着，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时，是常到这家报馆来的郁大慈。便道：“你是刚在黎明报来吧？”

郁大慈穿了一套白哗叽翻领西服，手上拿着白色帆布的铜盆式帽子站着，便道：“自然，我是刚刚在黎明报馆来。可是不幸得很，这黎明报已是被封了。”杨止波道：“哪个来封的呢？”郁大慈道：“那自然是管地方上事的人来封的了。不过对来封的人说，态度非常的好，只把机器铅字，同着点清了一番，对人倒没有什么？不过对人，也不能怎样，照例，这里也有什么过去了的总长次长呀！”杨止波道：“我正想到这里来会会负责人，不想走来就碰着封门了。”郁大慈道：“这不要紧啦。”说到此处，把嗓子一低，笑道：“这大约不出一个月吧。”杨止波也不便说什么，就道：“晚上恐怕要戒严，以早回去为是，我们改日再谈吧？”郁大慈也会意，说了一声再会，各自走了。

可是这样一来，对消息就紧了一点了。北京到外面，电报倒是照通的，不过这里有批检查人，要仔细查的，所以打电报，也拣那可打的发。至于信件，每天有一部国际列车去天津，照理也可以说是通吧？不过这只有一次车子通，这就带不到许多邮件了。所以搞新闻工作，就有点不自由呵！再看看街上，各店铺虽然照常作生意，

可是整个星期以来，作的买卖，一天比一天的减少。这一晚上，就听到西南角上，哄隆哄隆，几声大炮长吼。这不但证实已经打起来了，而且好像离北京城已经不远了。不过天天报上，尚是要人发出通电，大骂直军与奉军。打仗的地点，也是以前的驻守地点，长辛店与廊房。这已经让百姓猜透，这皖军实在不行了。

杨止波本来一个星期通上三封信到天津警世报的，自打仗以来，铁路不通，通信就停止了。至于在北京虽天天为邢笔峰编稿，但是仅说皖军很好的话，这实在没有意思，草草的就把几条消息发了，也不管它好不好。这日下午，办好了事，自己端了一杯热茶，坐在外门，闲看天气。觉得天气很热，这想到打仗的人，不知他们有感想没有？正这样想着，却见王豪仁匆匆走了进来，进门就把帽子当扇子摇，对他道：“老弟，你没有出去吗？”说到这里回头望望，小声音道：“我们不行啦。这变化真快呀！”他们说这话，就都向屋子里来。杨止波也不管他没有坐下，就把茶杯放了，问道：“前方有消息吗？”王豪仁道：“我们这训练处，是得不到什么消息的，除非打了大胜仗，我们才有消息。我听到说我们曲同丰

简直不是吴佩孚的对手，而且听说底下的兵，还不肯打。在一两天以内，我看消息怎么样，若是不大好，我们就要搬进城来住了，这时节，就要向老弟弄几文，老弟看怎么样？”

杨止波道：“我这里还有十块钱，你先拿去零用，好不好呢？”王豪仁道：“这两天还有钱花，我不过在这里交代一声，今天还不要钱。我要走了，晚上老弟不要出去，我倒是还要出去跑跑，没有话了。”说完了，拿着帽子就向外跑。杨止波走出房来，喊道：“你哪有这样忙，说两句再走。”但是他已走出大门，话也没有回答。杨止波心想，这事情觉得变化太快了呵，似乎孙玉秋那里，要去看看才好。转身一想，明天早上去看她罢，王豪仁刚去，马上就去看她，也觉得不妥。可是这日晚上，宣布了戒严了，只电灯一亮，就不许人走。小胡同里虽有人走路，但是走到大街口上，警察就不许过去。自然各人都回家里坐着。这时人家还没有电灯，杨止波将一盏罩子灯，加上了油点着，就摊开书，在桌边，看书当着消遣，但是，人总是不能安心的，这又听到大炮，哄隆几声。而且这炮声，来得很猛，窗户都有些动摇。

会馆里就有人一声哎呀，大家都跑出房来聚在一块。有人道：“这仗一定打到北京来了。”也有人说：“还没听到枪响，大概还远吧？”又有人说：“听到枪声，那就更不好办了。”大家七嘴八舌，将时局乱说一顿。自然杨止波是一位新闻记者，各人都要问他的消息。他安慰着道：“炮响，那不要紧，有大的炮开动，几十里路都可听的到的。你们不要吓怕，北京有外交团在这里，这就无事。”各人听着，回头想想，各人也觉得不错，大家回房去睡觉。

次日起来，却不听到门口卖小菜的吆唤。大家嚷嚷，说是城门闭了，好多卖小菜的不得进城了。杨止波向门外一看，虽然依旧人照常来往，可是卖小菜的，果真没有。回房，赶紧洗了一把脸，就打算往皖中会馆前去。就听到人说：“还好，人照样在家里呢。”杨止波听了，这是孙玉秋的声音，她挂心我，比我挂心她，还要紧得多呢！这当然是可感激的。

孙玉秋到了房里，杨止波就连忙泡茶，孙玉秋道：“昨晚我听到炮响，我就怕你冒夜跑到城外去探听消息，所以一早跑来看你。”杨止波道：“门口没有卖小菜的，我

怕你也吓跑了，正打算洗了脸就去看你呢。”杨止波站在房门口，孙玉秋在他床上坐着，答道：“我跑了，我向哪里去呢？不过我心里，总有点皇皇不安。现在我比较安心了。”杨止波道：“那真谢谢你。”孙玉秋对他这话，也没有答词，含着笑容，忽然站了起来，又是要走。杨止波将手一拦，向她道：“别忙着就走呵！”孙玉秋道：“我是对家里人说，我上街找卖菜的，敢说出来看人吗？你若是不放心的话，你也不必说到我家里去，就说去看王豪仁兄吧，你进了会馆门，那我就会知道的。不过这个北京，时时有变的，要是不能走，你千万不要去啊。”杨止波因她说的是真话，就放了手让她去。

一会儿，到了邢家，邢笔峰正在看着报，他把报折好，对杨止波道：“这几天消息紧得很，可是消息很多呵！我想你和忧世兄，满城去跑一跑。那城门是关，那城门是开，这完全看得出来的。还有你们看见什么，就记下什么，这个也比我们打电话要好些。”殷忧世杨止波都答应了去。这里邢笔峰赶快把一批电报发了，拿出了五元钱来，交与殷忧世手上，嘱咐他们拿来在路上零花。两人有了五元钱，一下就跑了三个城门，是广安门、永定

门和朝阳门。看到三个城门全是关的。广安门在上午还有时开半边。这三个城门，从来是京市对外的大路，人的往来，简直不断。尤其是广安门，这里是对芦沟桥的大路，各种车辆以及牲口，接着一辆又是一辆，一群又是一群，向前进行。可是今天，在城门下看，就一个人都没有了。这里城下有几个武装的兵，此外就不看到什么。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就是城外来了百十个兵，全是一身污泥，七颠八倒的走着，而且身上有一两处轻伤，将绷带系着。这些人走过，又成了一条死街。也到了前门，站在街心一看，只有几个人来往，映照了西下的太阳，却是黄黄的颜色。前门的大桥，好像路宽了许多，那些汽车马车，都不见了。至于火车站，东站西站，有两排警察在那里守门，大概是不好进去的了。杨止波心想，自己刚来北京，这是极热闹的一个地方，不到一年，如今是变了。

本来也还要看看市容，可是一看东车站钟，已经六点了，两人只好回邢家去，把今天所看到的事，向邢笔峰报告。两个人只花了三元钱，多的钱交还了邢笔峰。天色是慢慢地要晚了，二人告辞回家。这里杨止波尚怙

记着孙玉秋，看看天色，戒严还有个半点钟，他就顺了顺治门大街，一直往前走。要到皖中会馆门前，却看见孙玉秋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她一下看见杨止波，就脸上泛出了微笑。杨止波把草帽子摘了，在衣袋里扯出手绢，擦抹脸上的汗，笑道：“你望街当然……”孙玉秋看到他一身都是汗迹，这里又无水可擦，急着就在衣袋里一掏，掏出了一方白布的手绢，就交给了他，笑道：“你还擦擦罢。”杨止波在她手上，接过手巾，看看是刚洗的，他也不擦，就把手绢，往衣袋里一揣。孙玉秋只当没有看见，因问道：“你今天跑得路不少吧？”杨止波将草帽子扇了几下，笑道：“今天真跑得不少，跑了几处城门。”孙玉秋回头向会馆里望了一望，便道：“好罢，你快点回去休息，一下子，戒严令下来，你就不能走了。”说此话的时候，向他丢了一个眼色，将手还向外一推。杨止波也就向会馆一瞧，好像她的母亲来了。便道：“好吧，明天见。”孙玉秋点点头。杨止波掉转身来，只见已来了昏昏不亮的电灯，至于街上的人，已经有人奔走，仅仅是人家门口有几个望街的人而已。整条顺治门大街，就像夜半一样，等着天明还早呢。正是：

何必更残闻炮吼，今宵人迹古城稀。